民國叢書

第三編

·84·

綜合類

宋漁父

徐血兒　葉楚傖　邵力子　楊千里　朱宗良　著

楊杏佛文存

楊銓　著

上海書店

楊杏佛文存

楊銓著

自序

回國以來，十一年矣。十一年中由實業而教育而政治，所至盤桓。凡所努力夢想之實業改造，教育革命，民族獨立百無一成。篋中所存足爲個人鞭策愧汗之迹者此十餘萬言不文不白無頭無腦之文稿而已。半生勞瘁，未嘗以文人自期，「文存」所載皆有觸而發不吐不快之言。昔石達開有句曰「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此十餘萬言者，亦吾十一年中之啼痕而已。

十八年十月廿一日楊銓

第一輯

楊杏佛文存目錄

第一輯

目錄

第二輯

第三輯

社會自救與中國政治之前途

自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二年，國內之政爭迄無甯日，國際之地位日益不振，救國之士，論政治腐敗則歸罪於社會不良，論社會不良又歸罪於政治腐敗，如是遞相因果，循環不已，而中國之前途遂成一不可救藥之死症。改良政治乎？則由排滿而倒袁，而擁護共和（復辟之役）而護法，雖旗幟屢更而南北兩勢力之對峙如故。提倡聯省自治，聯省自治遂成騎牆派之護符，主張中央集權，中央集權乃爲獨夫專政之代名詞；乃至統一與憲法諸美名，無一不成爲政爭之武器，而失其固有之效力與意義。改良社會乎？其道不外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改良家庭三事。家庭之改革甫肇其端，其功罪尚不易下定論。若言教育，則今之政客議員躬行賣國者率皆新教育之優

秀產品，其不入政界而專事教育者，亦皆遞爲師弟，自成系統，不與社會生任何之關係。卒業生之人數日增，而教育界之位置不加多，遂釀成今日教育界人浮於事之失業恐慌。去年十二月天津郵局調查該地失業者，學校畢業生乃佔多數，自救不遑，安能救國？故就今日之中國情勢言，多一教育家，即多一寄生蟲，徒添農工界之負擔，而無補於國事，此又提倡教育者始料所不及也。以言實業，則其腐敗無能殆與政治相伯仲。交易所之失敗，其中舞弊欺詐之行爲一如官場之不可告人；大公司股東職員之內鬨，一如政界之黨爭。最近棉業與紗廠之恐慌，其狼狽一如中國之財政現狀。中國人之駕馭股份有限公司與駕馭其共和政體，其手段竟同一笨拙。外人每謂中國商賢於官，自民九以還不更作此論調矣。（如美人福克司去年在舊金山日報論中國商人道德之墮落之類）今日之實業界除少數之例外，皆自救不遑，實業救國之夢，殆無實現之可能。

綜上所言，今日之各方運動幾無一可達救國之目的。政治既不能自上軌道，教育與實業亦各自救不遑；易言之，社會與政治同爲不能自立，既不能單獨整理一方，則無論孰因孰果，其爲不可救藥一也。處此無可奈何之境，悲觀者遂以中國非國際共管，無和平革新之望；樂觀者則謂中國民族富同化力及調和性，必能同化西人，調和新舊，保持其獨立之地位。前一說崇拜外人及憑藉外人勢力者多信之；後一說則富於歷史觀察及愛國心者主張之；二者之根據雖不同，其依賴一種不可必得之勢力則一。歐美日本之人，方各有其問題應付不暇，歐戰以後尙無力以恢復其固有之地位。法則人口銳減，國債如山；英則工業凋敝，失業者滿市；日本則在地震以前失業者已佔全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地震以後雖建築大興，工人之需要驟增，然社會之疾苦則較前更甚；德有一蹶不振之勢；俄亦外強中乾；惟美實力尙足，亦爲歐戰所累，疲於索債，其社會中呻吟之聲時聞，不得謂爲完全樂土也。噴觀世界皆

自顧不暇之民族，其以兵力經濟力宗教力侵略他人者，皆自忘其陋，捨己田而芸人田者也。求此輩致中國於福地，不特與虎謀皮，絕無成理，即使外人果具仁心，亦終於愛莫能助而已。

第二說以中華民族富於同化力自慰，更屬畫餅充饑。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主如遼金元清雖卒歸覆滅，其覆滅之原因不在同化力，而在漢族文化之優越。故彼雖能以武力征服一時，而吾卒能以文化力勝之。今之西人，其文化是否高出吾人，姑置不論；即以其人之高自期許與物質文明之優越，已足使國人生自愧弗如之感，海通以來六十年中以少許之歐人入居中國，其結果但見華人之歐化，絕少西人之華化，衣食住皆惟舶來品是尚，舉中國四千年來無數聖賢所提倡之儉德，不能抵通衢一紙廣告之效力，所謂漢族同化力者，末運如此，亦可悲矣！西人非無尊崇中國文化者，如托爾斯泰羅素杜里舒之輩皆深服膺老莊孔孟之說，然其意大抵借人盃酒自澆塊壘

，故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國人喜聞諛辭，以爲吾道其西，遂有不可一世之概，其甚者至欲舉西方之科學與物質文明而悉推翻之自信，不可謂不深矣。不知老莊之說且不能使中國之留學生復返內地之生活，而謂能使西人棄其固有之物質文明，其誰信之！英人謂羅素以中國人爲小兒以諛辭戲弄之，其言詼諧而虐，厚誣羅素。然吾人果欲以龍統眼光去取東西文化，而謀改造中國，必爲羅素所竊笑矣。吾爲此言，非薄中國固有之文化也。老莊孔孟自有其獨到之見，足以匡西人之失；惟絕非今日委靡偸惰之中國人所能代表之也。使今之中國人而眞具偉大之同化力者，將舉世界之人類而皆爲洋奴鄉愿矣，羅斯福訶美之不顧公理但求和平者曰：『子等欲支那化美國乎？』而『支那化』遂爲美藙怯懦之代名詞。國人雖多敝帚自珍，深慨西人之不爲我同化，吾則竊幸吾人今日同化力之衰；不然，妾婦之行，蠅營狗苟之道，皆將隨麻雀牌而西矣！

中國之政治與社會既皆不能救國，而共管與同化力又不可恃，然則中國其終於滅亡乎？曰：不然。今日以前救國運動之失敗，在以政治與社會分爲兩事，捨社會而爲政治運動，政治運動遂爲士農工商以外之新職業。民元之時，人皆罵民黨爲吃革命飯者，今則革命飯而外又添統一飯，和平飯，憲法飯等之新職業，救國者愈多，而國乃愈不救，以不在社會中之軍人政客，而日日高談救國救社會，微特其人本不知社會所需要爲何物，欲救無從，卽使知之，當其救時社會已不勝其需索踐踏之虐。譬之守田者，縱犬以驅竊稻之雀，雀去而稻亦毀矣！今之軍人政客且未必能奏驅雀之功，而其自身所作之惡乃什伯倍於其欲驅之雀，人民焉得不苦？故以統一和平諸救國美行期諸軍人政客者，其人非喪心病狂，必愚不可及。最近何東君欲以軍人和平會議解決國是，卒因不得強有力者之同意，廢然而返。以挾有資本與外人兩大勢力之何東，而竟不能召集一和平會議，豈軍人皆無希望和平之心耶？正以此輩

人人皆欲自出智力，覬奏和平之功，故和平乃愈求愈遠，永無實現之期。不特以和平統一責諸武人政客爲不可能，卽專從改革政治救國，亦屬無望。因議員受賄而主張廢除代議制，因羣雄割據而反對聯省自治，其言皆未嘗不是。然今日賄賂公行，不始於代議士，故代議制雖去而賄賂仍不能絕；聯省自治本爲一空泛之名詞，有力者不自治亦可割據，無力者不割據亦不能自治，去聯省自治之名，中國豈遂能統一和平？此類之政論，皆所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者也。有視賄賂爲當然之社會，則一切政治制度必不能弊絕風清；無制裁武力之社會，則聯治集權皆成武人弄兵之護符。捨社會而爲政治運動，其無成如此，捨政治而爲社會運動，亦何莫不然。從事教育則經費卽來自軍人政客之賸餘。欲潔身自好主持清議，則有絕糧閉門之禍；欲同流合汙歌功頌德，則所言行已失教育之本旨，又安能作教育救國之人材？依違兩者之間，苟全以謀一飽者，今日中國多數之教育家也。其始也欲以教育改良社會，以

達改良政治之目的；其卒也反爲政治所征服，並其改良社會之志願亦不能達。從事實業則租界之外更無安土，原料之來源，出品之銷路，在在皆受打擊；故正當純粹之實業多不免失敗，其倖能獲利者，除少數之例外，非爲政府之借貸機關，即爲軍政界投資之公司，此輩雖以實業自豪，不知其所食者仍軍人政客之賸餘也。正當實業之利旣薄，人之謀溫飽富庶者乃不得不捨而他圖。爲農爲工，不如爲兵爲匪；爲經理爲工程師，更不如爲軍官爲政客；以實業救國，其結果反爲國家添無數禍國之勢力。然而離政治爲教育實業，其害尚不止此。其最大者則在分減改革政治之力，使禍亂延長。考之中外歷史，任何國家無不易亂而難治，獨夫暴民可以一日亂天下而有餘，而聚全國之聰明才智，竭數年之力，或不能恢復和平。秦漢之際，吳廣陳勝之徒，斬木揭竿，足以亡秦，而以張良韓信輩之人傑，轉戰累年始定漢鼎；清洪楊之役，以少數荒謬之教民，全國受其塗炭者十餘年，竭中興名將之力，益之以西

人之槍砲，僅足平之：則治亂之難易可見。蓋撥亂之材，凡有血氣之勇皆足當之；而撥亂反治則非有統籌全局，天下歸心之政治人材不能勝任，此在專制時代爲然，而在共和時代爲尤甚。專制尚有名分器數可使天下定於一尊，共和則人皆自由平等，捨公理正誼無以服人；故至今日求治之難實遠過於帝王時代。苟以全國人材努力求之尚不易得，若更以教育實業分求治之力，天下安有承平之望。且今之投身教育實業者，大抵皆一國最優秀之分子，其志則鄙政治而不爲，又不願任改革之責，其力則藉教育實業爲保障，足以餬口安心，武人政客之黠者知其不能爲禍，且足以消磨反抗人材，亦樂與委蛇以博賢名，而教育實業遂成中國超治亂無是非之特殊社會。所餘者乃爲水深火熱受壓迫無首領之民衆，與專橫無恥竊政權攫私利之武人政客，一則但能作惡，一則但知受禍，而此中立之教育與實業，且作壁上觀，如秦人之視越人，中華民國之禍亂，又安得而不延長至十餘年乃至數十年哉？唐紹儀氏謂

中國內亂至少尚有二十五年，竊謂教育與實業苟永不加入政治運動，雖更二百五十年——假使不亡於外人——內亂亦無已時也。故捨政治而爲教育實業，其害有三：(一)不得達自身之目的；(二)正當事業不發達，驅野心之人材入禍國之途；(三)使人材得苟全之所，分求治之力。羅素近作中國之問題，於末章論中國之前途，亦謂中國立國有三要素：(一)能維持秩序之政府；(二)自動之實業發展；(三)推廣教育；而三者之緩急則以良政府爲先，實業次之，教育又次之。其意以爲政治不良，則不能興實業，實業不興，則無資辦教育，其所論緩急甚是，惟不知中國政治之長此不良，正坐以教育實業與政治分離，故政治乃益無人收拾，徒分緩急，仍得其偏，非根本建國之道也。

明中國禍亂之延長爲政治與社會分離之結果，然後可言立國之道。從社會學之眼光觀之。政治與社會本不可分，政治爲社會事業之一部份，社會爲主而政治爲奴

。政治爲社會而存在，社會則不爲政治而存在。原人時代生活簡單，人自爲政，故政治與社會之責任集於一身，人人自營其實業，自謀其教育，而當其籌劃教育實業卽爲運用政治之時，故無政治教育實業之名，而三者實已合而爲一。部落時代雖有酋長人民之分，啓後世分工之漸，然實業與政治仍未分離，『鑿井而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足以代表當時人民之自治精神。及帝王之制成，遂入政治時代，名分既定，分工大著，政治遂爲君主與官吏之專利品，人民所得過問者，惟社會事業而已。二千餘年之中國治亂史，皆政治與社會合作成敗之結果也。譬之人身，社會爲全體，而政治爲首。原人時代部落時代之生活爲全體之生活；政治時代則爲身首異處之生活；首身雖分，而其關係則如故，身之運用仍有賴於首之指揮，首之營養亦仍有賴於身之供給。幸而二者能合作，則國泰民安；不幸而二者背馳，則國亂民困；而此幸不幸之樞機又操於極少數君吏之手，此專制人民之所以常有顚

沛流離之苦也。共和政體雖主權在民，然政治與社會之分如故，所不同者人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可以易首或自爲首領耳。易首雖可爲二者不合作之救濟，然二者之分隔如故也。自爲首領可以破階級之限，然被舉者即須離社會而入政治，棄身爲首，仍異處也。今日歐美之共和國仍不能無社會革命政治衝突者，實受政治與社會分工之禍，基爾特社會主義之主張職業自治，安那其主義之主張無政府，老子與托爾斯泰皆欲使此已分之政治與社會復合爲一者也。

中國今日之政治尙，未上尋常共和政體之軌道，自不足與歐美之共和國同日而語；然其病根與救濟之方則同。請進而論救亡之道：

今日救亡之最急者莫過恢復秩序，欲恢復秩序當首去軍閥，此盡人所知也。然去軍閥而以武力，當其進行，人民已不勝蹂躪之苦，倖而成功又不免以暴易暴之患，况以中國之大，外人干涉之嚴，武力統一殆無倖成之理，民國十三年來之歷史可

為殷鑒也。其始南與北爭，繼而北與北爭，南與南爭，終且省自為戰，人自為戰，糾纏不已，而成一不可捉摸之混戰局面，雖當局者自謂盡縱橫巧詐之能事，而武人之不可恃，不可與言救國，則已鐵案如山矣。故為策萬全治根本計，惟有社會自肩救亡之責，以不在政治之人而為政治運動，必無利害衝突，以擔負政治之人而自動有所主張，則武人政客皆將失其憑藉，而不能繼續作亂，此社會從事政治之益也。吾所謂社會自以有職業之士農工商為限。四者之中，士商以教育程度言，屬知識階級，以財產及收入言，屬中流社會，進可以趣承軍閥官僚，退可以領袖農工，其得志者可以為閣員，為議員，為官僚，於民脂民膏分一杯羹，故為四民中之最有力者，請先言士商救亡之責：

中國尚文，故士最貴，當政治汚濁之際，士常能以氣節文章左右風氣，挽回刦運。晚近染於西敎士募化之習，以奔走社會之故，遂不得不奔走權門，逢迎大賈，

士氣因此不振；然其領袖之資格尚未完全喪失也。苟有大公無我之主張，抱不屈威武之精神，挺身出而救國，必能得中外人士之同情與援助。惟知識階級意見最多，本身之主張苟不統一，安能求國家之統一，故宜擇國人所公認者立一最低限度之主張，爲全國輿論之標準。教育界果以身作則，全國必能響應，往往極簡單之主張，以毅力行之，可收極大之效果。華盛頓但知求美洲之獨立，林肯但知放黑奴，辛亥以前之革命黨人但知排滿，皆能有成，今之言救國者顧慮既多，思想複雜，已不能行，欲人之不以空談視之，得乎？教育界有一種見解，足爲救國之梗者，即自謂教育足以救國，鄙政治運動而不爲；不知欲求貫澈教育之主張，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國家，若經費必暮夜乞憐而得，師弟以劇秦美新爲榮，則手段已差，安能達良好之目的？教育最重環境，以趨炎畏禍之環境，豈能產堅貞不屈之人材？故就教育而言教育，亦不容於軍閥官僚勢力之下苟且圖存也。曩者蔡孑民氏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

議爲國人倡，說者以響應無人，認爲蔡氏主張之失敗，豈果蔡氏之主張失敗乎？抑教育界之力行無人耳。教育原以用世，豈有捨當前之世不救，而謂能造福未來者乎？今之教育界人每以專家自命，不肯爲學問以外之犧牲，不知學者生當亂世，自當以國救世爲先務，孔孟皆游說列國老而無成，始不得已而著書立說；清初大儒如黃黎洲顧亭林皆革命失敗，始隱居爲學；佛蘭克林拉瓦謝非皆科學界之泰斗乎？而一則爲美獨立戰爭之功臣，一則爲法大革命之犧牲者，彼豈不知科學之重要，亦行其所安，急其當務而已。最近歐洲大戰，各大學之教授年富力強者無不身赴前敵，其年力已衰者，則以研究爲國效力，即持反對論調如羅素者亦行其所是至下獄而不悔，不聞以身爲專家遂不屑犧牲也。吾國之學者無拉瓦謝羅素之成就，乃抱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戒，此亦民氣消沉之一大原因也。

四民之中最有實力者莫過於商。軍政費之來源不外借款賦稅與變賣公產三途，

而皆須假手於商人行之。故商人果有改革政治之決心者，必能收釜底抽薪之效。且商人素無黨派，苟有正大主張，尤能得中外人士之信仰。國內外西人期望商人救國之言論已數見不一見，蓋已默認商人為中國社會之中堅矣。然吾國商人身家之觀念最重，以安分守己不問外事為天職，有以國事徵其意見者，則曰，『在商言商，不知其他。』此為數千年專制政體所養成之習慣，誠非一朝一夕所能改。然商人豈眞不知政治不良足以影響商業哉？試觀江浙戰爭之風聲甫播，商人之呼籲和平者，發函電，派代表，絡繹不絕，此時亦不得不在商言政矣。若充此臨時抱佛脚之熱誠，出而為舉國和平統一之主張，以不借貸不經賣公產不納稅為後盾，必能一新國人之觀聽，促起武人之覺悟。或謂商人干政，實業必受摧殘，豈知今日國內捨賭博與種鴉片煙外，更何實業可言？製造販賣皆因無保障而讓外商獨步，長此忍痛，且有經濟亡國之慘，在商言商，更當恢復永久之和平為發展商業之基礎矣。

農工兩界之人數最多，受禍最烈，勢力亦最小。其勢力薄弱之故，不在職業之低微，而在知識之缺乏。然最痛心疾首於兵禍者，莫過此輩，但使有人爲社會請命，必可得此輩之實力援助。勞動界思想簡單，最富血性，一旦奮起，必能爲中國政治改革添一種不可思議之勢力。國人每以農工散漫無組織及易爲人利用，不使預聞國是，此實大謬。梟桀之土匪，食人之軍閥，且可預聞政治，而謂終年勤苦胼手胝足以担負國用之農工，不可參加救國運動，有是理乎？

士農工商果皆決心救國矣，將如何而後可達目的？曰，仍不外利用其固有之社會勢力，首有組織之團體擇言論自由之地召集一救國發起會，擬定最簡單之救國主張，如廢軍閥制，——巡閱使，督軍，督理，軍長之類，皆爲軍閥制——改兵爲工之類；並規定一救國期限，少則三個月，多或半年，在此時期內無論中外人不得借款與南北政府，然後以此主張召集全國職業大會，出席者以職業團體之代表爲限，主

張既定，先要求列強在救國期內與南北政府經濟絕交，同時嚴重監督各地銀行錢莊不得借款與南北政府，不得爲南北政府匯款，一切外人掌管之關餘鹽餘亦請暫時停撥。凡此皆似甚難辦到之事，然果有眞正強有力之輿論與民意，外人必樂爲之助。臨案以後，外人渴望和平之心，恐且甚於國人也。既得外人之同意，則以此主張要求南北政府之承認，有民意與外人爲後盾，必可得多數省政府之贊同。再以軍人代表與社會代表合組和平統一會議，其效果必較完全軍人組織之和平會議爲大。此舉果成，不特可以奏一時和平統一之功，且可立職業代議與職業自治之永久基礎，社會與政治將由此而趨於合一之途。憂國之士，幸勿以老生常談忽之。救國爲極笨重陳舊之事業，必無新奇之計劃可以動人，化腐朽爲神奇，是在吾人之熱誠與決心而已。

或謂使此舉而仍失敗，又將如何？曰惟有結合全國之有職業者起而爲民權革命

而已。孟心史先生謂『中國僅有兩黨一爲軍閥官僚議員政客所代表之無職業黨；一爲士農工商所代表之有職業黨。一則有爲而終於自敗；一則無爲而卒獲全勝。』（見去年十二月申報）其言自有一部份之眞理，特河淸難俟，中華民國之壽命或不能待此自然淘汰之成功耳。吾則以爲求民國之名符其實，非社會的政治革命不爲功，亦惟有此兩大黨之宣戰乃爲眞革命。十三年以前之內亂，皆軍閥政黨之互鬨而已。若慮社會散漫不易結合，則建立民主國本非易事，天下豈有坐享其成之民國主人翁？國亂日亟，隱憂四伏，兵匪之數日增，邪教之說風行，赤化與共管之毒手方日侍其旁，及今不爲正當之社會革命，一旦潰毒發，欲求爲今日之犧牲而不可得矣。與其頭破血出爲索薪之舉，横征暴斂供內亂之餉，死於兵匪，死於凍餒，何若以主人翁之資格，慷慨出師，索還大政，士農工商，盍興乎來？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十三年一月十日作於南京）

思想界與中國今日之禍亂

中國二千年來，以農立國，以士治國，故士農居四民之首，工商皆爲末業。然士農之間初無階級可言，士皆出於農家，進則仕於朝，退則耕於野，耕讀並行而不相悖。故官吏食祿謂之代耕，致仕則曰歸田，皆所以表示士農之爲一體也。『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實爲恆有之事。士出於農，故著書臨政，能知人民之疾苦。退仍爲農，故於政之得失，尤有切膚之利害。今之所謂全民政治職業代議諸義，於此單純之農村政治中實具備焉。三代以迄宋明，中國之大治小康莫不由此道得之。推究其道，則政治界思想界與生產界三者合一之結果也。此至簡之道，不特治農村社會當如此，一切社會無論進步至何程度，欲求長治久安，捨此道末由。去此愈遠。則亂亦愈甚。

今日中國之禍亂可謂極矣。外有列強之欺陵壓迫，內有軍閥之剝削殘殺。憂國之士，鑒於一切人物與名義之屢試屢敗，幾無不抱悲觀絕望之感想。而最善於發此種新亭痛哭不負責任之論調者，則爲思想界之中堅人物。不知造成中國今日之一切禍亂者，正此輩墮落自私之思想界——知識階級。

中國之思想界——士流——在歷史上之地位至苦。語其物質生活，則簞食瓢飲，曲肱陋巷；語其精神責任，則天下皆爲己任。昔人謂識字爲憂患之始，極言思想之足以增加吾人之精神負擔也。乃今之思想界則不然，其生活至樂，其地位至巧，進退裕如，窮通得所，常立於不敗之地，得志則爲官僚，爲政客，失志則爲名流，爲學棍，位雖不同，其弄推貪利誤國殃民則一。無軍閥下野殺身之危險，而得依附軍閥結黨營私之實利。無農工胼手胝足之勞苦，而有十百倍於農工之享用。軍閥時遭人唾罵，而依附軍閥之思想界，則無在不受社會之歡迎。農工時有失業之厄，而

富貴遠過農工之思想界，則終年常處於席豐履厚之中。改革政治，會議國是，非此輩不可。提倡自治，整頓市政，非此輩不可。改進教育，鼓吹文化，非此輩不可。主持言論出版書籍，非此輩不可。開辦工廠，組織銀行，非此輩不可。乃至歡迎軍閥，招待外賓，歌頌富豪，捧優伶娼妓，亦非此輩不可。嗚呼：世之萬能，至中國之思想界，可以歎觀止矣！天下一切名義，中國之思想界無不可以假借。社會主義，新學說也，可爲獵官騙錢之具。復辟忠君，舊道德也，可爲經營骨董業之階。勞動神聖，則不妨爲人力車夫會長，富貴逼人，則不妨爲善後會議議員。中國一切事業，無不有思想界之參預，而此一切事業，又無一不腐敗至不堪設想不可告人。謂中國之禍亂，非思想界造成之，得乎？人第知軍閥之惡，而不知每一軍閥之旁，皆有無數之官僚政客名流學棍爲之劃策略，草通電。入則甘言勸進，出則歌功頌德。軍閥得勢，則挾之把持政治，盤據教育，壟斷一切事業。軍閥失勢，則候其下野之

後，亦循例通電申罪致討，以示大義滅親，公而忘私。果此失勢之軍閥復來，則舊歡重續，故主情殷，以前雲龍魚水之活劇，仍可重演。戰後之瘡痍不足顧，人民之塗炭不暇計，假人之地盤則終不可棄。專制時代思想界之大罪，在逢君之惡，今之思想界，乃日日逢軍閥之惡，其人格益卑下。鄉曲小民之大愚，在日日盼眞命帝王出世以救中國，今日之思想界，乃日日禱祝有賢明之督軍與總司令來提倡民治，其知識更鄙陋。然而今日全國各省之教育實業領袖，以及名流巨紳，皆此輩也，自命治人之先覺份子如此，中華民國之共和政治從何實現。

或曰。子所責者皆政客學閥以上之思想界，未可以概全體；亦知尙有誨人不倦之教育家與求其致用之科學家，其功固不可沒乎？應之曰：知之熟矣，不忍言耳。教育家爲士中之士，自成一階級。無工之勞苦，而索薪罷工，團體同盟。無農之重要，而自命爲立國根本，俯視一切。無商之辛勤，而計時索値，錙銖較量。藉主義

為商標，附洋師為廣告，視校董如神聖，捧校長如帝王，諂學生如權貴，見督軍部長驚如天人、幾不敢仰視。（北方之教育家司空見慣。或不如是。）立身如此　何以教人？師嚴道尊之腐夢固不敢作，即師生平等之待遇，亦不敢妄冀非分。何怪年來學潮之多，每發皆不可收拾，循此道以提倡教育救國，行見教育亡國矣。

科學家乎？中國今日尚無此職業，果有專攻科學之士，將無以生存於中國。今日國中少數略有科學成績之人，皆為業餘之科學家，即以他業餘暇而從事科學研究者也。中國之習科學者，既無勇氣，枵腹求真，如宗教家之修道。（此實不可能，因科學尚賴物質之儀器等供給也。）復不願改造社會，排除研究科學之障礙。依違二者之間，終於改行荒學，老而無成。偶有學閥官僚，以其瓜分賠款乞憐軍閥之餘瀝，餉科學家作研究費。得之者已驚喜若狂，如天雨金。不知此中點點，皆為中國人民之血汗。政治不良，國家墮落，始有此倒行逆施之賠款興學，軍閥施恩。不從

根本改革中國以求實現發達科學之計劃，而惟日望外國之退還賠款，與軍閥之稍分唾餘，充其成效，亦不過菲列賓之科學而已。今之教育家專事模倣菲列賓，科學家尤而效之，自不足責。然非國人所望於獨立求眞之科學家也。或曰：科學家不分國際，不問政治，但有研究，不問款之來自賠款或軍閥也。曰然則何必回國，歐美日本儘多研究之所，何戀此一片破碎之中國土爲？

吾書至此，夜已將半，萬籟俱寂。念京津奉天之戰事方殷，兩方士卒流血捐軀，所爭何物？念各地流離顚沛之人民，方瑟縮號寒，無衣無食，所罹何辜？世亂如斯，而在中國歷史上負領導羣衆改革社會之士類，——思想界，乃或則助桀爲虐，爲軍閥之謀臣，列強之鷹犬。或則營私自便，爭雞蟲之得失，戀蝸角之地盤。或則逃禪茹素，藉解脫以文其貪鄙退縮。或則選色徵歌，借風流以飾其荒淫偸惰。四民之中，惟士最智，亦最仁勇，今若此，中國尙可救藥乎？故欲改造中國，當先改造

士類——思想界。寄生之思想界不去，則中國永無治日。政治生產思想三界不合一體，則亂終未已。一切思想界不擔負與其知識相等之救國責任者，皆爲中國之罪人。

商報在各報中最敢言，尤能針砭近今思想界之失，故述對於界想界之感想，以賀其五週紀念增刊，且祝商報諸君子改造思想界之成功！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思想的惰性

——爲中南晚報新年增刊作——

每年新年來時，大家都喜歡說幾句慶祝進步的吉利話，點綴年景。但是實際上，光陰是年年進步，自強不息，我們的思想和習慣，却多數是食古不化，永遠在過去的邱墓中間低徊詠歎，戀戀不去。講究金石古玩的先生們，對於唐虞三代的東西，固然歎爲遺風已遠，渺不可攀。就是說到秦漢魏晉唐宋元明的遺物，也認爲稀世奇珍，不可多得，無機的古董，本來沒有生命，已如此難得可貴，有機的古董，受了生命的限制，不能長期保存，更應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了。然而事實上却大大不然，在中國極普通的地方，無論城鄉市鎮，要尋乾嘉以上的頭腦，固然是車載斗量，汗牛充棟，就是稍遠與宋磁明書齊年，更遠與湯盤周鼎同壽的頭腦，也不算難

得。中國有四千年的歷史，說起來似乎很悠遠久長；但是從現在人的頭腦內容攷據起來，我們不但是去古未遠，以頭腦的陳舊腐敗論，簡直可以說突過古人。一般道學先生們議論時事，每每搖搖頭晃腦的說：「人心不古」，這實在是謙謙君子十分客氣的話。我們現代的人心，實際上古色斑斕、置之古人腹中絕無愧色。十一年前，袁洪憲恢復了祭天大典，使一班冬烘先生們喜歡得說不出話來。最近一年中狗肉將軍，一次一次的到曲阜祭孔聖人，孫五省在出師討赤以前，大演投壺古禮，與使人有復見漢官威儀的感想，並且合了中國「先禮後兵」的一句古話。不多幾天前，張鎮威就安國軍總司令職，竟公然焚香告天。鬍帥風度畢竟不凡，若拿孫五省不許婦女着旗袍，與楮直隸不許婦女剪頭髮來比，在復古潮流中，孫楮的主張，不過幾點浪花而已。吳孚威與張鎮威結拜了金蘭，唱了七俠五義以後，又有孫五省與張少帥換譜，續演小五義。　有福同享，有禍同受。」所以討赤聯軍，能如此勝利！我

們小百姓日日看今裝古戲，代價雖大，眼福却也不淺。外國人說中國人思想不進步，眞不是我們的知己，中國人的思想如紹興老酒愈陳愈好，如古董舖字畫愈舊愈好。物理學定律，凡物都有惰性，不願意變遷；中國人的思想似乎也不外這條定律。

現在最時髦的標話，當然是討赤反共。赤化來自俄國，用夷變夏已經非孔子所能贊成，何況更從一個沒有皇帝或總統的俄國傳來。荒誕離奇，離經叛道，萬萬不可。便是暴發戶的美國人，都瞧不上這種怪東西，我們四千年聲名文物古國，當然更不能任其猖獗。共產這名詞，從來不見經傳，古來但有共工和子產，却沒有共產。名不正則言不順，共產更應當反對了。聽說吳孚威近來潛心考據，發明赤化之赤為蚩尤的轉音，斷定赤黨是蚩尤的子孫。我們祖先黃帝，旣然以滅蚩尤為己任，吳孚威張鎭威這班出色子孫，要繼承祖業，自然應當討赤了。所以赤化雖新得討厭，

而討赤却古不可言，至少是四千年以上的古董。本來辛亥革命以後，非僧非道的男子，和不男不女的婦女，已把一個禮教的中國，鬧得不像樣子，那裏再經得又添一班蚩尤的子孫！赤老來搗亂。張吳兩位八拜的弟兄，和他們的把姪門，義憤填膺，怒髮冲冠，自然是古英雄的本色。在吳孚威看來，共產雖不經，「猶可說也」，赤化簡直是同化於四千年前的仇人，那可萬萬不行，照孫五省的意思，（見最近通電）赤化也可，但不可與俄國人同赤，共產也可，但不可由俄國人代共。自相殘殺，便殺到一千三百萬人都不要緊，但不可用俄國的軍械和俄國的顧問。從前我總不明白北洋系總喜歡用英日各國的軍械金錢和人材，甚至借日本的兵殺殺中國人，而獨獨反對俄國。現在才知道俄國就害在一個赤字上。所以俄國人但使不赤，張山東便用重金招來殺中國，大家也不反對，因爲白俄不是蚩尤的子孫。

趙武靈王因爲改良武備，胡服騎射，二千年前的老先生們便不以爲然。曾國藩

，李鴻章，要改良兵工，便派遣幼童出洋，許多人也反對他們用夷變夏。但是中國人的思想惰性，終於爲列強的機關槍和資本主義嚇去了不少。現在留學生到美國學商業，到法國學美術，到英國德國學科學工業，都沒有人反對。惟有中山先生派學生到俄國學革命，大家却驚詫萬分。現在請美國教育家來講教育，請美德人來教授科學工藝，大家也都不反對。但是中山先生請了俄國人來指導革命，大家却萬分驚懼不安，如同鄉下人見了汽車一般。其實現在中國人學習革命，與二十年前學習工藝是一樣的重要，一樣的平淡無奇，俄國是世界上革命學識經驗最富的國家，也與美國長於工商學，法國長於美術一樣。習其所長，正是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意思。我們爲甚麽要少見多怪呢？世界上的革命，本是要成功的民族來教導未成功的民族，先知先覺的教導後知後覺的。美國人幫助法國革命，與俄國人幫助中國革命，本無不同。我們要幫助朝鮮印度革命，亦是同一精神。拜崙幫助希臘獨立，馬

克思到英國宣傳共產主義，與鮑羅廷加倫幫助中國革命也是一樣。有人說俄國人背後有政府，恐怕別有用心。不知道俄國是革命的政府，人民與政府都是革命的，當然一致的幫助中國革命。假使英日都變成革命政府，一定也有同一表示。

科學工藝發明了幾百年，中國直到最近才知道他們的價值。(?)新式革命的學術發明了不過七八年，中國人當然不能了解這種怪東西。今天是新年元旦，我們又長了一歲，我希望我們的知識，也增長一點。頭腦也清新一點，不要與古董舖裏的寶貝爭老大的地位。

恭賀新禧！閒話少說！

一六，一，一。

中山先生幾個偉大的觀念

——爲中國晚報慶祝先生誕辰專刊作——

何以要慶祝誕辰？慶祝誕辰和自己做生日，本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尤其是在老大的中國，一切軍閥政客差不多每年照例要舉行一次的，這是他們公開納賄和搜括民脂民膏的惟一好機會。但是國民黨人却多數是粗野成性，不理會做生日這件事，中山先生做生日固然是從來未有荒誕無稽的奇談，中山先生的生日也是言人人殊尙待考據的傳聞。某先生從廣州回來說，廣州政治是否比他處清明，或須細細地考察，但是廣州軍政界人物從不聞做壽，却是事實。但是現在國民黨人和一般民衆不在中山先生生前去祝壽，却在中山先生死後來慶祝誕辰，實在令人莫名其妙。本來生

人祝壽是祝他長生，子孫紀念冥壽，是以示不忘，都有相當的解釋。獨有慶祝死者的誕辰在中外歷史上都是狠少見狠難得的事。普通人所知道的是西方的耶穌聖誕和中國的孔子聖誕，此外如美國人慶祝華盛頓誕辰，和法國人慶祝貞德的誕辰，社會主義者慶祝馬克斯的誕辰，也爲多數人所知道。這種慶祝當然含有重大的意義，包括着紀念不忘和慶祝長生兩種目的。不忘是指死者的功德和人格，長生是指死者的精神和主義。凡是參預慶祝中山先生誕辰者，都應當明瞭中山先生的功德和人格，實行中山先生的精神和主義才配說得上慶祝兩個字。

先生幾個偉大的觀念，先生的功德人格精神主義已有許多人講過。現在我要特別提出的，却是先生幾個偉大的觀念。這幾個觀念是先生人格和主義的基礎，是一切慶祝先生誕辰的人們所當深切地了解忠實地奉行的。在表面看來他們都是老先生常談中庸之道，然而中山先生偉大的精神和國民革命的成功，完全建築在他們上

面。

一、無省界　中山先生平生最反對的是省界觀念。從陰陋不可告人的部落思想到似乎很冠冕堂皇的聯省自治都爲先生所深惡痛絕。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不是分散的。國民革命的成功，惟有全國民衆參加方能實現。漢人抱了各人『自掃門前雪』和『自顧自』的觀念，所以爲滿洲帝制奴隸牛馬了三百年、不能反抗；洪秀全有排滿與漢的大志而不能脫省界的陋習，所以終於中了滿洲皇室以漢制漢的毒計，歸於失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知道有湘軍淮軍不知道有漢族，和現在北洋系的軍閥知道有北洋正統，不知道有中華民國，趙恆惕．陳炯明．唐繼堯知道有湘粵割據分贓的聯省自亂，不知道有統一獨立的中華民族，都是一樣的愚不可及。中山先生腦筋中從來沒有省界兩個字，所以中國革命從同盟會時代到現在是全國志士頸血心血的結晶，不是某一省人包辦專利的事業、廣東是先生的家鄉、但是在廣東的革命勢

力却是全國國民所公有的。先生有一次對湘桂軍官演說，「廣東是我的家鄉，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麽要緊！」這幾句話何等沉痛透澈。因爲廣東省人有犧牲家鄉完成全國國民革命的決心，才有今日中華民國一線的生機，因爲其他各省人都想閉省苟安，做「自由平安天上來」的春夢、所以才有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的浩劫慘禍。帝國主義有國際聯盟的結合，軍閥有北洋系的號召，都有聯合的戰綫；惟有醉生夢死的國民，却依然此疆彼界，劃省爲牢，焉得不爲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魚肉牛馬呢？

二、無階級　中山先生在滿洲官吏眼中是一個江湖大盜會匪頭目，溥儀批評中山先生說他是一個爪哇產的華僑，不是亡國君臣不能有此異想；但是中山先生却一點不以此爲辱，先生從無貴賤貧富等階級觀念。同盟會中有三點會匪，有新軍，有

留學生，有翰林舉人秀才，有文武官吏，有農工商人，有資本家；現在國民黨中有農工商學和軍人資本家，他們雖是從各階級來，但是只有一個地位——革命黨人，一個工作——國民革命，一個目的——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平等。中國人最壞的習氣是遇事擺紳士架子，官吏軍閥的壓迫，紳士甘爲鷹犬，農工小民的膏血，紳士要分我杯羹。紳士的化身甚多，元老名流學閥教育家都是包辦國事販賣國民的掮客。中山先生的革命首先在打倒紳士萬能的迷信，以人民的勢力替代特殊階級的權利，以聯合各階級努力國民革命爲起點，以消滅一切階級制度實現大同世界爲目的。有人以爲國民黨是中產階級的政黨，可以不注重農工運動，讓社會黨工黨去做，這實在是極荒謬的觀念，中國國民黨是立足在農工無產階級上面，要努力將一切特殊階級拉到平民水平線上的革命黨。中國國民黨所努力的是四萬萬全民的公利，不是某一階級的私利，國民黨不主張一種階級的專政、國民黨、尤其反對軍閥官僚和紳

士等掠奪階級的專政。

三、無國界　中山先生是主張由民族主義達到世界主義的。「己立而後立人」，由中國國民革命到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都是先生的革命方略。先生最恨虛僞空洞捨己從人的世界主義，尤其恨偏狹淺薄生陷絕境的國家主義。中國革命自同盟以來就有國際的主義，日本的山田，宮琦，頭山滿，英國的康德利，美國的都門李，林百克，都曾經參預中國的國民革命，此外如朝鮮印度的革命黨人都與國民黨有密切的互助，最近在廣州的俄國鮑羅廷，也是一個例子。從前英美的參加是國民個人，所以不爲人所注意，現在俄國是政府與人民都表同情於國民黨，所以引起許多懷疑。其實這不是中國國民黨的政策變化，這是俄國的國體變化。假使英美日都變成平民政策，頭山滿林百克等都成了今日的鮑羅廷。中國國民所受的是兩重壓迫——帝國主義與軍閥，他們是相依爲命的，打倒軍閥就是打倒帝國主

義，打倒帝國主義也就是打倒軍閥，我們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力量有限如何能不聯絡其他被壓迫民族與同情于民族解放的各國革命份予呢？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政府和人民固然是我們的好友、帝國主義的國家中被壓迫階級與革命份子也是我們的好友。中國是國際的，所以中國革命也是國際的。從聯合四萬萬人的民族主義到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的世界主義，是中山先生指示我們的革命途徑。

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是無省界無階級無國界的，慶祝中山先生誕辰的國民不要忘記！、一切被壓迫的省民團結起來！一切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

中山先生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一五，一一，一二。

回憶

——爲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紀念作——

在一個嚴霜冷月的深夜，一間狠小的客室裏，擠滿了許多人，大家都相對無言，面上現出狠愁慘焦急的顏色。打破這沉寂的空氣，只有從間壁臥室裏出來的十分粗促的呼吸聲，——孫中山先生垂危的呼吸。這一屋子的人們，大家只有一個念頭——假使孫先生可以不死，大家都情願減少自己的壽數，來延長孫先生的生命。然而這個志願不久便完全絕望。大家枯坐靜守到次日（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早晨，忽然聽得醫生宣告孫先生已於本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安然長逝。一個四十年國民革命的導師，覺離開四萬萬被壓迫的民衆飲恨而逝。這是何等重大的哀音。這一屋子的人

，同時感覺到心上受了無限的損失，肩上却添了無限的負担。孫先生的物質生命，我們雖然無法延長，但是用心血頸血和一切的犧牲來延長孫先生的革命生命，却是全國乃至全世界孫先生主義的信徒的責任。

汪精衛同志在侍疾時期中，常常的長吁短嘆，討論孫先生的病況和醫治的成績，現在却瞪着眼不發一言，我想尋幾句話去寬慰他，他忽然對我說：『我的哀痛的知覺都喪失了！這幾月來已被醫生的警告和病人生存絕望的宣言嚇慣了！我現在不知甚麼是哀痛。』話雖如此說，汪同志的面色却十分的黯淡憔悴，眼珠幾乎完全變成黃色。果然不久汪同志也因肝病進了法國醫院。

在孫先生的病中，最能安慰孫先生與侍疾同志的便是東江的捷電。陳炯明趁了孫先生病危，竟欲破壞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那知蔣介石同志與前敵將士，正因孫先生病勢垂危，誓死殺賊的心愈加堅決，竟將陳炯明系多年的老巢惠州城，用幾天功

夫攻下。在孫先生逝世哀音中，能使同志們偶然破涕爲笑的，就是蔣同志和前敵將士們攻城殺賊的勝利消息。

光陰迅速，我們失了革命導師孫先生的指導已經兩年。在這兩年中間汪同志力疾盡忠黨國，統一兩廣，整頓黨務，在西山會議危疑震撼之中，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孫先生一切遺囑遺教，建立國民革命的永久基礎。蔣同志消滅陳系勢力之後，打倒楊劉反動份子。從去年夏間出師北伐，所向無敵，不但達到孫先生會師武漢的遺言，并且根本消滅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的勢力。我們觀察各同志努力革命的成績，和各地民衆響應革命的勇氣，總覺得孫先生尙在人間，他的偉大奮勇的精神，處處在那裏指導我們。物質的孫先生，雖然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死了，但是精神的孫先生，都從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後化身，散佈到四萬萬民衆身上——尤其是信仰孫先生主義的黨徒。

現在北伐軍已將到上海，統一長江兩岸，不久北伐將士便可以到南京紫金山瞻仰孫先生的墓地，到北京西山恭迎孫先生的靈櫬。我們讀到陸放翁臨終的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只覺得無限悲壯慷慨。一切孫先生的信徒，和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應時時抱著這種精神，大家團結努力，本着孫先生的遺囑，打到北京，掃滅國內一切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然後方有面目去接孫先生的靈櫬，方不愧繼承孫先生遺志的信徒，方是紀念孫先生逝世的真義。

一六，三，一二。

煩悶和覺悟

自從國民革命勢力發展到大江南北，因爲內部的糾紛和軍事的急迫，許多應做的革命與建設事業都未能積極的進行。同時帝國主義與軍閥及腐敗官僚復乘機向革命勢力進攻。處在這種萬方多難百廢未舉的時局，許多有爲的青年與懷才的志士因爲感覺工作的困難和生活的枯寂，遂由失望而消極，由消極而墮落。我們所常聽到的兩種怨聲：一種是『要革命無人訓練領導』。一種是『要努力無人禮賢下士』。第一種是青年的呼籲，第二種是名流的歎息。

這類的怨望自然有相當的理由，值得黨國領袖的注意。但是我現在所欲說的只是一個煩悶青年的自解，讀者千萬莫認作當局者的辯護。

國民黨在過去不注意訓練黨員，這是誰也不能否認，但『爲手段不擇目的』，這是一般喜新好動的青年的通病。中國是一個未上軌道的國家，善惡是非都無標準，假使靑年沒有辨別眞理的能力，與艱貞不拔的操守，結果一定不是盲從，就是不動。我們放着總理的崇高偉大人格不去模倣效法，放着總理的救國救世的主義不去信仰力行，却天天吵無人訓練領導，甚至到外國去請導師。若非自甘暴棄，必是忍不可及。

革命本是自動的犧牲，要等人家三顧茅廬來請我們革命，恐怕世界上沒有這樣滑稽的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這類臣妾政治學居然還有人奉作金科玉律，人心何嘗不古，本家都抱着『有乳便是娘』的主義，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軍閥的走狗自然都可以做，因爲他們都懂得『禮賢下士』，能識名流。又窮又賤的中華民國既危險又辛苦的國民革命那裏有號召名流的能力，所

以一向爲高等華人所瞧不起。本來革命事業惟有以主人翁自居的才可以担負，坐在家裏等候眞命天子出世的朋友們是不屑參預的。我這話似乎太刻薄了，但是袖着手說風涼話、爲了資格拾不得革命，實在是亡國的徵兆，凡是犯了這種毛病的都應當及早覺悟。

革命的前途現在依舊是很黑暗，中國民衆仍在水深火熱之中，一切做官發財謀事吃飯的機會雖然日日減少，但是革命犧牲殺身成仁的機會却日日加多。有爲的青年！懷才的志士！請你們都拋棄了小己的煩悶身世的牢騷來積極參加國民革命。世間惟有革命之城永無人滿之患！

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代議制與中國之源亂

代議制非世界最良之政體也。喜獨裁者既惡其掣肘，主共和者復病其專擅，故爲政治之效率計則嫌其紓緩，爲「德謨克拉西」計，又苦其不澈底。此僅就制度言已如此，而代議士自身之不肖，尚不與焉。然而代議制卒能苟存數百年，其勢力且蔓延於全球者，則以退既不願聽命於獨夫專制，進又不能實行直接全民政治，折衷之道捨代議制末由，此又不得已之舉也，故倡改革論者，不論爲國家社會主義，或基爾特社會主義，終不能脫代議制之形式，良以隔靴搔癢，雖不痛快，苟有強有力之民意以監督之，則狡者不敢思逞，而好名之士且將以迎合國民心理爲榮，此西國代議制所以有一日之長也。論者不察，乃謂代議制不適於中國，此吾所不敢苟同者

也。歐美行代議制者，不皆爲工業國，若法、若意、若奥地利，匈加利其農民之數，皆占全國有職業者百分之四十乃至七十以上。美國立國之初，幾於全國業農，國內惟少許之家庭工業，其幼稚遠勝今日之中國，然其代議制之成績，殊不下於工業之英國。故謂美國今日之工業，爲政治之結果則可，謂美國之政治爲工業之結果則不可也。若必謂代議制不適於農業之中國，充其邏輯之結論，是中國非至資本主義發達，將永無建立共和之可能。有是理乎？

然則中國代議制失敗之因，以及中國之亂源果安在乎？曰：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皆有之，在國民，則苟安自私放棄監督之主權；在議員，則縱欲無恥，甘爲權門之走狗。外無裁制，內多利欲，而議員之不墮落者鮮矣。然不能獨歸罪於飯碗問題與西方之物質誘導。夫聲色貨利古亦有之。不限於今日。貪得無厭，西人亦然，不限於中國。而貪贓枉法之官吏議員，獨多於中華民國，其非單純之物質問題明矣。故

吾人與其以唯物史觀爲官吏議員原過，毋寧以開門揖盜縱虎食人自責。

孟德斯鳩有言：『共和國當以愛國與平等爲原則。原則不存，則政體自毀。』吾人試曠覽全國，捨中華民國之頭銜而外，何處更有共和之形跡。在上者日以獎章勳位籠絡人材，在下者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民主國之元首而模仿立憲君主，以共和國之國民而甘爲專制順民，南轅北轍，方鑿枘圓，欲其不成爲非驢非馬之國家，得乎？故居今日而言救國，正本清源，惟有吾人速就中華民國國民之職。民一日不民，則國必一日不國。不此之圖面惟枝節是務，雖更歷十年二十年亦將永無統一和平之希望。官吏可換也。議員可改選也，而無民意監督之民主共和國終無實現成功之一日。仲尼云：『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請廣其義曰：『未有民不正而能立國者』。邦人君子，當不河漢吾言。

中國近三十年之社會改造思想

自東西文化接觸以來，中國社會之思想經一大變化。孔孟莊佛以外益以西哲之新說，其結晶遂成近三十年來合古今中外之新思想。因所含原素之異同多寡，而有不同之派別。說者每以百家爭鳴羣言龐雜爲近代思想之詬病，不知此實思想解放後當然之結果。閉關時代以專制之淫威科舉之魔力且不能助傳統之孔孟學說拒絕佛耶思想之侵入，而謂當國際交通思想自由之時，能以一派思想統一全國乎？且思想之不統一，何害於社會之進化。不特無害，且因切磋辨論而使學說有競爭精進之益，社會有選擇試驗之機，其進步之速且將什伯倍於統於一尊之時也。世之最重國家干涉者莫過國家社會主義，（專制政體爲獨夫制，又當別論。）經濟政治及一切社會

事業國家皆有干涉之權，獨於思想之自由多數學者皆主聽其自然，不敢加以束縛，良以人類進化社會改造捨此道末由也。

然則今日中國之社會思想龐雜極矣，而社會依然無寸進之可言，又將何辭以解之？曰此則主張各派思想者之過也。今日思想家之大病有二：（一）對於己所主張之思想不肯爲澈底之研究堅決之奮鬪。（二）對於他人之思想不肯爲平心之考察與光明熱烈之辨論。故對於己之主張淺嘗而止再鼓而衰，此今日思想史之所以多爲曇花一現之寵兒也。對於人之主張皮相雌黃未戰先遁，故有辨論至數萬言而實彼此未嘗對壘者，有甫下戰書而已『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年來論壇但有謾罵譏諷而無勝負是非，當局者不肯爲公誠之比較，旁觀者何從下嚴密之選擇，徒見派別紛歧目迷五色而已。今之人不見羣言切磋之益，但覺思想龐雜之害，實思想家不忠於對己不勇於對人有以致之也。記者以爲今之言社會改造者首在以忠實之眼光考察國內思想

之派別，然後進而論其得失，定其去捨，庶幾改造之轍可尋，不致爲意氣與成見所驅使。長夏無俚，因取近三十年來之社會改造思想擇要述之，以爲國人考察思想派別者之一助。限於篇幅所言祇能簡略，惟於各派與相力求近是，不欲爲左右袒也。

最近思想解放之動機　自滿洲入主中夏，三百年來文網嚴密，思想消沉達於極點。四庫全書編纂，博學鴻詞考試，皆爲清廷消磨人材之狡計，益以科舉之業，章句訓詁之學，天下英雄不入彀中者鮮矣。民族革命之思想惟下流社會中尙有之，然知識不足，終於無成。洪楊之役，（淸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共十五年。）其一例也。且其動機帶宗教色彩至重，不專爲民族革命，更不得謂爲社會改造也。中國近代社會改造實始於近五十年中。海通以來，中西思想日益接觸。國際交通外力干涉皆與改革者以極大之生命保障。革命者雖皆以生死置之度外，然革命思想與勢力之

培養發展。實與革命者之行動自由與生命安全有密切之關係。近五十年來中國改革運動，其思想與事跡無不涉及外人，非偶然也。

民國以前之社會思想　民國以前之社會改造思想約可分爲兩大派，一爲革命派，以孫文，黃興，章炳麟等爲中堅。一爲君主立憲派，以康有爲梁啓超輩爲中堅。此外思想與此兩派大同小異者皆可附入討論。

一・革命派

(子)史略　革命派之發動始於光緒二十一年孫中山設興中會，盛於光緒三十一年中國同盟會之成立，至辛亥武昌起義清帝遜位而革命之功告成。宣傳方面如香港之中國報，上海之蘇報，東京之國民報，民報，復報，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馗書，皆爲當時革命文學。實行方面如乙未（光緒二十一年）廣州之役，庚子（光緒二十六年）惠州之役，丙午（光緒三十二年）萍鄉醴陵之役

，丁未至戊申（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欽廉上思，雲南河口，諸役，與辛亥（宣統三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死，及史堅如，吳樾，劉思復，徐錫麟，熊成基，（徐熊皆屬光復軍，與同盟會殊途同歸。）汪精衛，溫生才等之暗殺，皆爲革命之努力。

（丑）思想　此派大抵以孫中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其主義，所謂三民者，指民族民權民生也。孫中山初受亨利喬治單稅制之影響主張土地國有，繼更採納國家社會主義之精神，而主張國家產業主義。所謂五權憲法者，即於歐美通行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孟德斯鳩所主張）外更加考試糾察二權。與此派同調而其最後主張爲納其主義者則爲李石曾吳稚暉等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刊行新世紀週報提倡社會革命，以拉瑪克與克魯泡特金之互助爲根據。

二．立憲派

(子)史略　立憲派之活動始於光緒二十三年湘撫陳寶箴之興新學。是年康有爲上書光緒帝請變法圖強。其次年光緒納康有爲，梁啓超之請實行變法親政，觸西太后怒，遂有戊戌之變，殺譚嗣同，劉光第，楊深秀，楊銳，林旭，康廣仁六人，康梁皆遁國外。二十六年唐才常在漢口設自立會組自立軍以勤王爲職志，未成被誅。此派之政治活動自此遂絕。此後遂專致力於言論之鼓吹，如梁啓超之新民叢之報類。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遣使出洋考察憲政，爲立憲之預備，雖一方藉以和緩革命心理，然康梁輩鼓吹立憲之言論與有力焉。

(丑)思想　此派思想以中國之孔孟學說及西方之國家主義爲根據，以向清室要求君主立憲達中國富強爲其政治主張，而以孔子之大同世界爲其政治理想。故雖以保皇著名，其思想實較保皇爲高遠也。康有爲著大同書，其目錄分十部：(甲)入世界觀衆苦，(乙)去國界合大地，(丙)去級界平民族，(丁)

去種界同人類，（戊）去形界各獨立，（己）去家界爲天民，（庚）去產界公生業，（辛）去亂界治太平，（壬）去類界愛衆生，（癸）去苦界至樂極。康氏晚年醉心復辟奔走權門遂爲國人所不恥。譚嗣同著仁學亦曰：『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又曰：『仁以通爲第一義。……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大小遠近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通，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是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仁學鼓吹種族革命民權革命及社會革命皆甚力。以孔孟之仁爲起點，而以去各種界限爲止境。實爲維新派中之眞革命者，梁啓超新民叢報之議論則偏於愛國自由諸學說。（如新民說及自由書之類）仍是十八世紀軍

國民之觀念也。

民國以後之社會思想　民國成立人民有言論與結社之自由，思想解放如春苗之怒生。雖其中不少變幻莫定之主張，然有系統而能一貫者亦頗多，玆舉其重要者分述之。

（一）安納其主義　中國之主張安納其主義者以李石曾，吳稚暉爲最早，民國元年師復，彼岸，佩剛，區離，天放，抱蜀，無爲等組織晦明學舍於廣州，從事鼓吹安納其思想。一九一三年刊行晦明錄，未幾被封，移澳門，易名民聲，出版二次，復爲澳門政府驅逐。惟民聲社仍繼續祕密出版各種書報如民聲報，無政府主義，總同盟罷工，伏虎集（專駁江亢虎之言論者）之類。一九一六年無吾，眞風等組織羣社於南京。此外北京有實社，上海有無政府主義同志社。山西有平社。一九一九年以上諸社合組進代社，出版進化鼓吹安納其思想，

未久被封。復在天津發起眞社，出版新生命，至第三期亦被封。此派思想多根據於克魯泡特金，布魯東等之著作，自師復死後（其墓在杭州煙霞洞後）其勢力大減。最近吳稚暉李石曾皆加入國民黨從事政治改革。

（二）基爾特社會主義　此派主張發生於近四五年，以張東蓀，郭夢良等爲中堅。其言論初發表於解放與改造，繼在改造及時事新報附刊。羅素來華似此派所主動，蓋欲藉以推翻馬克思學說，同時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也。民國九十年間張東蓀曾一度鼓吹資本主義，以爲救中國當先去貧，而去貧則非資本主義不可。故此派之言論亦遂寂然。

（三）共產主義　此派信仰馬克思學說表同情於勞農俄國。中堅人物爲李大釗，陳獨秀諸人。以新青年，嚮導，爲其鼓吹機關。

（四）國民黨　國民黨爲民國成立後中國同盟會改組而成，仍以三民主義五

權憲法爲其黨綱。惟從前爲祕密結社，今則公開之政黨耳。民國二年爲袁世凱所解散，自共和再造，始恢復其政黨資格，惟其勢力仍限於西南及獨立各省。民國十三年一月在廣州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改訂黨章。嚴密組織今日國中公開宣傳以黨治國者此派當首屈一指。

（五）研究系　此派爲民國以前立憲派之變相。由預備立憲公會而統一黨而共和黨而民主黨而進步黨。袁氏解散國民黨後，進步黨亦消滅。最後乃改爲憲法研究會，此卽『研究系』之名所由來也。其中堅分子爲梁啓超，熊希齡，林長民，王家襄等。在民二嘗一度執政。其思想偏於溫和保守；

（六）江亢虎之社會主義　江亢虎自謂早年卽提倡社會主義。民國元年江始在上海組織中國社會黨。其黨綱中（乙）項，政策或實行步驟，所列各條有不甚可解者，如（一）設立共和政體，而（六）則爲廢除爵位，殆認共和政體與

爵位可以並存，而必須分期與廢者。又如（三）「取消封建時代奴隸制度之倘存者，」亦嫌太廣泛。民國二年中國社會黨被袁氏解散。江氏至美爲加州大學華文助教，不復談社會主義。歸國後，民國九年更發表其所謂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以（一）選民參政（二）立法一權（三）職業代議爲新民主主義要素。（一）資產公有（二）勞働報酬（三）教養普及爲新社會主義之要素。其說似較民元中國社會黨黨綱爲較進步。然仍雜採衆說介於社會政策與社會主義之間。而其選民參政乃欲以參政考試定選民資格，是殆變相之科舉參政，亦社會主義中之別開生面者也。惟以其說和平，不忤軍閥紳商，故亦爲一部份人士所歡迎。今年夏忽有中國社會黨復活之通電致各省軍民長官，以和平合法爲其主張之特點。

（七）章行嚴之農村立國　章行嚴，自歐洲歸國（民國十一年）力倡農村自

治及農村立國之說。其第一次發表主張卽爲代趙恆惕提刀之宣言。大意謂「歐以工業立國。……資本家立於社會之巔，恣情揮斥，故其規模壯闊，舉止豪華，……我國以農立國，……尙勤儉。……於斯以工業國之政制來相運用，模仿者喪其所守，狡黠者無所不爲。」故主張農村立國。十二年十一月在新聞報發表之農國辨意亦與此相似。其說實本英國潘悌（Penty）之農村基爾特社會主義，故以『聯業』爲自治之基。惟其所謂農國工國之分，僅就對外貿易而言，「農國重自足，工國重致富，」故其所主張者似爲閉關自守之基爾特社會主義國。章對此點未嘗有明白之表示。

結論　中國之近代社會思想幾於完全爲中西文化接觸之產物。安納其主義社會主義之爲舶來品無論矣，卽所謂大同書與仁學亦爲新舊與孔耶佛思想之混和物。中華民族富調和性於此可見。所惜者此種思想除少數有主義有組織外大多對於中國社

會缺少深刻之觀察與精密之分析，其信仰與實行遂不能普及於羣衆。倡之者復祇求快意於一時，不能力行以終身，故多數之思想僅有文學之價值。卽提倡之者言行亦每每不能相符。言理想，非大同之世卽自由平等之極樂國，而叩其實際，則亚一最低限度之立憲民主政體亦不能成立。所談愈高，所行愈低，此又中國人好淸談之積習也。其下者棄大同而復辟，藉共產以求官，其墮落更可悲矣。以二千年慴服於專制之民，禮教倫常根深蒂固，一旦解放自治良非易事。豈稗販陳說空言提倡所能奏改造之功。中外歷史上之社會改造莫不有偉大之人格，深久之研究與奮鬭爲其基礎。中國憂患方無已時，以社會改造自任者幸反躬力行，勿徒責社會之不可救藥也。

科學與革命

——爲民國日報元旦增刊作——

科學與革命，這一個問題，很有趣味很有研究的價値。諸位試想想科學家是否應當革命？革命家是否須知科學？其中關係，何等重大！自科學發明以來，世界的進化，雖然快得許多，文明得許多，但同時亦增加了不少的破壞，墮落，和戰爭，照理物質文明應當得着很好的結果；可是適得其反，這是爲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因爲科學家與革命家分道揚鑣不能合作的緣故。在未講本題以前，我們應當先談文明問題；因爲提倡科學的人是爲着文明，反對科學的人也是爲着文明，所以這個題目很是要緊。世界上文明的進化，大約可以分爲三時期，第一爲戰爭時期——

宗教的——第二爲法律時期——國家的——第三爲經濟時期——倫理的——現在把他分開約略一講：

在上古野蠻的時候，人類互相搏食，此時可言毫無文化。由個人的殘殺和野鬥，而變爲團體的戰爭。亦卽可謂部落時代，如中國最古時，由喜馬拉亞山經拍米爾高原，分遣東居，散布黃河流域，分成多少部落，互相爭鬥，除了爭鬬以外，卽崇拜宗教，拜天，拜地，拜神聖，各信各的宗教。在此時期，毫無科學的思想。因爲宗教是迷信的，科學是反對迷信的，科學與宗教截然不同。在部落時代戰爭得十分利害，沒有解決的方法，於是想出法律藉以挽救，從此不得互相殘害，任意所爲，殺人應當有怎樣的處分，侵犯人應當有怎樣的處分，不問法律之是否有益，終可爲人民一部份的保障。此時乃由第一時期而進至法律時代，國家亦因是而造成。在此時期，科學亦無甚重要，與現在之科學完全不同，僅僅乎爲科學之萌芽，猶未能打

破宗教之迷信，此爲第二時期。直至十八世紀以後，科學可稱完全發達，才算第三時期。——完全科學時代。在這時代，科學好像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做物質文明，發明許多新物品，造成世界的大進化，一個叫做德謨克拉西，廢除前二期一切階級制度，實行平等自由，博愛的學說。但同時反對的人講：科學家不發明，就沒有槍砲輪船汽車，一切軍事上應用之利器，何致釀成殘酷的戰爭，科學不發明，就沒有工廠的組織，手工業家庭工業，何致破壞；千千萬萬的勞苦工人，亦不致終日徘徊於煤爐旁邊，飽嘗煤烟的氣味，逼出一身的汗血，做幾個少數人的營養品，這不是科學生出物質文明之害麽？進一層，講到德謨克拉西，他們議會中間的議員，何嘗爲人民的代表，何嘗爲人民謀幸福，他們是資本家出錢由賄選得來的，他們是營業性質，那裏算得眞正的德謨克拉西？—自由平等博愛——這不是科學生出德莫克拉西爲少數人利用之害麽？科學在第三時期最爲發達，同時墮落戰爭，在此時期亦

最利害。二十世紀之歐戰可以證明。科學的物質文明，能使世界進化，但是對於研究科學者，應當約束自己，應當有支配他自己所發明的能力，這個問題，未免有些缺點。野蠻人和舊制度下的人民，糊塗過去，醉生夢死，對於未來，但有恐懼而無希望；可是文明人的腦力，比較充足些，今日偏要想明日怎樣？今年偏要想明年怎樣？在現在的時代，偏要想到將來的一切情形；但終想不出一個完美的方法，享受永久的快樂。於是反對科學的人，就說科學的物質文明不好。其實科學家在他的試驗室裏全部份的思想，均集中於玻璃管中；那裏會想到一些害人的意思呢？又何嘗想到暗地裏有幾個資本家，把他的發明品偸了去，利用起來做他自私自利的工具和保障，橫行無忌的先鋒隊，造成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呢？社會上的人，徒知責駡科學家，未識其中的底細，而科學家自己呢，眼睜睜的看了人家利用他的發明品，行使他最後時期的帝國主義，墮落戰爭；連綿發生，祇好立在旁觀的地位，張目拱手，

沒有一個辦法，這才是科學家的眞罪惡。要挽救科學家的流弊，所以就有革命家起來，解決科學家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科學家繼續的發明，同時革命家繼續的革命，不問發明的東西是優是劣，往往同歸於盡；科學家自己以爲發明許多新物品，對於世界上給了一個很大的供獻，革命家自己以爲革去許多壞東西，對於世界上除了一個很大的罪惡。所以當時反對科學者同時亦反對革命。於是第三者就倡了一個調和之說，叫做哲學或是玄學，這種玄虛之學說，是否合用，暫且不問。總之科學與革命在兩立的地位，沒有調停的餘地；除非他們能合作，攜手進行，一方面盡量的發明，一方面革其劣者；留其優者，科學家用革命的精神，革命家用科學的知識，共同去改造社會，世界是永無和平之日的。第三時期之流弊叢生，完全因爲科學家沒有革命的精神，資本家乘隙潛進，借刀殺人，爲所欲爲，造成帝國主義之現象。譬如一個醫生，要診斷病人，必定先要研究病之由來，攷察現在有病之狀態，然後才

可下手；否則隔靴搔癢，未知癢處所在，固然沒有一些好處，或者亂投藥石，反致釀成大禍：治病然。革命何獨不然，所以要改革社會，爲人類謀幸福，不僅是革命問題，必須有科學知識，看出社會的弊病，搜集人類的切身問題，經過幾番的研究，精細的攷慮，再依照自然的程序去改革，才可得着最後的好果。科學家應當從速免去兩個毛病，一個就是不要早晚專在試驗室裏用他的思想於玻璃管中與天秤上，或是常在圖書館內用他的腦力於書本中，對於外界社會人生的一切問題，都置之不問不聞，以爲不是他們的分內事，一任軍閥利用他的發明作戰；奸商利用他的發明聚集資產，放棄了做人的天職。一個就是科學家不要到了社會上，被貪官污吏所引誘，被資本家所指使，變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工具，忘了研究科學的使命。倘使犯了這兩種毛病，便不是關心社會的科學家，便不是造就人類幸福的科學家，也不是「爲科學而研究科學的」科學家。因爲他們缺乏眞正的革命精神和科學的精

神，並且沒有勇氣去研究高深的科學，他們爲着吃飯問題，做官也去的，從軍也去的，以致做教書匠吃洋奴飯也可以的，自以爲是大科學家，學非所用，誤盡蒼生。中國的革命家亦如此，中國的革命固然不容稍緩；但是有些人沒有科學的眼光，非但不能看出社會中弊病；並且不去研究他的弊病，而革命的事業，又沒有一定方程式，可以抄的，叫他們怎樣下手？就是下了手，那裏能得着最好的結果，依樣畫葫蘆，是萬萬不行的中國辛亥革命之所以有成功者，因爲一部份的革命家具有科學的知識，預先定了一個程序，規照一定的方針去的，辛亥以後，革命的成績絕少，也是因爲大部份的革命者欠少科學知識，不能把社會人生問題澈底的了解，做一個具體的計劃，而徒以放手槍放炸彈與宣傳遊行爲能事，難怪他所得着的不及所希望的萬一。試觀歐美的革命家：莫不是科學家，科學家莫不是革命家，加里寔委，奈端，愛思斯坦的科學，就是革命，林肯，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的革命，就是科學。西方

的放任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都自命是以科學爲根據的，而實行上都未能完全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所根據的非眞正科學。歐洲中世紀屈伏於神權下的科學和中國今日屈伏於軍閥與惡勢力下的科學，所以不能成功，也正是因爲他們缺乏革命的精神。這種不科學的革命和不革命的科學之流弊，是一樣的。我們那裏能不注意呢，中國之革命者不研究中國之將來應當如何做現在救國的標準，只一味的捨巳從人，從美國回來的學生，他理想中的中國是變成美國，從英國的學生，他理想中的中國是變成英國，從日俄法回來的便希望中國日俄法化。可憐一個中國，沒有七十二樣的變化，怎樣不手足無措徬徨歧路呢？要救中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用科學的智識，革命的精神，精細的研究來計劃一個理想的中國，這個理想的中國，要適合中國現在及將來之情形，要適合世界的潮流。那末依照所定的步驟，怎樣去打倒軍閥，怎樣去打倒帝國主義，庶幾可以達到最後之目的。要知中國現

在的問題，不是宗教哲學美術可以解決的，我們快快向前進行，努力奮鬥，切勿回頭再想三代太平之夢；或是希望第二次十字軍救世，倭根，柏格生不能救中國，撲特兒電影明星也不能救中國，惟有科學與革命合作是救國的一個不二法門。換句話說，便是革命家須有科學的知識，科學家須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會問題，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問題，中國才有救藥，世界上才有光明！柏拉圖說，要他的理想國實現，除非世界工哲學家都做帝王，世界上的帝王都是哲學家，我說要希望世界上永久和平與光明，除非世界上的科學家都熱心革命，世界上的革命家都研究科學！

十五年一月一日

民國十三年之學術觀

民國以來，征伐擾攘，無時或已。破壞雖多，建設殊少。政治如此，學術亦然。今欲論今年一年中之學術，不得不略述近三十年中國學術之源流與變化。此三十年爲中國學術思想蛻變最甚之時代。西學東漸，勢力日增，唐宋佛學而後，殆無其比，故自清光緒二十年後重要之學術思想，幾無一而非混合古今中外之產物。今爲便利比較，分此時代爲三期：

第一期　光緒二十年至民國成立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時期。

第二期　民元至民六年。　有政無學時期。

第三期　民七至十三年。　中西文化衝突時期。

一、民國以前中國政治思想之兩大派別，曰革命，立憲。與此相應之學派有古文今文。今文派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主要人物。康氏治公羊學，廣禮運三世說，雜以耶佛之言，成大同書，採西國國家主義，主張君主立憲。梁氏閒治宋學，或及歷史。政治主張與康氏同。古文派之中堅爲章炳麟。章氏於春秋左傳周秦諸子，皆有所發明。愴懷故國，故主種族革命。深於莊佛，故非孔。其思想與民黨之三民主義多相合，遂爲革命學說之喉舌。此時期中，由兵工造船，乃至廢科舉設學校，變法立憲。雖西學之勢日張，中學之勢日蹙，而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乃始終爲學者所公認之標準。

二、民國成立至洪憲失敗之六年中，昔日在野鼓吹改革之學者，皆身親政治，學術遂成絕響。如章炳麟之護法，康有爲之復辟，梁啓超之自附於倒袁，籌安六君子之勸進，皆其犖犖大者。中國爲學，本以用世，學者從政，自爲當然之趨勢。特

就學術言：此時期未免沉寂耳。

三、復辟失敗以後，國內之分崩如故，學者鑒於歷次政治改革之無功，因進而鼓吹思想與學術之革命，接觸六十年之中西文化，至是遂宣告戰爭。其重要者如下：

民七至民十一．　新舊文學之爭．　（西方文化漸盛）

民八至民十一　新文化運動　（西方文化大盛）

民九至今　中西文化之調和問題　（中國文化反動）

民十二　科學與玄學之爭　（中西文化交戰）

民十三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爭　（東西文化交戰）

新舊文學之爭，始於胡適陳獨秀之鼓吹文學革命。其動機實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廢拉丁文，與梁氏新民叢報文體解放之影響。當時持反對論調者，以林紓胡先驌

等爲最力。經五年之奮鬥，語體文遂爲教育界著作界通行之文體；惟新詩之作者，則轉日見減少。

民八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國內學生激於國權之喪失，而有五四運動。所謂新文化運動，亦由此起。此役之成績有二：（一）思想之解放，（二）對於社會科學興趣之增加。惜有解放而無改造，中國之學術與政治社會，仍無寸進之可言。

民九梁啓超發表其歐遊心影錄。因歐洲戰後之變態心理，乃生科學破產與中國思想足救世界之感想。

民十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以各民族對於生活之態度比較其文化，謂西方人向前面要求，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印度人則轉身向後去要求。梁氏於中西之文化，皆極推崇，惟對印度文化，則主排斥。十一年梁啓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力揚儒家之人生哲學，欲以此爲世界之藥石。其明年，因丁文江

駁張嘉森之人生觀演辭，而有科學與玄學之戰。其範圍雖極廣泛，然重要爭點，如科學造成物質文明，因有歐洲大戰，人生觀為自由意志不受科學之因果律支配，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以上均張氏演辭中意）皆與梁氏主張相似。不知者以此戰為十二年學術界之新問題，實則固中西文化衝突中應有少波瀾也。

四、今可進論十三年之學術事業矣。民七以來，學術之爭，今年幾無不有其餘波。主張新文學者，雖功成而退，反對者如孫德謙，劉樸，曾慕管諸人，仍繼續發表其衛道之言論。中西文化之爭，自春間印度詩人泰谷爾來華，一變而為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爭。擁護物質文明之主將，固仍是科玄戰爭中之吳敬恆也。何為中國文化之一問題，今年添一新答案，柳詒徵在學衡雜誌，發表其中國文化西被之商榷，以人倫道德為中國文化之要素。科玄之戰，今年兩方各有一重要論文發表。

一爲唐鉞之哲學者之眼中釘，——心理學。（見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五號，專論心理現象是否受因果律支配一問題）一爲張東蓀之科學與哲學，（單行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爲科玄論戰之總評論，於科學哲學之界限，劃分極淸。以上僅就文字方面而言。至實驗科學之成績，則今年中國科學社與地質學會年會，皆有重要之論文宣讀。科學社以中國生物研究報告爲多。地質學會則以中國各地地質調查報告爲多。此外有一事足爲今年生色者，則爲日本贈與柯劭忞以文學博士之榮譽。柯氏編訂之新元史出版於十一年，而博士之贈則在今春。以四十餘年之精力，整理元史，老而不倦，卒成不朽之業，是可爲吾國學術界之模範矣。

結論　吾國年來學術之成績當不止此，玆篇但就其浮露於外者言之。如柯氏之閉門著書，不求譁世者，豈無其人，特恐不多耳。竊謂今之學者有兩大病：一曰好從政；二曰好攻人。從政則荒學，何能望其皓首窮經？攻人則害自修，人敗己亦不

立。民國十三年來之學術界，前六年疲於從政，後七年則困於攻人，自身之學業反因而犧牲。主張新文化者，以此期爲中國文藝復興時代，試問今日新詩人中，有但特（Dante）乎？科學家中，有加里雷倭（Galileo）乎？哲學家中，有白魯奴（Bruno以上三人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之大學者）乎？苟其無之，吾人提倡新學之責未終，擁護中國文化者，能如顏曾之安貧樂道，程朱陸王之篤行講學，王夫之之老死窮鄉艱苦著書乎？苟其未能，則發揚國光之功未竟。世界學術，捨語言文字而外，本無國際之分。康德之哲學，天下之人習之，不限於德也。莎士比亞之詩文，天下之人欣賞之，不限於英也。吾國果有學術乎？當努力使成世界不朽之公物，勿以古今中外自限，然後乃不愧爲四千年文化先進之民族。

人格教育與大學

（此文曾載十三年十月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十號題爲人格教育與民德）

學校之不談德育久矣。自江蘇財政委員會有議裁國立自治學院之舉，人格教育四字始出於辦學者之口，而爲國人所注目。張君勱氏以人格教育爲自治學院之所特重，因謂自治學院，有一日之長。難者則謂人格教育爲一切學校所公有，自治學院不得而專利。兩者之言皆是也。自治學院於世風日趨卑下之際，知重人格，誠爲獨到之見；而難者以一切學校皆當重視人格，亦理所當然，無可非議也。顧今之所爭不在學校之應否重視人格而在學校之有無人格教育。人格教育至幾爲一校所專利，則尋常教育家之忽視人格可知。民國十三年來，政治道德，社會道德，一落千丈，

國人久不知人格爲何物矣。吾人大索十日，乃僅僅見之於蘇省財政會議席上。西狩獲麟，誠不祥之物，宜乎主張裁撤自治學院者對此益感不安，而反對裁撤者對此亦默無一言也。然而十三年來國家禍亂之消息皆當由此兩字參之。此兩字雖爲一部份教育家所厭聞，吾人固不得不犯顏一論之也。

人格教育在舊學制中未嘗無紙上之提倡，倫理修身諸課程皆教人如何爲人之學也。其弊在徒尙空談，墨守舊說。教者爲違心之論，學者亦姑妄聽之，所謂倫理修身諸學遂成課程表中之裝飾品，社會亦以具文視之。民國成立，學制學風日趨美化。功利主義職業教育之說盛，人皆明生利之重要，職業之可貴，初不知功利職業皆不過人生工具之一也。舊日虛應故事之倫理修身諸課，至是多爲專門以上學校所刪棄，去虛僞，省光陰，此舉誠近今學校改革中之一大進步。人格教育絕非書本與講演所能奏效，此爲一般教育家所公認。故廢修身倫理，未必遂輕人格教育。特既廢

書本講演之人格教育，而不能以生活薰陶之人格教育代之，學者無所適從，其弊遂不可勝言耳。

人格與職業　國人之出處苟且，寡廉鮮恥，至今日爲極。貴爲閣員，曾爲代議士，淸爲校長，宜可以爲民表率矣，而考其出處，察其操行，多有不可告人，爲匹夫匹婦所羞爲者。說者見此輩挾有西國學位，其所嗜好，又皆力模西國資本家，遂謂爲歐美拜金主義與職業教育之流毒。不知歐美雖拜金，其取金有道，雖重職業，其就職有方。最近美國之石油賄案，一經發生，閣員下獄，凡牽連之官吏，無不按律治罪，視中國人士苟有公款過手，無不吞蝕自肥，貴爲總統，賤爲僕役，幾無一能免，而社會反視爲當然者，其拜金道德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近人提倡職業教育，幾於視職業爲道德，率成功如神聖，以一時之僥倖成敗，定人品之終身優劣，舉數千年安貧樂道之風，毀滅無餘，以爲非如此不能與西人競富強，豈知富強之基即由此

毀。西人不可一日無職業，然法估魯爾，德之礦工寧凍餒不肯爲敵服務。彼豈不知業之可貴，乃甘自荒其身，則以有大於職業之國民責任在也。孰謂職業之中，不能表現人格哉？中國連年政爭不已，是非不明，皆人材急於求用，重職業而輕人格所致。無論大奸巨猾，一登高位，則天下之學者英雄莫不奔走其門，願供驅使。但有利祿無不可招之才，但有金錢無不可致之名，故權奸宵小，益復肆無忌憚，而社會之正氣蕩然無存矣。向使重職業者亦重人格，政治家不爲奸人畫策，實業家不爲奸人理財，教育家不爲奸人沽名，乃至小工小商皆不肯苟且謀食爲奸人用，則國中雖無鋤奸革命之師，正言民氣已足奪武人權奸之魄，何至賄賂遍於天下，奸詐深入人心，以數千年教尙禮教之邦，其民德反視後進之歐美有愧色哉！

人格與新舊道德　吾人論今日民德之卑下，輒以處茲新舊過渡時代，舊道德已失其效用，新道德尙未樹立爲解釋。不知道德或有新舊之分，人格則亘古今中外初

無二致。所謂人格者，有理想崇尙之格而能虔誠實行之謂也。分析之，實含有三要素：(一)理想之標準，卽所謂格或道，此爲理智的。(二)願崇奉此格或道之犧牲精神，此爲感情的。(三)此精神從日常生活中之實際表現　此爲實行的。陽明主張知行合一，所謂知者實指理智之標準，所謂行者卽合情感與實行之表現而言，二者合一，斯卽今人所謂人格養成也。美哲學家羅意斯(Josiah Royce)著忠之哲學，以忠爲解決一切道德學問題之本，而其所主張者，則爲忠於所忠。所忠理想之標準也，忠則情感與行爲之實現也。易言之，亦卽人格之陶鑄。故孟子之殺身成仁，陶淵明之憂道不憂貧，方孝孺之死節，羅素之非戰下獄，其時地與信仰雖各不同，而爲人格之表現則一也。今之新舊道德問題，皆理想標準之變遷而已，無論其人爲主張忠君之宗社黨復辟黨，或爲信仰共產之社會黨安那其黨，其必有忠其所忠知行合一之人格，然後乃可有爲，乃不愧爲人，則爲一定不移之論也。道德標準之不同，對

社會言對時代言則可，若對個人，則無論其今吾故吾之差別如何，其在某一時代必有當時自認之理想標準，苟所言行與此相背，即爲自相矛盾喪失人格之流，雖羅列千秋萬國之道德標準，無以自解也。此就知識階級有主義而不能實行者言之，若未受教育之社會，本無理想之生活標準，自不能責以奉行何物，此輩但知勤勞衣食求償其物質之慾望，既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其知識行爲，去上古之原人僅一間而已。今日爲國中禍亂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階級，而在知有格而不能爲人之知識階級。主張舊道德者所犯乃爲不忠不孝，欺僞詐騙；主張新道德者所犯乃爲不愛國，不平等，殘忍自私。以其所言，迹其所行，皆爲其主義之罪人。故就表面觀之，知識階級似新舊派別紛歧，主張各異，若進叩其內容，則皆暮夜乞憐白日驕人之僞君子，其手段雖不同，而人格破產則一。嗚呼，孰謂中國不統一哉！

人格教育與大學　世風如此，不特無以立於世界競爭之日，即在閉關時代，亦

五代金元而已，求其不稱亂相尋分崩擾攘得乎？故謀救國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談也。法大革命揭櫫平等自由博愛三義，美獨立戰爭亦以人類平等主權在民相號召。旣張大義，羣起赴之，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卒底於成，雖政治革命而實人格奮鬥也。天下未有無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獨立者。使福祿倍爾盧梭而爲華歆揚雄李克用之流，華盛頓佛蘭克令而爲操莽袁世凱之輩，豈有今日壯嚴燦爛之美法共和國；故吾謂張君勱氏以人格教育立自治之本爲獨到之見也。惟自治人才不限於自治學院，今之大學中學之學生，皆未來之民國領袖也。而以地位論，大學之責任尤重。古聖王之設鄉校，實爲州里立淸議之基，後世太學書院，其是非亦足左右天下，降及明末，復社之書生，猷足使阮大鋮畏懼，至納賄乍憐以求一顧而不可得。太學書院非有生殺進退之權。而天下人敬畏之，乃勝於朝官貴紳，則以當時學者，皆有卓然樹立之人格也。社會受其薰陶，而頑夫廉，懦夫立，其影響亦何大哉！今則

何如，教育家奔走權門，沾餘瀝而自喜，學校校長學生劇秦美新，以軍人官僚之小惠驕人。昔之阮大鋮以士林之一顧爲榮，今之士林以阮大鋮之一顧爲榮，而其自命則固社會清流青年模範也。大學人物之人格如此，軍人官僚可知，社會人士又可知，故欲挽狂瀾正風俗當自大學有人格教育始，而大學之人格教育又當自校長教職員之敦品勵學以身作則始。曾國藩謂『風俗之厚薄視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所謂一二人者，當然非尋常之販夫走卒，而爲負有扶翼名教責任之知識界領袖也。歐美社會，一言一動莫不以其地之大學校長與教授爲模範，其尤賢者則爲全國所景仰，乃至爲舉世煙斯被里純之源泉，如赫胥黎湯姆生愛立娥（哈佛大學前校長）華特（康乃爾大學前校長）之類，雖百帝王不足抵其勢力也。試問中國今日大學之校長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權門藉教育爲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學校爲遜世之山林，本無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亦有少數學校以科學文學成績自豪，以爲學生

得此已足，不知學問不過知識之利器，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苟於對己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之責任無深切之了解，與忠誠之奉行，則其所學徒濟其惡而已。故無論何派人物，必有服從主義不私小己之精神與操守，然後可以感人，可以濟世。論者每歎今日學風囂張社會墮落，不知其癥結實在學校領袖自喪人格也。

然則中國之民德豈遂江河日下，無可挽回乎？是又不然。中國爲數千年重士之國，雖近年思想多變，然其敬學愛德之根性仍在，誠得少數士林領袖堅苦卓絕，居高提倡，使天下之人皆知重氣節，崇實學，則奔競依附之風自絕，吾人所崇拜想望之兩漢風俗歐美民德皆不難立致也。光武繼新莽篡奪之後，以帝王一人之力，猶能使東漢節義爲百世法，况當共和之世，以全國大學肩教育之責乎。惟大學之責任既如是其重，則大學校長之人選更不可不慎，歐美之大學校長，多爲著作等身望重士林曾任數十年教授之學者，絕少五十以下之人。實至名歸，水到渠成，故無競爭之

可言。吾國昔日之書院山長亦必擇道高德崇之文學泰斗爲之，絕無僥倖獲選者。今人見學校師生不能相感，學風日敝，頗有主張恢復書院制者，不知得人則書院學校皆能收潛移默化之功，不得人則書院學校皆爲師生通同作僞欺騙社會之所，區區形式之變更豈能轉移風俗哉！呂新吾呻吟語中有云：『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余最服膺其言，以爲深明風俗升降之樞機。大學校長之人選所以當愼重者，正以全校大多數之教職員與學生，乃至其所居之社會爲君子爲小人皆由其一人之趨向決之也。世間眞君子少，眞小人尤少，故改善風俗未必遂難於敗壞風俗也。有有人格之校長，全校必皆努力於人格之修養，不待賞罰勸告也。有無人格之校長，則全校之人格，必自然墮落，亦不待威脅利誘也。上之感下，如響斯應，勢所必然也。

以吾所言，校長之人選似若甚難，或且慮全國之大，將無一人入選，此實杞憂也。吾所認爲合格之大學校長，但能重廉恥，有專學，而爲國人所信仰者足矣。大學爲最高學府，無學則不足爲士之模範，大學又爲全國之師表，不廉不恥，則無所不取，無所不爲，何以勸德，何以勵俗，而所謂學問廉恥者從何識之，自不得不就其平日行爲能否得士林與社會之信仰斷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華民國之大，豈不能得數十大學校長哉。嗚呼、今日何日，非江浙戰雲瀰漫全國之時乎？以十三年之苟安自私，優柔寡斷，而釀成今日滅門之禍。聚兩省五千萬之人民不能得乞命之和平，但有流離奔避死傷凍餒而已。人格何在，民權何在，生命財產之安全又何在？佛蘭克令曰，『捨自由而求安全者，必兩失之。』此江浙之民，亦全國之民也。時至今日，而猶不提倡人格教育，吾恐共管之說，不待人迫，吾民將自甘之如飴矣。顧亭林謂『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今其時

矣，國人其猛省！大學平素以最高學府自居，衣食於民，其速起爲全國樹立人格之先聲，勿使東林復社地下笑人也。

十三，九，九日作於南京。

教育革命與中國學術及政治前途

民國成立以來，連年內爭不已。百政俱廢，國人對於政治及社會事業無一不抱悲觀，不特旁觀者作如是想，卽當局者亦多內省天良自愧無功。獨教育界則不然，社會人士雖因思想與環境之不同對於辦教育之態度未能一致。而所謂教育專家都則莫不自詡其成績之優良與前途之遠大。問其校之學生則由數百人而增至數千人，問其學校教職員則由數十人而增至數百人，問其校之學程則由數十種而增至數百種，問其校之經費則由年數萬元而增至數十萬元，一言蔽之曰其所言數目字代表之成績，必皆有顯明之進步。足使阿諛中國之外國人讚美，不明瞭教育內容之中國人歎服。然而教育成績是否可以數目代表，金錢人數而外是否尙有更高尙重要之教育目的

，此則非吾目教育專家所願過問矣。故學校之人數愈多，而人格愈低，學校之經費愈增而學術思想之成績愈劣。民國十四年來教育所造就者何物，新紳閥新市儈新遊民而已，讀者有疑吾言乎，請一比較淸末與今日之教育狀況。

淸末二十年中政治之壓迫極重，而教育界之思想反極發達。教職員學生未嘗昌言干涉政治也，而犧牲生命從事革命者前撲後繼。政府未嘗許人民以思想自由也，而研究學問者各從所好獨立研究　絕不爲時尙利祿所支配。雖當時學者趨重政治問題，學術上之成績不多　然其任俠重廉恥崇實學之精神，則絕非今之教育界所能及也。因其努力政治，故卒有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幸革命告成而此製造革命之教育界反自身退化。爲國犧牲者旣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而俱去，革命成功者復從滿淸官僚之後而入政治之泥途。淸民之交學校多停頓，教育事業幾幾中斷，越一二年始漸漸恢復，而可謂美國式之教育遂由此輸入，此所謂美國式之教育，其實爲非律賓

式，或殖民地之教育。繼則提倡者，知菲律賓爲美屬地也，與其轉販，何如直接採辦？而中國之教育乃由菲律賓化變爲美化，卽今所盛行之新教育也，新教育之內容豐富，絕非一二書所能盡。然謂之美化實厚誣美國教育。竊以爲就新教育之精神與成績言，謂之美化毋寧謂之商化也，學校之成績惟賴報紙與印刷品之宣傳，此商業精神也。校長之人選以能否奔走官廳結交銀行募捐借款爲標準，此商業精神也。教授之去留以能否服從校長指揮，迎合校董心理，增加學校廣告作用爲定，此商業精神也。學生之成績在校以能供校長奔走在社會活動爲斷，畢業以就事遲速得薪多寡爲斷，此商業精神也。餘如房屋之建築粉飾書籍儀器之陳列購置，無不應用最新之廣告心理學，此商業精神也。歐戰以來中國之商業一落千丈，說者每歸咎於中國商業人格之缺乏，不謂當商業凋敝之秋而商道竟大行於教育界也。教育專家雖藉商道而大行其志，然而中國之學術與政治則反因教育昌明而益退步，此在教育專家

或視爲當然，然社會人士日以改革政治發達學術仰望於教育界者，恐不免有失望之感。今日政治之混亂其原因首在缺乏高潔之人格，而造成此高潔人格之責任，惟超然於利祿競爭之教育界能之。苟教育界亦惟勢利是逐，師徒日薫陶摔督拜金主義之中，風氣所趨不廉夫頑者鮮矣。故教育而知尙氣節，雖在淸末專制淫職之下而能產生創造共和之人物。教育而但重勢利，則雖以中華共和國之人民美洲共和國之學制，其結果亦但能產生新市儈新官僚新鄉愿而已。新教育不特不能改革政治，並不能產生學者，研究學術首貴獨立不羈。歐美大學之教授在社會視之殆如天人，以其備然物外獨往獨來，不受任何勢力之拘束，日惟以硏究講學爲事也。中國教授則何如？學校視之如雇工，學生視之如書匠，教授自視亦以粉筆黑板爲工具之苦工而已。待遇如此，安望其爲牛頓愷爾文倉姆士愛姆孫之流乎？故今之教育苟不改革，則中國之政治與學術，必皆商業化，昔人所鄙薄之市儈且將爲中國之惟一模範矣，國人

願改良政治昌明學術乎，請從教育革命始，惟民衆化與學者化之教育乃可產生高潔之公民與學者，國人幸勿以國家根本之教育，置諸一人一派之私囊也，。

整頓教風與整頓學風

曩與友人某君縱論最近中國知識界之新潮流，深佩國內教育名流，由提倡新文化運動，社會解放運動，平民教育，新學制，進而主張整頓學風，由提倡實用主義，職業教育，進而主張學校閉關主義之能識時務。某君獨慨然曰：「今之侈談整頓學風者，亦嘗思及整頓教風乎？己不正而欲正人，此殆師州官放火之故智，而不知謬種流傳，上行下效，其效果固如響斯應也。」余感其言之沉痛透澈，因歸而濡筆引伸其意。

今之學風，浮囂鄙陋，苟且依賴。勢利所在，甘爲私人之走狗，暴力可憑，汚辱師長如獄囚，認富貴爲道德，以諂媚爲才能。在校則百計獵學分，乞文憑。出校

則百計謀飯碗固地盤，而美其名曰奔走社會，注重職業。如此學風，久應整頓。豈特整頓，直須全部改造。吾人之持此論不自今日始。當杜威博士周遊全國，散佈新文化種子，人一主義，家一名流之時，已不避忌諱苦口言之矣。故言整頓學風，吾人首先贊同。特所應整頓者，何種學風？整頓之方法，又何如？則與時賢所見不能無異耳。學生入學校，其目的在求學，而求學之目的則在爲人。故求學與爲人初非兩事。大學之道，由明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其志願責任不可謂不宏大。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不聞以思出其位責之。當時之秀才與太學生其年齡學識皆遜於今之大學生，而其任重致遠宏毅如彼。今之大學生多有已過終軍請纓岳王殺賊之年者，朝出校門，夕爲人師，爲公僕，而其在校竟思想不能自主，行動需人監視，乃至區區請人講演之判別力亦無之。如此志行薄弱之大學生，豈特不配爲人？乃並不能求學。堂堂大學，有學生如此，其過不在學生，而在自命人師負百

年樹人大任之教職員——校董校長與一切教職員。教授在課堂所口授指劃者，課程也，智育也。學生在校中所耳濡目染者，教職員之言行也，德育也。今人知學生學業不良，責任師長，不知學生德行有虧，其責亦任師長。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亡狀，哭泣歲餘，竟以身殉。今之教職員聞學生之不幸而有得色，甚且乘其創痛之餘，爲劫持報復之計，何古今人之相去若是其遠耶。

今之學生誠不足語救國之道。學識淺薄，年齡幼稚，修養不足，故其氣浮而不實，暫而不久，非有年長學富德厚之教職員，以身作則爲之模範，不能成救國之材，勝建國之任。乃今之教職員，旣不以救國自任，復不能指導學生以救國之道，惟日日責學生不學救國，不善救國，豈能服學生之心，收德化之效？此輩不特不能以救國教人，乃並不能以求學教人。名教中自有樂趣，學術亦然。世固有學而忘國之學者，游心宇宙，遺世獨立，以真理爲生命，雖九死而無悔如蘇格拉底加里雷倭

其人者，其影響所及，亦足使頑夫廉，懦夫立，開天地之祕，立萬世之功。雖不知有國，而國實隱受其賜，然不可與今之藉提倡讀書求學以避禍飾惰或見好權要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國事之不可爲，誠非一舉手一投足所能奏效。以前之學生救國運動，或失之幼稚妄動，或不免爲人利用，皆有改絃更張之必要。然整頓之道，不在消極之禁止，而在積極之指導；不在一時之雷厲風行，而在平時之耳提面命；不在武力與威權，而在教職員自身之品學與感化力。教職員無利用學生自固地位之心迹，則學生必不能爲無理之要挾。教職員無不可告人之隱私，則學生必不致失其信仰之心。教職員苟與學生朝夕相處時時指導，則學生必無出其意料以外之行動。今之學校當局，一遇學潮，輒歸過於校外之講演者，其許人何太厚，而自許何太謙。果以教職員終年言行之感化，不敵校外人數小時講演之勢力，此種學校豈尚有存在之理由。稱

謂此種言論皆過甚其辭或神經過敏之談 。 校外講演人絕無若是之魔力，學生之思想亦絕不至若是之易於動搖。且往往甲校之所謂校外講演人，即爲乙校之教職員。一轉移間，勢力頓殊。豈眞一出校門聲價十倍。如窮鄉之土產，愈遠愈珍耶，甚願整頓學風之教職員，鼓起勇氣，努力爲師，勿徒恃保護政策，關閉主義爲約束學生言行之工具也。師道立，然後可進而言師嚴道尊。今師先無道，雖嚴而無物可尊。其不成師弟相欺，角智角力。如軍閥遞爲起伏之局面者鮮矣。昔年龔堯之書齋聯語曰：「不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爲世傳誦。此兩語實一果一因，惟自問不誤人子弟者，然後可責人以不敬師尊 ， 故欲整頓學風，當先從整頓教風始。

整頓教風之道如何？曰第一：爲師者當確立主張，予學生與社會以共見。欲爲學者，而同時不放棄國民之天職乎，則力學與救國當並重，摩頂放踵窮經苦讀，非

不能並立。顧炎武，黃黎洲，拉瓦謝，羅素輩可爲楷範。欲爲學而爲忘國之學者乎，則當屏絕一切無聊之奔競與周旋，埋首於書卷或實驗室中，真理所在，生死有所不計，富貴豈能移志，如哥波尼克，達爾文，王念孫，章實齋輩，皆足爲法。若終日徘徊岐路，既無救國之勇氣，更無爲學之決心，不能自立，不能教人。第二，當言行始終一致，不因人我利害而異。世風之壞，實由社會領袖不能堅苦卓絕，以氣節爲天下倡，徒以空言沽譽。今日人格教育，明日公民教育，而其結果則江河日下，愈趨愈劣，古人行不言之教。所過者化。故孟子謂『仁言不如仁聲』所以示實行感人之深也。又如同一軌外行動，有利於己，則獎其歐人。無利於己，則惡其救國。同一校外人講演，在我則呼朋引類，舖張廣告，藉名流以標榜，給學分以號召，在人則洪水猛獸，深閉固拒，私學校如臥榻，不容他人酣睡，視聽講同賣身，忠臣不事二君，如此教育造成之學生，將爲歲寒之松乎？抑偃風之草乎？不待百年

而後始知之也。第三：嘗以廉潔刻苦之生活，不屈不撓之氣節，立力學爲人之基礎。中國文人，往往晚節不終，今之學者，乃並中節無之。享用過於大賈，揮霍力追顯官，嗜好日多，氣節日少，有不可少之浪費，必有不得已之墮落，其結果則不勞而致多金，一身可兼數職。以過去之令名，爲坐食之資本，舉社會之付託，供個人之犧牲。所行如此，生徒之景仰其言行者，將成救國不廢力學之廣黎洲乎？抑成終身研究之達爾文乎？

嗚呼！人材破產，國事乃眞無望。以教育救國自命者，教育乃成此攏陞官發財之捷徑，苟安偸惰之護符。教育如此，他復何望？青年已毁，後起何人？主張整頓學風之教職員，其亦反躬自省，推己及人，謀所以根本改造教育之道乎？滄海橫流，危機四伏，死於不良之政治，死於武力之摧殘，死於惡思想之薰染，死於惡勢力之壓迫。哀此青年，所擢何事；世之爲父兄師長者，亦有念國事之日非，青年之無

告，起而努力頓整教風，改造教育，爲國家留一線生機，爲社會留一分正氣者乎？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全國教育會議以後

舉國注目的全國教育會議在論風汗雨中已經過十餘日的口舌奮鬥將近結束。在這十餘日的會場中所通過的議案應有盡有，確是不少。所有自古以來思想界打不清的官司，結不了的公案，在這次會議中都有相當的表演：如精神與物質的輕重，文言與白話的優劣，師範生與非師範生的教師資格問題，男女同學的問題等等，到會會員各本抱負，舊事重提。雄辯偉論，不但使會場生色，並且使會場增加熱量不少。在辯論的中間，各執一端，有時相持的是雙方，有時竟有三方之多。全部動員加入混戰，眞有『勝負不分，日色無光』的盛況。照惡戰的激昂態度看來，幾乎無從結束，然而經過表決之後大家服從多數，立時風平浪靜，又重現太平氣象。現在總

結起來，各會員的主張多少都得些紙上勝利，不久便要奏凱而回。

吳稚暉先生曾對我說：『中國人最喜歡爭條文，嚼字句，開會時一字不肯放過。會完了一切的責任也就完了。對於議案如何執行的下文，便絕對不再過問，其實一切條文皆有伸縮的餘地，何必苦爭。我們要攻擊孔二先生儘可以拿「肉不正不食」來說他暴殄天物，拿「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來說他有階級觀念，何必要通過甚麼「懲戒孔二先生的條例」呢』？我說議歸議，行歸行，議不管行，行不管議，正是中國人實行分工學說的最大成績。我也有好爭條文的毛病，所以吳先生常常拿上面一番話來勸戒我：但是「江山好改稟性難移」，所以至今我仍是參加條文戰爭的一名小卒。我以爲完全不管條文，執行便沒有公意的標準；完全不管執行，條文便成了畫餅充饑的八股。拿吳先生自己的哲學方式來說，便是「條文不可不爭，條文不可太爭」「執行不可太問，執行不可不問」，（附

註：吳先生常引八股先生所作「子食藷，不多食」的破題「神明不可不通，神明不可太通」）來做他所主張中庸之道的說明。（破題是根據朱註裏藷通神明的話）。

現在會議已將閉幕，我們對於條文的責任總算告一段落；但是黨部，政府，與社會對於這次會議的希望絕不止此。到會會員對於這次會議的責任也當然不隨會議閉幕而終了。許多代表不遠千里而來，全體會員與籌備會議的職員忙了十餘日，有的竟忙了一兩個月以上，不會休息。所爲何事？當然不僅是爲了做幾篇提案文章，出一身斯文大汗。我相信全體會員意見雖各有不同，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要從教育上實現三民主義。總理告訴我們，「知難行易」。所以教育是實現三民主義的惟一工具，完成國民革命的基本工作。但是有一點我們要千萬注意：惟有認淸教育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工具，然後教育纔有意義，纔有方針，纔有成功的可能。什麼「爲教育而教育」的玄話，教育神聖與教育獨立的高調，都應該擱起。現在和以後的教

育都是國民革命中一部份的工作——當然是最重要的一部份。但同時須認淸祇是其中的一部份，並須時時顧及政治軍事經濟家庭社會等其他各部份的狀況與需要，方不致成爲「閉門造車」「無所用之」的教育。

從這次所提出的議案來觀測，社會上對於教育經費的重要巳經十分明瞭。關於教育經費的議案有數十件之多。議決的辦法如實行起來，至少可籌一萬萬元以上的教育經費。本黨黨綱 寬籌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不久當然可以實現。只有一點似乎全體會議的會員與社會人士都不曾注意到，那便是教育經濟。辦學的成績不在錢用得多，而在用錢得當；不在學校辦得大，而在學校辦得好。我們教育界固然要爭經費，不能爲無米之炊；但是同時要知道這些經費都是窮苦農工血汗辛苦所換來的。假使我們拿了人民的血汗錢，不認眞地去教育他們的子弟，而只是浪費鋪張，甚至消納於「無何有之鄉」，我們便是學蠹，便是誤人子弟的社會寄生蟲，便是教

育經費獨立的罪人。最近我們比較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的預算決算，眞使我們十分慚愧。私立大學每年七八萬元的開支，可以造房屋買儀器，並且有很好的學生成績；許多公立大學每年幾十萬元，還日日吵窮，造房子要募捐，買儀器要額外籌款，並且學生的罷課鬧事還是家常便飯。這是我們爭教育經費的所當時時刻刻不可忘記的一件事。中國已經是一個家徒四壁的破落戶，然而還知道培植子弟是百年大計，不惜減衣縮食來供養西席老夫子。希望良師善誘，教養出佳子弟來，與家立業，再振家聲。我們假使能感覺到破落戶拿血汗儉衣食費請老師的苦心十分之一，我們教育的成績必比過去要增加十倍。從前縣官大堂上有十六個字，彷彿是「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我想教育家至少也應當時時有這種警告。這是我個人十年來從事教育事業的懺悔，請讀者恕我粗魯直率。因爲這次會議大家忘了教育經濟的重要，我便將許久悶在肚子的話寫出來作爲議案的補充，供會員與社會

的參考。

這次會議所通過的議案，雖不能完全是盡善盡美，切實可行；但其中大部份確是實施三民主義教育的適當方案。假使黨部政府與社會能切實執行，必能使國民革命的成功增加不少速率；但是如何能使黨部政府與社會來執行這些議決案，並且得到相當效果的重大責任，卻在散會後的會員身上。現在會議完了，會員也陸續要散，我十分誠懇地供獻四句話，作爲我個人送行的四件土儀：

(一)不要忘了我們教育的目的，是造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國民。

(二)努力實行這次會議的議決案，從本身本機關做起。不要犯了吳先生所說中國人只管議不管行的毛病。

(三)力爭教育經費，同時注意教育經濟。教育經濟公開，是教育經費獨立的一個自然保障。

（四）不要辜負黨部政府與全國民衆對我們的歡迎與期望。更不要辜負我們兩星期的辛苦與口舌。

十七，五，二八。

最不注意之工業教育

近十年來，工業與教育同受國人之重視，應運而起之職業教育，尤爲國人所歡迎贊助，是誠吾國革新之好現象。然於此澎湃全國之職業教育潮流中，獨遺爲數最多佔地位最重要之工人於化外，是雖工人之不幸，而亦工業與教育之不幸也。吾爲此言，非有所慊於職業教育，特欲國人於此最不注意之工業教育，加以研究耳。

工人與教育

吾國今日非無工業教育也。由小學以至于大學，皆有特設工科以工業知識授學生者。然其數極少，其效極微，而大多數之貧苦子弟，爲生計所迫，未得入學校之

門，已執業于工廠矣。吾國人口估計約三百四十餘兆。據第三次農商統計，此三百四十餘兆中，工人佔十五兆有餘，其中執業工廠者，不過六十二萬餘人，餘皆從事於舊式工業。吾國統計事業，極爲簡陋，全國工人之數，當不止此。然即就此十五兆而論，其中得受國民教育者幾人？得受工業教育者又幾人？據第二次教育統計（民國二年調查，此從支那年鑑摘錄）全國學生之數，不過三兆六十四萬人，其各級分配與各級中之工業學生數列下表。

學校等級	學生數	本級中工業學生
小學	三，四八五，八〇七	五，四五五
中學	一一七，三一三	三，四四二
專門	三六，一一二	二，三九四
大學	三，九六四	一七五
總數	三，六四三，二〇六	一一，四六六

以十五兆工人之國家，得受工業教育者，每年不過一萬餘人，此一萬餘人，大率皆出溫飽之家，雖習工業，未必眞從事工業；而彼十五兆爲饑寒迫而工作者，於其相依爲命之職業，竟無稍事預備之機會。工窳陋則出品安得精良？成本安得輕減？直接受其影響者，工人自身與工業，而間接受其影響者，則全國之人也。更就教育一方面言，此十五兆之工人，既不識不知，其家族子女；當然亦無受教育之機會，不明經濟之淺理，國家之大勢，無生活教養之常識，與正當之娛樂。其影響所及：從積極言，聚無教育之民，必不能成富強之國，而種且日以退化；從消極言，生活艱難，則無生趣，怨恨之心以生，墮落之行不免，一旦有事，或且流於盜賊過激之途，其影響不僅及於工人自身也。

工人教育不可忽之理由

以上僅泛言工人教育之重要。今更就其大者分論之。

(一)工人教育與國家經濟　美耶魯大學費許雅氏(Irving Fisher)嘗估計其國勞動界腦力體力之價值，謂在三千億金元左右($250,000,000,000,— $300,000,000,000,)。吾國人口約四倍之，則其價值當在一萬二千億金元以上矣。有富源如許之鉅，而不謀發展，其愚已甚。而況開闢其他一切物質富源，又必須藉此勞動之富源以爲工具耶？今人皆知貨棄于地爲可惜，而不知力藏于身與不善用力，實爲一切不經濟之源也。

(二)工人教育與工業經濟　舊家庭中有最愚昧無理之格言，曰：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幸今之資本家與管理人，對於工人亦往往持同一之論調，以爲工人無知識便佳。其稍明瞭者，則曰工人但有職業知識足矣。不知工人無知識者，必無獨立自治之能力，創造進取之志願。因陋就簡，苟且圖存，工廠之生產力必爲之減。資本家

以爲工人無知識，則出賤値可得低廉之工力，實則所得工作之優劣每與其所出工資成正比例。更進一層，則專有職業知識而無常識教育，（卽國民教育）亦不能成良好工人。必先爲良好國民，然後乃可爲良好工人。凡有工廠經驗者，當知無理肇事煽亂刁頑之工人與工頭，常爲精予藝而不明事理者。歐美工廠經數十年之經驗，於此點今已大明。故英有工人教育協會之組織，美之五金工業協會，且設工業教育委員會從事調査，與實施關於該業工人之教育事業，他業亦然。以英美國力之富強，教育之普及，與工業之發達，尙以工人之教育爲未足，而力求進步。吾人反躬自省，亦可以興矣。

（三）工人教育與社會問題　今之反對工人教育者，往往藉口於工人知識若開，則社會革命與同盟罷工之事必益多。不知愚民之術，今日已無用武之地。工人更不待教育，始能爲社會革命同盟罷工也。就各國之經驗言，工人之智識程度愈高者，

其國之階級競爭之態度與手段亦愈和平。工人之平均知識以英爲最高，俄爲最低。世界各國不識字之人，亦以俄爲最多，歐美各國工業不發達，亦以俄爲最，然而波而雪苑克之誅戮，不見於英美，而見於黑暗之俄。雖其中原因複雜，俄富豪官吏之愚民政策，要爲其一大原因也。英之社會德謨克拉西較普及，談社會主義者，亦主張最和平之基爾特主義。故欲免階級衝突，莫如普及工人教育，增加工人之生活能力。所入豐，衣食足，則怨恨自少，見理明，思想高，必不盲從，必不肯爲無謂之犧牲。卽就主張社會主義，提倡勞働神聖者言，亦當以工人教育爲入手之第一着。世界有反對強權與專制之利器，莫過於知識。有知識，雖孤立，非理有所不屈；無知識，雖集大羣，不免盲從與烏合之譏。天下絕無被動成功之革命，聚全國之聰明才智，爲工人謀，莫如工人之自謀。此理今日主張民族自決者，已熟言之。英教育界，與一九一七年組織世界成人教育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Adrnt Education）

，從事普及科學農工商業，文學美術音樂之知識於勞働界，同時得工業界與基爾特主義派之贊助。可知普及工人教育，于資本家及勞働界，皆有利無害也。

普及工人教育之方法

處今日民窮財盡之時，國立各學校之經費，且無從出，遑有餘力，顧此不急之工人教育。故以普及工人教育，責之政府，無望也。即在歐美諸國，肩工人教育之責者，亦不盡在國家，工業界所負之責任，實視國家爲重大，良以工人與工業有切膚之關係也。責工業界以資助國民教育經費，工業界未必肯任；若出資以訓練其本廠之工人，則凡具有遠大眼光之資本家，必願爲之，此可爲樂觀者也。

一工廠之工作，無論若何簡單，其新招之工人，必經過若干時期之訓練。其訓練之方法，雖各不同，然必受金錢與時間之損失則一也。苟一業中各工廠能合其訓

練新工人之金錢，而爲協力合作大規模有統系之工人教育、職業知識，與國民常識並授。則各廠之所費不增，或雖增亦甚微，而工業由此得良好之工人，社會由此得良好之國民，一舉而二善備焉。

尋常工業界訓練工人之法，要不外下列五種制度。

（一）習徒

（二）工頭訓練

（三）職業學校或補習學校

（四）廠中特設訓練班

（五）入廠學校

（一）習徒制度，無論中外，在歷史上爲最早之方法。今日中國尤在盛行時代，雖新式之工廠往往仍藉此爲訓練新工人之方法。歐美諸國，雖亦未盡絕迹。惟多數

工業家，皆病其陳舊，不適用於今日。習徒制度之大弊，在施教無統系，全憑學者之嘗試經驗，時期既久，而成績仍未必優。蓋多數之工廠情形絕不適於訓練，而普通精巧之工匠，又未必賦有教授之能力。其甚者減少工廠之效率，荒誤青年之光陰，不足爲法也。

（二）工頭訓練制度，以新招之工人，直接交於用此工人之工頭，此後新工人之成敗，全由其工頭負責。此法在新式工廠中行之最廣，其弊在工頭既須負其所管廠部之技術全責，必無餘暇從事於教育新工人。況爲工頭者，未必爲良師，往往因一己之成見，武斷新工人之優劣，甚者竟與新工人以難堪。此「工頭專制」說所由以起，亦工頭訓練制弱點之所在也。科學的工廠管理法，最重分工，工頭以技師而兼教師，實與最新之管理學理相背，安能得良好之結果？

（三）職業學校，或補習學校之訓練方法，當然較上述兩種爲佳。普通職業學

校，往往蹈不切實用以偏重手藝之弊。職業教育所以異於普通教育者，即在職業教育以職業與教育二者爲其目的，故其教師必以精於工業技術與經驗，而又了解工業經濟，製造方法，與教授法者爲之。蓋惟於一業著有成效之人，乃可示人以所業之要點與迷途。今之職業學校，多有取上級職業學校之卒業生，以爲教師者。從書本而習職業，終不若從實地經驗之直接切用也。更有一極大之困難，不易免除者，即職業學校因所收多貧寒子弟，大率不取學費，或且供其食宿，故其經費不得不依賴學生之出品。以學校之有限設備，與學生之短促時間，欲與中外工廠爲市場之競爭，勢不得不專注力於少數簡單之製造，以求易精，其結果則學生之所得常爲偏而不全之職業訓練，一旦入工業界，不免有柄鑿倜促之感。雖然，上述兩點，非職業學校固有之弱點也。苟經費充裕，措施適宜，則皆可免去。又職業學校所收多爲學年兒童，故修業時期不妨較長。若爲成年工人，則計劃又不得不變更矣。

(四)廠中特設訓練班者，於廠中任專家爲教師，廠中各種製造，皆有一定之訓練課程。新工人入廠，由教師指導，經過各種訓練課程。此制惟大廠能行。美之奇異廠與韋斯丁好濕斯廠美利堅電話公司皆行之。但在中國能行此制之廠，恐爲數甚少。

(五)入廠學校，爲歐戰中美國設立之新制度，以補救工人缺乏之困難者。其目的在於短少時期中，使工人得應用之技能。凡工廠中之新工人，皆先送入此校，定其是否與所欲執之業相宜，然後施以嚴猛之訓練，至能獨立工作爲止。其修業時期視工人之天資原有之工業經驗，與所習之業而定。此制之成績頗佳，故戰後仍有存者。然戰爭中之製造，類皆標準的軍用品，其規模復甚大，故一廠或數廠可有專門之預備學校。若在今日，絕非少數工廠所能支持也。

以上五制，一與二既不適於今日，四又非普通工廠力所能辦。爲訓練新工人與改良舊工人計，莫如合三五兩制，參以英成人教育會之主張，而定一成人工業教育計劃，以求適合於中國今日之工業需要。此計劃之要點如下：

（一）成人工業教育之目的有二：1.與新工人以應用技能與國民常識。2.增進舊工人之工作效率與國民常識。

（二）施行上述教育之機關，爲成人工業學校。

（三）成人工業學校由各工業之同業公會組織之，其經費由業中各廠按雇用工人之多寡，比例分担。如一業之力不能獨辦一學校者，可與相近之業合辦之。

（四）成人工業學校之管理與教育政策，由同業公會公舉之委員會主持之。

（五）委員會之人物當有過多數爲本業專家，此外當至少有經濟學專家與教育專家各一人。

（六）成人工業學校當有普通練習應用之機械設備。其特別貴重之機器，得至相當之工廠實習。

（七）學校授課，分日晚兩班。新工人在日間上課，每日至少八小課時課程，舊工人在晚間上課，每日約二小時。

（八）學校之學生先儘同業各廠保送，不足再向社會招生，惟不得過本業需求之最大限度。

（九）新工人以習成完全技能為卒業，期限無定。

（十）執有學校之卒業證書者，在同業工廠中，得免練習，與習成之工人同等待遇。

（十一）舊工人之上課，由本人自願。所習之學程亦完全自選。惟其成績當送其本廠備案，以為加薪升級之參考。

(十二)學校中當按期授工人以正當娛樂之方法與技能。

(十三)工廠中之工作兒童，其工作時間宜較成年者爲少，其所少之時間當強迫之使入工業學校肄業。

(十四)凡設立此種學校之同業，皆當設法減其工作之時間至每日九時以下。

(十五)學校教師當按期至各廠與工人家庭調查工業及生活狀況，及講演經濟學社會學與生活常識及時局問題等，（此與英大學教授之工廠地點巡行授課辦法相似。）

進行上應討論之問題

上述計劃對於來學之舊工人不用強迫方法者，蓋欲以此試驗教授之成績也。爲初辦計，工廠中似宜定一奬勵求學辦法以爲提倡。此計劃中最大困難乃在縮短工廠

之工作時間。吾國工廠習於長時間之工作，以爲工作時間若減，則出產必少，營業必受影響，此實不明人體工作之源理也。工人之精力有限，能作九小時工者，強以十二小時，則不得不敷衍，其成績未必遂多於九小時。然而工廠之一切設備，與管理者之時間精力，皆多三少時之消耗矣。故爲經濟與效率計，與其長時間，不如輪班工作。此中利害非本篇所欲論。特欲爲吾國工業家告者，吾國工業果欲與世界競爭，必自增進工人之能力與健強工人之體質始，絕非僅犧牲工人長日之血汗與光陰所能制勝。其次之困難則爲教師人材，教授工人不能僅賴課本與講義，以工人中多不識字者，故必全憑講演以引起聽者之興趣。此種教法雖異於尋常，然在學問充足之教師不難辦到也。英立佛頗大學教授羅克斯卑爲余言，渠曾以二年課程之大學地理授工人，其中且有不能寫讀者，所得成績甚佳。其教法先由教師略講一課大意，然後就各工人之本身經驗，發揮引證，既易了解，興趣復濃，故工人樂聽。此法所

費時間雖較長，然純由工人自動，成績或視讀死書者爲佳。要之造成工廠中良好工人與良好國民，實爲工業界之天職，今日實業鉅子出資與學者時有所聞，教育社會之青年與教育工廠中之工人，其利益與重要均也。況以一工廠之贏利，教育爲本廠出力之工人，在情理上尤爲順合。吾人於教育問題，多偏重未來，而忽視現在。教育今日之青年，收效當在一二十年後，教育今日之工人，收效即在目前。果使工人教育普及，則渥温（Robert Owen）之自治工廠，摩呂斯（W. Morris）之文雅工人不難實現於中國。吾方夢此境，亦願吾國之工業家同爲此夢。語云有志者事竟成，是在吾工業先覺與教育專家之努力爲之耳。

工程教育（爲教育辭典作）

工程教育，本爲西方文化之產物。中國雖自古卽有工程建築，其成績不特可與西方民族相頡頏，有時或且駕而上之。惟此種工程，僅爲藝術的，而非科學的。其傳授方法，全恃藝徒制度與十八世紀以前之歐美相似，無所謂工程教育也。

一・史略　歐美之有工程教育，亦爲近百年事。百年以前不特無工程教育；乃並近世，所謂「工程師」亦無之。工程師一名詞，惟用之於軍事中之工兵。自英人瓦特（James Watt）等之四大發明出現，改造世界之工業革命隨之，近世所謂工程師，始應運而生。其始僅有民用「工程師」（Civil Engineer），，因尋常之工程師悉爲軍用，故加民用以別之。最初之民用工程師，兼業一切工程事業，及工程學進

步日趨專門分工之途，乃有機械，化學，鑛冶，衛生，電機等工程師。而最初之民用工程師，遂專管土木工程矣。

十八世紀，工程發明，雖已肇其端，而工程教育則尙爲人所夢想不及。工程理論，爲大學之科學教授，與少數天才發明家之專利品。工程之實用，與傳習，則委之於普通之工匠。十九世紀初葉，社會先覺者，感於機械應用之廣，與工程人材訓練之難，始漸有設立專授工程教育之學校者。美爲工程教育之先進，其最早之工業學校，崙司來雅工業專門學校，（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至一九二四年始成立。當工程教育幼稚時代，工程學生雖同受大學教育，常爲文科學生所不齒，以爲不足與斯文爲伍。社會人士，復以爲工程學生，所習爲貿利技術，不當如習科學文學者，耗費公共教育稅帑。近數十年來，工程教育之成績，與進步，已使舉世人類公認其價值與需要，惟文科輕視工科之風，則至今尙有餘韻。

中國工程教育，萌芽於十九世紀末葉，（同光之交）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曾國藩在上海江南製造局內，設機器學堂。十年（一八七一）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派幼童赴美肄習技藝。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盛宣懷奏請就博文書院房屋辦頭等二等學堂，造就製造人材。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張之洞在鄂設工業學堂。是爲清政府因軍事工業失敗而漸重工程教育之始。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欽定學堂章程，頒佈高等學堂，政藝並重，大學堂分科，工藝爲七科之一。其後經孫家鼐張百熙張之洞會同釐定，設高等中等及初等實業學堂，及實業補習學堂，與藝徒學堂。實業學堂，分農業，工業，商業，商船四種。今日國內負盛名之工程學校，皆於此時成立。如北洋大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唐山路鑛學校南洋大學（舊名南洋公學及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均成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此外繼此而成者，則有京師大學工科，山西大學工科，上海同濟醫工學校之類。故

在二十世紀之最初十二年，（由光緒二十八年至清末，）為中國工程教育時代。民國成立以後，學制雖多變更，改高等實業學堂為專門學校，許工科大學，為單科大學。而實際之工程教育，則因政治軍事之紛擾，竟無發展。今日設備優良，校舍宏大之工科大學，固仍是清代之遺產也。民國六年以後，國內提倡職業教育之風大盛，十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新學制，去實業教育而代以職業教育，其影響則高等師範及中學校，均有農工商科之設立。今則此風漸衰。以其不屬於工程教育範圍，故從略。

二・性質　工程教育之目的，亦隨時代而異。其始但求造成技術人材，故所講習皆為與工程直接有關之學，其單純幼稚去藝徒教育僅一間耳。其後應用科學日漸進步，工程教育中之理論方面，亦逐漸增加。最近二十年來，更因工程師，亦為國家與社會之一份子，於支配土木機械而外，尚負有為人之責任，故有工程師社會

化之呼聲。簡括言之，工程教育，應包括：（一）普通教育，注重基本科學與人格修養，（二）專門訓練，注重專門學識與實地經驗；（三）工程研究，注重獨立探討與創造能力。

今日歐美之工程教育，欲求其兼顧上述三方面，皆臻完善者，實不易多覯。窮困幼稚之中國工程教育，更不足以語此矣。工程學生應有充分之文雅訓練，此爲一般批評工程學生窄陋鄙俗者之呼聲。十數年前，美國許多大學，皆有文工並讀之六年課程。凡選讀此種課程者，六年中可盡讀文工兩科之必修，與選修學程，而得工學士，與文學士之兩學位。此制創立雖久學者多病，其年限過多，棄不肯習。去年（一九二五年）美潘錫凡尼耶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復有以尋四學年畢修從前六學年文工兩科聯修學程之制度。依此制入工科之學生，須先有兩年之普通大學訓練。其所修學程中僅一部份爲規定者。入工科後，再以兩年專注於

所選專門工程（如機械土木之類）之基本重要學程。主張此制者，以為如此可予工程學生以廣博之觀察，從容之選擇，而無延長年限之弊。惟此制方試辦；成績殊難言也。

謀解決第二問題，使工程學生之專門學識，與實地經驗並進，則有美辟芷倭大學（Universiry of Pitlsburgh）之合作制。（Co-operative Plan）依此制第一年與第四年之工程學生，完全居校上課，第二年與第三年之學生，時間則分為每期三個月之若干時期，輪流居校住廠。例如第一年生至年終時，一班分為甲乙兩組：甲組第二年第一期，（三個月）居校上課，則乙組同時即駐廠（校外之大規模工廠）實習。至第二期，則甲乙組互易其位。此制創於一九一七年，頗著成效。惟學校去工廠太遠者，似不易行。且有以學生在校，應專力於理論，不必過重實驗，而根本懷疑此制者。

至解決第三問題則更不易。工程研究，需費較純粹科學爲多，且其性質，更不似純粹科學之但求質最變化，不妨以小規模爲之。故工程研究，非財力宏厚之大學，不易進行，普通大學，苟無政府與工廠之援助，絕無實現工程研究之餘地。

中國今日工程教育　對於以上三問題，固無力解決，卽眼前之維持現狀，整頓學程，亦至不易。多數之學校，皆多而不精，雜而無用，於爲人處世之道，更絕少顧及。此雖爲中國今日教育之通病，不能獨責工程教育，然亦負工程教育者，所當注意也。

紗業恐慌之分析（十三年作）

一緒言． 中國之紗業，在歐戰時期，爲厚利時代。（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歐戰後，至一九二一年，爲維持時代。至最近兩年，則爲恐慌時代。說者以爲盛極必衰，乃有此恐慌，實則不善處泰，乃生否境，不得完全委之氣運也。

（二）紗業之進步。 一九一一年全國紗廠之錠子數，八十三萬枚；一九一六年達一百十四萬枚；一九一八年，一百四十七萬枚；至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已達三百萬枚。

就資產一方面言。一九一七年全國紗廠約値三千萬兩，而今年之總値則在一萬萬兩以上矣．六年之間，約增三倍餘。

(三)恐慌之原因・　甲　近因・　1.金價過高・歐戰中紗廠獲利，皆謀擴張。紛紛購機建廠，其預算皆照當時之金價。歐戰既停，金價驟高，遂不能應付。 2.機器遲到；然使所訂機器，按時運到，尚可出貨應市，以利週轉；不意歐戰後，各國皆謀發展實業，機器遂有求過於供之現象。至最近兩年，機器到而棉紗市面已一落千丈，無利可言。 3.政局不甯：內地商業大受打擊，銷路益感。 4.花價，紗價，皆受操縱。自有交易所以來，花紗之價，皆受奸商操縱，外商更有處心積慮，以破壞中國紗業者，遂有今日花貴紗賤之現象。(觀於近年出口棉花之日增與日本紗地位之堅定可知)。 乙・遠因。(根本原因) 1.投機影響。 民國九十兩年之交易所狂熱，紗業中人多被傳染，因而損傷元氣者不少。 2.發展過度，紗業惑於歐戰暫時之利，而極力擴張，舉所有之準備金，與流動資本，皆用之於購機建屋，故一遇風波，遂捉襟見肘。 3.紅利分配過多，當紗業盛時，餘利儘量發出，公司之元

氣大損，而股東之投機力，反因而增加。（民九十之投機熱大半由於投資者之樂觀心理釀成，若在今日絕無應者。）4.成本過高。中國紗業在歐戰時之獲利，完全由於西廠停頓，求過於供。及外廠恢復原狀，競爭日烈，而中國紗之末運至矣。試思當中國紗業恐慌之日，日本國內紗廠方倍其設備以免夜工之苦，中國花且紛紛出口。（供他國之原料）而上海英日等國之紗廠尚能獲利，則此次恐慌之不盡由金融受困明矣。成本過多與管理未精，實爲中國紗廠（他種廠亦然）之致命傷！5.原料缺乏：近年棉花受颶風之損害，收成皆大減，又爲外商吸引出口，故益形缺乏。

（四）補救之策，綜上述諸因，自以資金缺乏與原料不足及太貴爲眼前最重要之原因。故紗廠聯合會主張，1.發行三千萬兩之棉業公債，及2.禁棉出口，兩策以爲補救。然第一策旣因不能得政府擔保而止，第二策又因各國公使之干涉而取消。

居弱國而與實業，其難如此，政治與實業之關係，固如是其密切也。政府與法令既不可以恃，則救濟之道，惟有從社會及實業方面求之矣。茲以所主張者分述如下。

1.救濟金融，　分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外宜向中外銀行團，爲實業借貸，以資產作担保品，由債權團組織監督會計委員會，供給機器之廠，亦得以未付機價作借款加入債權團。對內則宜添招優先股（美國式者一種變相之債票）先招集股東會，以與衆和盤托出，詳陳利害以求股東之購買•此兩策雖似老生常談，然捨此無他途。苟力行之，必可見效。以其爲不可必得之空想，不如足踏實地，從近處着力也。

2.救濟原料，　宜力謀花紗兩業之互助，其策亦分兩種。一由紗廠與植棉者爲直接之互助，如互相投資，（對大農）或單方資助，如指導借貸及按供花之多寡年終給以紅利。（對大農小農皆可行）一由紗廠與花商互助，如互相投資，及按每年

供花數量酌量分紅之類。大抵原料之困難，仍由於資本之不足，果能按時進棉，爲一年之準備。（絲廠頗多行之者，今年絲業恐慌，其不受動搖者，類皆早儲原料之廠。）則必不受花商居間之操縱，與市面上落之損失。此外如整頓交易所，亦可調劑原料之多寡。如西國之雙方保險，足爲紗業之保障，而中國之交易所則尙不足語此。

3. 減輕成本，　中國紗廠之機器與工人，管理皆未盡善，故雖長時間工作而效率甚微。成本會計制度，更絕無僅有。欲求根本救濟，宜請專家組織改良管理及製造委員會。一方調查國內東西各廠之成績，一方研究本國紗廠之改良。由調查而比較，由比較而改良，其事不難，其效則至大。

4. 結論，　以上所言，僅爲不成熟之意見，至具體計劃，仍有賴於銀行界及花紗業與工商學專家之合力研究。惟作者敢正告國人曰：紗業爲中國新工業中之最有

希望者；其失敗也，直接受其影響者，爲二百萬之工人及其家屬，間接受其影響者，則爲全國社會之經濟與實業之前途。吾人日日言自治，一紗業之恐慌，且須乞靈政府而不思自救，將何以自解哉！

貧乏與勞動

自十七世以還，世界之物質文明日益進步，而產生此物質文明之重要份子——勞動界——之生活反日見困難，各國貧民之數不見減而反增，悲觀派之經濟學家如馬爾薩斯之流遂有人口增加超過食物供給之人口學說。十九世紀社會改革家之所呼籲，經濟學家之所研究，實皆以此勞動界報施之不得其平爲中心點。篤信馬氏說者則以土地有限人口過量爲勞動困苦之大因，如約翰密爾(JohnS.Mill)謂『每一新生之人有兩新手一新口，然以此兩新手供給一新口之工作機會則日難。』其說就現狀言，則是，若以爲貧乏之所由起，則不免倒果爲因。一八八〇年亨利喬治(Henry George)著『進化與貧乏』則歸罪於地主之不勞而穫，遂有單一稅之主張。其說失

之太簡，要爲探本之論。此外理論甚多，求其折中彙顯者，當推近代英經濟學家約翰霍白森(John A. Hobsen)之言。

霍氏謂『近世物質進步』所以不能增善勞動之境遇者，實以機器與大規模製造之利益，惟高等工匠尙能沾潤，至血汗制之工人與普通勞動者實無所益，蓋工人因製造方法進步所得之利益實與其進項高出生活費之多寡成比例。其理由有三：(一)供過於求之工人，物價減其工資亦隨之而減，尤以血汗制下之工人爲甚。偶有例外，大低屬於高等工人，或受社會與論之影響。高等工人之競爭較少，且能團結以謀抵抗減少工資，故其地位較爲穩固。(二)下等工人之銷耗品如衣食住之類多不受製造改良之影響，惟娛樂品與奢侈品受影響最大，然此類物品惟優俸之工匠乃能享用之。(三)高等工匠工資多而工作時間短，下等工人工資少而工作時間反長。善用錢與善享受，皆惟多暇者能之。不僅此也，製造改良之利益不盡由競爭而歸於社會，其

因亦有二：(一)專利製造之高贏利，(二)商業銷售之人數增多。由前之說歸於資本家之私囊，由後之說利歸於中間人之中飽，故不特工人不能享物質進步之益，即社會之能得其實惠者，亦僅少數人而已。霍氏持論公允翔實，不作社會主義之論調，而其勢力則遠過之。

勞動生活與物質進步之關係既背道而馳，推求其禍患之所在，共得三事，(一)貧乏，(二)低工資，(三)失業。此三害實爲勞動界之洪水猛獸，往往終身困頓於三害之中莫能自拔。三者之中以貧乏爲最重要，蓋後二者之影響仍以貧乏爲歸宿也。請專論貧乏。

貧乏之意義

貧乏之意義至不一。貧富爲相對之名稱。年進十萬者在千萬之富翁視之則爲貧

人，而在勞苦不能得餬口之貧者視之則爲神仙中人。俗諺有「他人乘轎我騎馬，回頭尚有行路人，」亦卽此意。尋常所謂貧乏實不僅此意，粗分之約有三意：(一)經濟不平等 (economic inequality) 是爲相對的貧乏。(二)經濟依賴 (economic dependency)，凡力不能完全自養者皆爲濟經依賴，惟亦有廣狹之分。廣義之經濟依賴包括依賴父兄丈夫之兒童與婦女，狹義者專指受公私慈善機關資助之貧民而言。(三)經濟不足 (destitution)，指收入不足維持適當之生活標準而言，其貧乏之程度介乎相對的貧乏與絕對的貧民之間。

第三種之貧乏關係社會經濟最大，以其所包括者爲社會上最勤儉而受飢寒困苦之勞人，惟其意義亦不易確定。如何始爲適當之生活標準，此則視各地各時各人而異。理想之標準當以能維持合於一時代文明程度之生活爲限，事實之標準則以一階級平均之物質享用爲準。理想之標準物質上應有維持個人及其家族經濟效率之衣

食住與防備疾病失業之保險，精神上應有增進教育享用藝術參預社交之機會。故嚴格言之，理想之標準失之過高，事實之標準失之過低，實際應用者自以調查之事實參以學理爲宜。茲以美國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各地根據調查所得家族預算之標準年費，列表(一)如下以供參考。

年號	地點	調查者	家族人數	標準年費	備註
1901	全美	美勞動局	4.88	$699.24	
1902	麻省	麻省勞動統計局	4.8	797.83	
1904	紐約城	R. Hunter	5.0	624	
1903-05	同上	Louise B. More	5.6	836.25	
1908	Fall River, Mass.	美勞動局	普通	731.99	

1909	紐約城	R. C. Chapin	5	825	
1913	南美	S. Nearing	5	700+100	所加100元爲大城之房租
	北美	S. Nearing		750+100	
1914	全美	J. H. Hollander	5	825	

以上之標準至不一，大約以八二五元爲維持經濟效率之理想標準，六〇〇元與七〇〇元爲普通之年費，六〇〇元以下則僅能餬口矣。以上調查最晚者亦在十年以前，戰前美之生活費每十年約增百分之二十，戰後所增更高，故就今日言，上述標準至少當在千元以上矣。一九一〇年之人口統計過半數之工人所得在六〇〇元以下，農夫之收入尤少，尼爾估計美國之勞動界至少三分之二處貧乏之境當不爲多。

英國之貧乏之調查

貧乏雖爲普通之現象而調查則至不易。人口調查已甚精密，然仍不偵查一國之貧乏之狀況，惟擇一城一市之小區域逐戶查其生活之程度乃可得之。英國之爲此類調查者一八八八年有波士（Charles Booth）之『倫敦之生活與勞動』（一八九二年出版，）一九〇一年鶯曲利（Seebohm Rowntree）之『約克貧乏研究』，一九〇七年有賀渥斯與威爾遜女士之西哈姆（West Ham）調查，一九一二年有鮑來（A. L. Bowley）之旅丁調查，及一九一三年之勞森頓渥靈頓與斯旦來（Northampton, Warrington, and Stanley）三城之調查。今以波士鶯曲利與鮑來之調查結果，分述於下：

波士之倫敦貧乏之調查分居民爲八等：（一）遊民，偶然工作之人與半罪人，（二）不常得業之人，工資僅能餬口且時時缺乏者（此類爲極貧，）（三）進款無恆者，（四）進款有恆而過低者（上兩類爲貧，）（五）有普通進款之恆業者（在貧乏界限以外，）（六）高等工匠，（七）抵級中流社會，（八）高級中流社會。波氏所謂『貧』

者每星期收入約在十八先令與二十一先令之間，粗能維持生活者。所謂極貧者其收入更在上述範圍以下，故其結果似失之過嚴，實際貧乏尚不止此。其結果及當時人口分配見下表：

倫敦人口之貧富分配

	人數	百分數	
A（最低）	36,610	.9	30.7
B（極貧）	316,834	7.5	
C、D（貧）	938,293	22.3	

階級	人數	百分比
E）（工人階級） F）（之寬裕者）	2,166,530	61.5 } 69.3
G）（中流以上） H）（之社會）	749,930	17.8 }
	4,209,170	100
慈善機關留養者	99,830	
倫敦總人口	4,309,000	

鮑曲利調查約克一一五六六家，約佔全人口三分之二。分貧乏為兩種，凡收入不足維持最低之生活效率者為頭等貧，凡收入苟非一部份用之他途（無論有益無益）

足以維持極低生活效率者爲次等貧。其所定一家五口之生活標準爲每星期二十一先令八角（約合美金五元二角五分）實過少，乘車閱報通信吸煙醫藥之費皆不可有，且不能一日歇工。據其調查之結果約克工人百分之四三。四食貧，佔全人口百分之二七。八四，其中頭等貧佔百分之九。九一，次等貧佔百分之一七。九三。

一九一二年鮑來在旅丁爲抽樣之統計調查，發現該地工人百分之二五至三十處貧乏之境，一九一三年更爲勞森頓，屋靈頓，斯坦來三城之調查。合四城總計，人口百分之十六以上處頭等貧之境況。鮑來估計全英之工人至少百分之三十爲頭等貧，亞旦姆斯(Adams)則謂英城市中約百分之三十食貧，其中收入因浪費而不足者佔百分之九，收入不足維持生活者佔百分之二十一。

以上爲貧乏之範圍，至貧乏之近因則各人調查詳略不同，今合列下表（二）以便比較。

以家數百分數（%）計

貧乏近因	約克	旅丁	倫敦
家長死亡	27%	14%	62.5%
家長老病	10	11	
家人過多（子女四人以上）	13	20	
業不恆有	3	4	22.5
失業	3	2	
有恆業工資不足	44	49	
習慣不良（如好酒遊蕩）			15.0
總計	100	100	100

鮑氏發現最貧者之家兒童少而老病者多，故貧乏之最大原因由於家長之死亡老病，次貧者之家兒童多而收入甚少，由於負擔過重，故貧乏非有一定不移之人家，實爲工人生活歷史中之各期現象。鮑氏謂勞動者之生命中有貧裕輪迴之五時代（三）：

一，幼孩生而貧乏，至其兄弟能助父養家爲止。（貧）約十四年。

二，十五至三十入廠工作足以自給至結婚止。（裕）約十五年。

三，娶妻生子，用費多而妻子不能傭賃，復陷貧境至子女能爲助之日止，由三十至四十餘歲。（貧）約十餘年。

四，子女長大能資助父母，復裕，至子女婚嫁自立或本人老病不能工作止。（裕）約十餘年。

五，暮年之困窮。（貧）約十餘年。

故工人之生命至少三分之二食貧，婦女則當其能生育之時期內皆處貧乏之境。生育期過，[illegible]日迫，又須食貧矣。

美國之貧乏之調查

美之貧乏調查以慈善機關之統計爲比較可靠。一八九一年伊利(R. T. Ely)根據此項紀載估計美國之貧民數約三百萬人，惟其所謂貧民專指受慈善機關資助者。一九〇四年亨德(R. Huntre)根據同一之統計估計美國貧民爲四百萬人。亨氏更進而估計貧乏之範圍，其所用之事實爲(一)貧民數，(二)普通災難，(三)被逐離屋之人數，(四)公家掩埋之死者，(五)不衞生之居屋，(六)癆病死者，(七)失業者，(八)或種事業中之意外失事。其結果美國之貧乏者在旺年(如一九〇三年)約估人口百分之十四以上，在惡年約百分之二十，人數在千萬以上。據帕

米利（Maurice Parmelee）之估計，一九一〇年受慈善機關輔助者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惟其中之眞正貧民（卽完全依慈善輔助爲生者）當不過一百萬人。亨德調查以後至今無更精密之統計可供估計，惟就財富之分配觀察亦可得其大概。一九一五年美國工業關係委員會報告美國財富之分配，佔全人口百分之二之富人有全財富百分之六十，佔全人口百分之三三之中流階級有全財富百分之三十五，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之貧人有全財產百分之五。易言之，人數不足二百萬之富人所佔財富較其餘九千萬人之所有倘多百分之二十。平均國富每人約在一九六五金元以上（一九一二年國富爲一八七〇萬萬金元，人口爲一〇五，六八三，〇〇〇人），而實際貧人之財產平均不足四百元，一大富翁之每年收入約十萬萬，足抵二百五十萬貧人之產，國中貧乏之範圍由此亦可見一斑矣。

貧乏之近因當以溫那（A. G. Warner）爲鮑耿廓兒紐海貢，紐約，波士頓四城

慈善社會所搜集之統計爲可靠（約在一九〇五年），今錄如下：

近因	貧乏者百分數				備註
好酒	15.30	25	（失德）	100%	第一行總數不等於一百分因其中尚多遺漏也
無恆，惰	7.51				
無業	23.16	72	（不幸）		
有業收入不足	6.51				
死病	22.27				
老	4.00				
	3		（其他原因）		

據濮氏之觀察貧人可分三類：（一）最貧者人數最少，大抵因老病死酒等致貧

。(二)次貧者人數最多，因失業，無恆業，收入不足或家累過重而貧。(三)三等貧人數亦多，此類收入本足用，因浪費於煙酒及其他嗜好致貧者。

中國之貧乏狀況

中國之貧爲世界所公認。政府以借債爲生，社會則恃賑濟得衣食，典押爲最雄厚之實業，乞丐爲正當之營生，盜賊土匪水旱瘟疫娼妓拐騙更爲新聞紙所不絕書，是中國教育政權雖未普及，而貧乏則固普及矣。然究竟貧至何種程度，則無人能言。全國人口且無正式之統計，遑言貧乏之調查，今就所知分貧民與貧乏之兩者言之。

(一)貧民。　各省中惟民國五年山西省有社會統計之編製，其用意在表彰山西之政績，恐不免粉飾富庶。玆摘錄其大要以供參考。

山西分貧民為五等：（一）游民乞丐以乞討為生活者，（二）鰥寡孤獨無能力無資產者，（三）倘失所依及道旁演藝賣卜，叫賣零星物件，游方以生等無資產者，（四）隨時服役無一定之收入者，（五）有恆業而收入一年在五元以下者。就其總計，貧民約二五一五三八人，佔全省人口萬分之二十五（山西人口，一一，三八七，七三二），其中男佔百分之七五，女二五，分列各表如下：

（一）

等第	人數（百分數）
一	二一·六
二	三四·四
三	一一·八
四	二〇·二
五	一二·〇

	一〇〇

（二）職業	人數（百分數）
傭工	三四・七
隨時服役（無恆業）	三・八
雜業	五・七
無職業	五五・八
	一〇〇

就第二表觀之，則農工業之勞働者皆不在內。

（三）貧乏之近因	人數（百分數）
懶惰	一三・七五
病廢	一一・九〇

老弱	四四・七七
子女多	四・二六
失業	五・一五
無依	六・八七
用費無度	七・六八
其他	五・六二
	一〇〇

貧乏原因以老弱爲最大因，子女過多者僅百分之四・二六。常人多謂貧民多子，據山西貧民統計無子女者佔百分之七四，以年齡言百分之九八・五在二十以上，是可反證貧民多子之不合事實，大抵貧民有子易爲人注意，且出常人意料之外，故印象較深耳。

上述統計實過低，以美國之富，平均貧民尚在百分之一以上，山西乃僅萬分之二五，其不信明矣。華洋義賑會之貧民調查必較可靠，惜未公布耳。

(二)貧乏。　中國之貧乏更不易估計，今就少許之事實以為推測如下。(一)南京民國十一年之人口為三七三．五七六人其職業之分配為

職業	人數
議員	九二
官吏	三二八五
公吏	一三六一一
教員	一二六四
學生	二三二二三
僧侶教徒	一七二三
記者	一〇〇

律師	六九
醫生	三三九
穩婆	五二
農業	一八七四二
礦業	一九五
工業	五三六三七
商業	三一八八六
漁業	二六三五
無定名之業	四六四五二
無業	一七五二七一
	三七三五七六

假定其中農工礦漁及無定業者皆爲食貧者，商人之半及無業者十分之一亦爲食貧者，則南京之貧乏者常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二)北京人口約一百餘萬人，而人力車夫乃佔三十餘萬人，合之其他苦力則北京之貧乏當在百分之三十與四十之間。(三)中國之農工業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至少半數食貧，當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雖爲懸擬之估計，根據亦不可靠，然以之與英美貧乏佔百分之三十比較，恐尚失之太樂觀也。至精確調查惟有俟諸異日矣。

貧乏之根本原因與勞動問題

貧乏爲人類公有之兇患，無論國之貧富強弱皆不能免，而受其禍者以勞動界爲最甚；故去貧爲今日各國公有之問題。然貧乏之原因果安在乎？上列之近因中如老病，幼弱，嗜好不良，家人過多，皆爲致貧之由。然老幼何以不得其養，病弱何自

而生，此皆不能獨責貧者，社會與生產之組織皆不得辭其咎也。以終身勞苦之民不能養生送死，庇妻子，防疾病，今日之資本制度尙得謂之完全無缺乎。玆略舉各家之貧乏之學說於下，以資比較。

（一）社會主義者皆歸罪於資本制度之剝削勞動者，以爲『今日之制度不能供給勞動者以極粗陋之衣食住，以極大之困難加之謀生者，使其獲得所需，以後更不能享受生命之樂，……一方爲不勞者謀進款，增加專利，以添現佔經濟優勢者之勢力，更藉此以獎勵剝削。（四）』

（二）主張單稅制者則專歸罪於地主之剝削，其言曰：『欲求生產力增加而工資反趨極低限度僅足維持生活之原因乎？其故乃由於生產力增加而地租之增加更大，故生永久逼低工資之趨勢。』

（三）又有專以耗費爲貧乏之原因者，如韋塔斯之類。其言曰：『阻工人使不得

享較多之世界美物者，為資本食物與原料之昂貴稀少。改正此兩惡，吾輩人人皆可為助，但須節奢侈為合理之生活，以真實之需要為安樂之標準，無盲從鄰人之浪費無度而已(六)。

(四)佛蘭克爾(Lee K. Frankel)分貧乏原因為四種：(A)疾病，(B)工業低效，(C)勞動之剝削，(D)政府保護國民幸福之完備。

(五)又有視貧乏為社會之病象，以生物與社會並論者。韋白(S. and B. Webb)輩亦視為社會之病，但認為人類幸福之障礙，不認社會為生物的有機體(七)。

(六)其更為哲理的，則認貧乏為社會進化中之一現象，為物競天擇之自然結果，此說自有一部份之真理，若全信則又蹈自然統治派(普通譯重農派)之覆轍矣。

(七)凋那以無能總括美國貧乏之原因，謂貧者無工作有恆之能，無適應新環境之能，無節制嗜欲之能，以為貧者皆負應貧之責。其說頗近自然淘汰說，特更不激

底耳。

（八）霍白森則謂貧乏之兩大原因爲人力之荒廢與機會分配之不均。關於人力之荒廢，其言之大意曰：英國年產服務與貨品之價値約十八萬萬金鎊，比之以前似覺甚多，實則苟能善用現有生產力，結果遠不止此，今日之商業組織其遲鈍低效亦如之。其原因則1，資本之閒置，2，工人之失業輕用與誤用，3，事業之重復（與不必要），4，學識之不得應用（若科學可以改良農工業而不用）。若英能利用以上之荒廢，則生產將立增三四倍而人不加勞，何致更因不足而患貧。

關於機會分配之不均，霍氏以爲其害在生產力之荒廢與銷費力之分配不當。因主張1，土地之價値與應用歸民，2，大路線道電車道運河應公有，禁止運輸會議與把持交通，3，公共之信用與保險組織，4，教育自由，5，法律平等訟費歸公任，6，專利權或其他不平之限制與稅則，人民皆有權定之。

以上僅爲未來之青年計，救濟目前尙須厲行公家之慈善事業(八)。

結論

貧乏之原因雖言者不一，要不得不歸原於社會組織之不良。中國二千年來以安貧知命爲人生哲學，其結果則民窮國窮，因生活之困難道德隨之退化。苞苴公行，愛錢如命，自販夫走卒以至賢士大夫幾成通病。羅素謂中國人有三短：(一)貪婪，(二)懦怯，(三)寡情。(九)竊謂此三短皆長貧之結果，財不易得則貪，常有所求則懦「(爲無欲則剛」之反面)，勢利之念盛，傾軋之端多則寡情。而今之談改革者尙欲以中國淡泊之風救西方之失，誠自欺欺人矣。國無論中西，時無論今古，文化無論新舊，貧乏不可有則不易之論也。不求富則可，不去貧則不可。中國之資本制度尙幼稚，有改革之志者幸於去貧之道三致意焉！

(1)上表有Parmelee; Poverty and Social Progress, Chap. VII.摘錄。

(2)參考Bowley and Burnett-Hurst: Livelihood and Poverty, P 173.

(3)Seebohm Rowntree: Poverty, London, pp. 136-137.

(4)J. Ramsay Macdonal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pp. 77-78

(5)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p. 280.

(6)Hartley Withers: Poverty and Waste, pp. 176-177.

(7)S. and B. Webb: The Preventation of Destitution, Chap. II.

(8)J. A. Hobson: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pp. 162-174

(9)B.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p. 2213

詹天佑字眷誠，粤之南海人，淸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生，距英史第芬森始創機車四十七年。時歐美路政方興，中國猶閉關自守，於一切新潮流尙寂無所聞。詹氏幼年無異人處。淸同治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痛中外交涉之失，奏請於通商各省選聰穎子弟赴美留學，氏與頭班之選，隨總辦陳蘭彬入美，肄業威士哈吩小學，時年十二。越五年，入耶路大學習土木工程及鐵路專科。光緖七年卒業歸國，年二十二歲。旣歸，中國自建鐵路尙無萌芽，學無所用，政府因遣往福州船政學堂習駕駛，未幾改任揚威兵輪操練及船政局教員，蓋由路而航矣。値南皮張之洞督粤，識其才，聘任粤博學館及水陸師學堂教習，兼測繪海圖，如是者七年。

光緒十四年新會伍廷芳總辦津榆鐵路，始以氏爲工程師，所學至是乃得施展，自此任路事者三十餘年未嘗間輟，蘆榆關津內外萍醴新易潮汕諸路之成多得氏力。光緒二年十英國工程研究會聞其名舉爲會員。中國人得入此會者當以氏爲最早。當時中國鐵路多屬國有，非官莫能致用，故氏於光緒二十三年納粟爲光祿寺署正，越五年捐升同知，繼似辦路功累升至道員。

光緒三十一年中國自築京張鐵路之議興，氏不世之業亦於是乎始。先是京奉鐵路有餘利，中政府擬撥建京張。英人以爲京奉路實借英資而成，今以京奉餘利築路，宜由英工程師主持。然中政府已與俄人有長城迤北之鐵路不能由他國承辦之議，故俄使出而反對。兩國相持不下，中國不得已乃改爲自辦，且申言不借材他國，英俄始無異議。是年四月遂設局開辦，以陳昭常爲總辦，氏爲會辦兼總工程師。自中國與築鐵路以來華人爲總工程師者當以氏爲嚆矢。當時聞者多相驚笑，英人報章至

謂中國建築此路人才尚未誕生以相揶揄。氏既受外界激刺，益思勉將事，與工程員同操作研究，集思協力卒底於成。

路分三段建築，以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四日插標興工，次年八月十三日由柳村達南口路線竣工，是爲頭段工程。二段工程至三十四年九月始成。此段由南口達岔道城雖僅三十餘華里，然中經八達嶺居庸關，層巒峻嶺古稱天險，凡穿四峒始得通過，其最長者爲八達嶺山峒，約三千五百八十餘華尺，在萬里長城下，實爲全路工程之最艱者。是年總辦陳昭常擢任吉林巡撫，氏被任總辦，關冕鈞任會辦，至是工程與管理重責悉集於氏之一身矣。宣統元年五月第三段由岔道城達張家口路線竣工，八月十一日全路開車全線約長三百五十餘華里，凡歷四年乃成。原定每年經費一百三十餘兩以七年竟工，既開工兩年岑春煊任郵傳部尚書改限四年竣工，故後二年實兼程並進，工成如期而經費則仍原估未溢出。至今言中國鐵路建築最廉者仍當首推京

譽，其成績固不僅在工程上爲難能也。時成氏名大震，外人多遠道來觀讚爲偉業。時清廷有考察留學生回國成績之舉，學部薦氏爲第一人，特授工科進士，其聲譽之隆殆可想見。宣統二年七月政府舉行留學畢業生考試，氏爲主試官，一時新學進士多出氏門下。

是年九月郵傳部任氏爲廣東粵漢鐵路總理。未幾因爭川路天下騷然，武漢軍興，不數月清帝遜位，民國成立。其明年改用陽歷爲民國元年。七月間國事粗定，重振路政，興工粵漢之議復起，譚人鳳受命爲督辦，氏爲會辦。十一月交通部收川漢鐵路爲國有，設漢粵川總公所於漢口，仍以譚爲督辦，氏爲會辦。十二月譚辭職，黃興繼之，明年正月黃辭職岑春煊繼之，六月岑復辭職，交通部次長馮元鼎繼之。八閱月中督辦凡四易人，至是始稍定，復事籌備興工，八月湘鄂線之武昌鮎魚套首站開工。

是月氏念中國工程事業方在幼稚，宜有學會以謀規定工程營造制度研究工程學術進步，因發起聯合粵工程師會滬工學會路工同人共濟會為中華工程師學會會成，氏被舉為會長。

三年七月馮元鼎因病辭漢粵川鐵路督辦職，氏繼其任。粵漢川兩路自建議創辦以來八九年矣，鐵路專門人才得任幹辦實自氏始。然兩路工程浩大，時民國新立借款困難，十一月氏因定就款計工之策湘鄂線先：築武長（由武昌達長沙）一段，漢宜線先築漢皂（由漢口至皂市）一段，宜夔線停工。各路工程卒能於款絀之時繼續進行者，賴有此也。五年十二月香港大學嘉氏工程成績，以法學博士學位相贈。明年八月中德宣戰，退漢宜線總工程師德人，借款存柏林德華銀行者英金數十萬鎊悉不能提用。工程進行受一大挫，然猶勉力圖前，至九月間湘鄂線已達岳州，長百四十英里。岳州長沙之間八十六英里亦均設軌。惟岳州附近南津港堤工為洞庭湖水浸

激，成而復陷者屢，爲全線之梗耳。七年正月湘中軍事起，全路悉爲軍用，損失甚鉅。四月軍事粗定，重復興工，九月武長兩線工竣，接通長株線，共長二百五十八英里。

八年一月參預歐戰諸協約國以俄亂未已有共同管理俄國鐵路之議，會於海參崴哈爾濱。俄路多連中國邊境，朝野以國權所繫，僉謂非得名重中外者爲代表不足以折衝樽俎。交通部卒以氏爲中國技術代表，從衆望也。時當暮春，北地苦寒，冰雪載途，氏挺然登車，未嘗以一身安危爲慮也。初各國以吾易與，所謂共同管理者實不欲吾參預其間。氏力爭，中東路始有華工程師之立足地。國無實力，所得僅此，而氏已因是積勞成疾矣。去秋氏嘗罹寒疾，久始愈，譖氣大虧，至是復發，不能撐持，因乞假南旋就醫。四月二十日抵漢口，入仁濟醫院，二十四日竟以疾卒，年五十九歲。

氏口訥，拙於言辭，嘗謂當衆演說其艱乃視最難之山峒大橋工程爲甚。其對人談笑，一本自然，不事矯飾絕無驕矜之氣。性誠懇堅決，有所謂必底於成。御下以德感人，好奬掖後進，見人一長薦譽惟恐不及焉。其築京張路也，以身作則故得人心，不僅以學識勝人也。守巳勤樸，起居治事悉有定晷，數十年如一日。娶某氏生五子二女，伉儷間極篤，易簀之日，夫人已病不能與，聞耗一痛幾絕。

楊銓曰：綜氏一生未嘗離工程事業。其爲官前清不過郵傳部候補丞參、民國不過交通部技監無赫赫之位，炙手之勢，及其逝也，舉國識與不識咸與人亡國瘁之悲。嗚呼！其感人抑何深耶！夫以氏之學識經驗，使充其能，所成就者又豈僅京張數百里之路已哉。乃頻年干戈，政爭不已，卒至賫志以歿，不能如史第芬森瓦特輩目睹所業躋國富強，此豈個人之不幸哉，吾爲中國惜也。

婦女與家庭序

近來國人對於社會問題的興趣日漸濃厚，在許多社會運動呼聲中，「婦女解放」的聲浪最高。主張解放的男子與要求解放的婦女，所在都有。但是「什麽是婦女的束縛」？「應解放的又是什麽」？「解放以後的婦女向那裏去，幹什麽事」？這些疑問卻很少人能答。不明瞭婦女對文明的供獻與家庭在社會的功用，而盲目的提倡婦女解放，即使成功，社會上的痛苦未必因而減少。近二十年來女子教育不能說不進步，但是已受教育的女子有幾個能經濟獨立，能婚姻美滿，能家庭和樂！舊婦女固然是數千年中國貧弱退化之源，這茫無所歸的新婦女又焉知不爲將來社會之累呢。我們崇拜羨慕歐美的社會風俗婚姻制度，卻不知歐美人方痛心疾首於他們婚姻的流弊，社會的不良。鄙棄了家內的古董，去歡迎鄰舍的糟粕，結果只是變遷不能

當着進步。

我說這些話並非反對婦女解放，不過希望一切研究社會問題和主張婦女解放的人，在運動奮鬬之前，對於婦女的地位和心理，應先有充分的分析和了解。社會的婦女和家庭的婦女，似乎處於不並立的地位。新婦女不能不擔負社會的責任，而家庭又爲社會中不可少的單位，如何可以得兩全之道呢？現在一部份歐美和中國的時髦婦女，既不服務社會，更不盡力家庭。這種兩敗的解放，是謀社會改造者所當抱爲隱憂的。本書的著者馬勝博士，就是想解决這兩全問題的一人。馬氏爲現今美國一個著名通俗著作家，所著關於辦事效率成功方法者最多。本書對於理想方面不作高論，而於家庭及婦女的實際問題極能爲平情的論斷，有力的說明。不但可作研究社會問題者的參考書，並可爲進步家庭新婚夫婦的案頭修養讀品。高爾松高爾柏兩兄弟以譯本來向我要序，因將讀後的感想寫出，以當介紹。　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五卅慘案中的呼籲

——五卅慘案發生後，楊先生在滬主辦「民族日報」，一時成爲中國民族運動之唯一的理論指導機關。下列各篇，卽係楊先生當時在該報逐日發表之社論。

編者附誌

一　民國日報發刊詞

民族日報，何爲而作也？將以喚醒中國民族之自覺也。海通以來，中國民族之

地位日益墮落。其始也，屈於外人之武力；其繼也，屈於外人之外交；至最近之二十餘年，更屈於外人之經濟力。六十年來中國人民習受外人之汚辱蹂躪，亦幾自忘爲獨立自由之民矣。民國成立，稍稍有振拔之意，又爲袁氏之淫威所懾，重入睡鄉。在國人但求安然睡死，『壽終正寢』，於願已足。豈知彼帝國主義之列強方磨刀其旁，以大割爲快，絕不許吾人享此夢死之清福乎？卒也，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有日人之二十一條要求。國人經此一割，稍稍覺悟；然呼痛之聲未終，又沉沉入睡矣。至今年五月卅日南京路英捕房之槍聲起，全國人民始悟恍然大覺，奔走號呼，知吾人之生命賤於犬馬，吾國之地位低於印度埃及，卑賤至此，生不如死，因羣起而爲使障人權恢復國威之呼籲。其事雖晚，然苟由此努力，始終不懈，未始非中國民族之一線生機也。

嗚呼！『五卅』慘劇之死者，吾四萬萬被蹂躪壓迫同胞之先趨也，代表也。中國

何地不可爲南京路，中國何人敢自斷不爲南京路之犧牲者。今日舉國人民之尙能苟延殘喘者，非有法律與武力之保障，特就戮之時機未至耳！故今日之呼籲，非僅爲死者呼冤，實爲全中國人民之自救也。今者舉國方爲人道正義獨立自由而爭，十四年前激昂慷慨民族革命之精神復見於今日。吾人不敢必政府交涉之能得公道，然一民族之存亡惟在民族本身之自決。吾人而果不甘爲英日帝國主義者之奴隸牛馬乎？則由此發奮努力，對虐我之英日，實行經濟絕交，至死不懈；對誤我之政府，實行擴張民權，監督官吏。必使中華民國於最短時期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然後「五卅」慘劇中之死者爲不虛死，未死之中國國民爲不苟生。同人懼吾民族之善忘易睡也，因發刊斯報，欲以孫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爲國人之暮鼓晨鐘明燈木鐸。國魂未死，盍興乎來！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日）

二　八十五年來中國之大敵

今人讀歷史者以爲英人必爲高尙優美之民族，科學文藝無一不爲歐州之先進。讀擺倫雪萊之詩，馬柯來培根之文，牛頓達爾文之科學，無不生高山景仰之思。孰知此賢豪聖哲之子孫，末流所趨竟成盜賊哉。以產生擺倫牛頓之國家，而武裝強賣鴉片烟，不從則以武力迫人割地賠款墮落至此，擺倫牛頓地下羞死矣。八十五年來英人襲鴉片烟戰爭之餘威，遂爲宰割中國之盜魁。今盜愴主人，竟以吾人之生命爲兒戲，中國之通衢爲靶場，擧千餘年之耶教假道德西方假文明全體暴露之，事雖奇慘，要示痛快。自今以後，中國人民，誓不更受英人之荼毒，將與之永遠經濟絕交，至恢復國際平等民族獨立而後已。回溯往事，林文忠以一人與英經濟絕交，而開

八十五年英禍之幕，今舉國人民一致與英經濟絕交，爲此慘劇之收場，林文忠地下有知，必曰後起有人，吾志竟成。

十四，六，十一。

三 對於上海市民大會的感想

今日下午上海公共體育場完全擠得走頭無路。各界到市民大會的人至少在五六萬以上。白旗飄揚映着羣衆被熱血漲紅了的臉，一種慷慨憤激勇往直前的精神，大有氣吞英日帝國主義的決心。三十年來惡政府大外交家大教育家造成的媚外根性完全被英捕房槍彈打去了。今天的會與四月十二日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的悲慘空氣雖然目的不同。却有同一的中心觀念。就是自此以後中國民衆惟有自動的努力民衆革

命，打倒帝國主義，民族才可獨立。今年公共體育場開了兩次空前的大會，雖然都是中國民族不幸的事。但是中國民衆的進步却已顯明的表出。第一次是哀悼孫先生的死，民衆誓遵遺囑努力奮鬥。第二次我們親見民衆已實行孫先生遺囑向英日帝國主義進攻。誓達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臨危的微弱的呼聲，已變成今日會場六萬人乃至全國四萬萬人民努力排英日的偉大呼聲了。中國民族從此復生，孫先生精神實未嘗死。

一四，六，一二。

四　論對英經濟絕交

經濟絕交之方法實源於英，十五世紀時有英人部伊考特大佐（BoYcotts）者，爲

主任收租之役，倚勢欺凌鄉農，犯衆怒。鄉人羣議斷其生存之路，不供飲食，不與往來，不通消息（如出入郵件之類皆不爲遞）以示深惡痛絕之意。鄱伊谷特始極倔強（如今日之英捕房）竟調兵壓迫鄉人。鄉人益憤，兵去遂致鄱於死地。鄱雖死，其所受之待遇竟大行於天下，爲世界待遇強暴者之流行方法。人因以鄱之名。名此種抵制，各國皆沿用之。英人素強橫故其國內鄱伊考特之風亦特盛。英之法律對之亦極和平，任何人皆得聯合他人不購任何商店之貨，法律不能加以干涉。揣立法者之心蓋深知其人民野性難馴獸習未除不能不有降伏之法，經濟絕交實英人之「緊箍咒」也。印度甘地之不合作主義爲亡國民之經濟絕交，其勢弱故效亦微，吾人所提倡主張者，爲民族自衞之經濟絕交，其氣壯故效亦遠大。中國爲英人商品之惟一大買主，其衣食享用莫不取諸中國農工之脂膏。世界強國如德法之類皆自有國貨且有保護稅可拒英貨入境，小國如印度波蘭其人民之購買力甚微，不值大英資本家之一顧。

惟中國國民雖貧弱，而購買力消耗力則極大，故英人見之饞涎欲滴。自鴉片烟戰爭以至最近歐洲大戰其目的皆在奪此遠東市場也。各國之對中國商業皆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勢，而英爲尤甚。吾人有此至寶而不知用，反忍氣吞聲，受大英大腹賈之凌辱殘殺豈非怪事。天下曾見有錢買物者受店夥之威逼槍斃者。而中國人乃竟身受之。中國人當知英人數十年來對我之陰謀武力其目的皆在壟斷中國之市場。英人有強大之海陸軍可以殺盡中國人，不能強中國人以其血汗之資購英貨，養英兵，以殺中國人。故中國人與英經濟絕交則英之一切霸圖皆成泡影。英爲工業國實爲農國之寄生蟲，若工業品無售處則其生存之必需品皆將感受困難。海陸軍不能耕種，銅鐵不能果腹，嗚呼英人！使遠東之商業不爲爾有，雖龐大亦古墓前之翁仲耳。

國人果有決心乎，四萬萬人各有一隨身之殺敵救國利器。經濟絕交！打倒大英

帝國主義！

一四，六，一二，

五　不共戴天之英帝國主義者

上海南京路被慘殺之國人血尙未乾，漢口之英海軍又向徒手之中國羣衆開放機關槍死者人數在八人以上，傷者尙不知幾何。嗚呼國人！英帝國主義者不以人類待我之態度已完全暴露，對英宣戰豈尙有迴旋之餘地。坐食民脂民膏之軍閥能否而爲國人殺敵復仇吾人不敢必。然愛國愛獨立愛自由不甘作第三等奴隸之國民必能投袂而起，聯合各地民衆以國民名義宣告與英斷絕邦交及一切經濟關係。組織對英絕交監督團限各地與英有關係之華人於最短期限中脫離關係。其屬勞工階級者由市民担任救濟及介紹工作。同時要求南北政府及軍人與國民取一致之行動，有畏縮不從者

當由國人一致申討認爲國賊。

嗟乎，不自由毋甯死。今則爭自由死，不爭亦死，四十萬方里之錦繡河山豈尙有自甘暴棄之中國人立足之地。四萬萬之國人起，起，起，速打倒此不共戴天之大英帝國主義。

一四，六，一三，

六　駁梁任公先生應付上海慘殺態度

「五卅」慘案發生後許多著書立說和畏罪隱居的名流都出來說風涼話，他們向以社會領袖自居，自不能放棄指道架子。何況這次國民所視爲敵人的，又是世界最強大的英國。他們縱不爲中國窮工人苦學生的性命着想，爲中英邦交和友誼起見，也得出來和緩和緩這班不識時務的華人排英空氣。所以我很原諒他們的苦心。但是他

們太把中國國民人格看低了，我忍不住要說幾句話。

梁任公先生旣同顧維鈞丁文江諸大名流用英文向英國人和中國人說了許多俏皮話，極調和息爭之能事，把中英看成兩方，自己却居在和事老的地位，自以爲極爲得體。我們方在佩服梁先生臨難能定忍恥愛敵的精神，梁先生忽然又在十三日時事新報發表一篇「我們該怎麽樣應付上海慘殺事件！」的大文，說他們的英文宣言『是預備給外國人看的，有許多話不便說』唉我現在才知道中國名流是兩面做人的。對外國人一種話對中國人又是一種話。假使南京路慘死的學生工人能實行這種兩面做人的道理，也許不至觸大英貴客之怒而至於死。我對梁先生宣言所不滿意的不僅在態度上面，梁先生對於此事主張我以爲也就太敷衍了。請分別照原文條目指出。

（甲）作戰計劃　梁先生對於戰略反對罷工以外之示威行動，恐怕「羣衆聚集感情衝動，鬧出事來」。但是梁先生不知羣衆聚集是由於感情衝動，而感情衝動是因

爲激於義憤。如果中國人感情遇這樣大的國恥可以不衝動，工也可以不罷，那豈不是更和平省事嗎！

戰線本來只限於英日，但是再縮小可不能了。梁先生說：「這回事件純屬上海市民自由權之爭」，直可謂之荒謬絕倫。梁先生謂：「犯罪的是上海租界行政當局」，但是替英捕房壓迫我們的是英商團英國海軍。承認英捕房慘殺政策的是英國下議院和駐華英公使。唉！「樹欲定而風不靜」。梁先生十二分客氣小心的把罪名縮小在英捕房身上，而英公使英政府偏十二分不客氣的硬往自己身上拉。你說這是上海市民權之爭，他說這是大英政府全體對待華人之政策。住在天津著書的梁先生不承認上海學生工人是爲全中國爭主權人格，但是在倫敦的下議員和在北京的英公使却承認上海英捕房爲他們爭國家的體面，揚大英的威風。這是何等可憐可恥的現象。我敢問梁先生這是上海市民自由權之爭，又何勞你天津市民來管閒事呢？恐怕梁先

生也不能自圓其說。

梁先生反對各都市罷市，我很贊同。但是反對學生罷課，我却有點疑問。學生罷課，本是最不幸的事，絕用不着提倡，但是在國家受到奇恥大辱，繞室徬徨，何心讀書的時候。雖孔孟顏曾恐怕也「披髮冠纓而往救之」，那裏能像梁先生的正襟危坐，目中有事心中無事呢？至於說學生不讀書便會成「永遠馴良的奴隸」，英國人甚至「拍手大笑點頭贊成」，我恐怕未必。梁先生讀書萬卷，弄得全無火氣，就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假使五月卅日南京路的學生都能有梁先生十分之一的學問與修養，英國巡捕一定拍手歡迎點頭讚歎。

（乙）媾和條件　梁先生所提的條件與許多『隱健的高等華人』所主張的相同，各有理由，我也不願多講。但是梁先生有兩個謬誤觀念不能輕輕放過。（一）分條件爲根本與枝葉兩種。以懲兇賠償道歉爲枝葉。以爭租界選舉權等爲根本，同時主

張在枝葉上可以讓步。我以爲梁先生近來頗有返老還童的現象，這種枝葉爭不到豈能得到根本解決，這不是欺騙小孩子嗎。(二)認此次慘劇爲做買賣。中國人此次不是賣人命，是爭人權爭民族獨立。在公道人權與民族獨立上應爭的雖不可必得亦須拚命的爭，在公道人權與民族獨立上所不必爭的雖可得亦不應要。天下豈有可以減價的人權與可以「格外克己」的民族獨立！我們這次認定大英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的是我們民族獨立的障礙，當以全民衆的全力剷除這兩大障礙。但知是非，不顧利害，不計成敗，是「五卅」後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

我對梁先生文字本不願多駁，這次關係太大，故不得不言。梁先生當能爲真理而加以諒解。

七 「五卅」慘案與民族獨立運動

章太炎先生在江蘇省教育會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中演說，謂：孫先生三民主義僅有民族主義完全成功。且爲一切民黨所始終信仰。引民國以來各種政變如洪憲賄選之類皆有民黨參加，惟復辟之役，民黨無一人加入以證其說。記者當時在場曾略加辯正，謂孫先生之民族主義僅成其半，即國內諸民族一律平等，所謂五族共和是也。十四年來雖但有共亂而未共和，然五族在政治上之地位則始終平等也。惟孫先生之民族主義絕不止於國內民族平等，其理想中之中國實爲一在世界上獨立自由之民族。民國以來先生以孤軍保障共和與全國之軍閥奮鬬，艱難困苦心力交瘁，仍時時謀中國民族獨立之實現。親俄排英皆先生之民族獨立運動也。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先生恢復民族獨立之根本方法也。去年反直運動功成，先生毅然拋棄一切扶病北上，豈有他求，亦欲藉此朝氣，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達其民族獨立之主張耳。乃天不厭亂，奪我哲人，此一線光明之中國民族獨立運動亦隨先

生而俱逝。

先生逝後三閱月而有上海南京路之慘劇。舉國之人懸於英人之橫暴，始驚起奔走呼號以求人權之保障。其腦筋遲鈍者，則視爲上海市民自由權之爭，其稍清醒者，則視爲英日帝國主義之壓迫，而不知此四十餘排之鎗聲，數十人之死傷，實爲民衆繼續孫先生民族獨立奮鬬之第一幕。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非孫先生數十年來日日盲之而國人充耳不聞者乎？曾幾何時，已成全國民衆一致之呼聲。嗚呼！使孫先生而在，目睹此如火如荼之民族精神，其欣喜快慰爲何如耶！辛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血染成中華民國，而孫先生國內民族平等之主張實現，五月卅日南京路之血吾人深信其必能洗淨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之汚點，而實現孫先生之民族獨立。

東方明矣！鷄旣鳴矣！爲民族獨立而犧牲者已先吾儕而去，國人奈何尙戀此萬

圖奴隸之夢而不爲時代之前趨！有志者事竟成。請以孫中山先生之志爲志。

十四，六，十五。

八　五卅慘案中之直系餘孽與三角聯盟

「五卅」事件是何等慘痛的國恥，凡屬中國人應無不憤不顧身起而努力雪恥。不意中國善於投機的名流政客，竟欲借此爲洗刷罪惡重登政治舞台的機會。我們對於任何個人的升沉榮辱，本可置之不問，但是以外交與國恥來達自私自利的目的，甚而至於助桀爲虐，爲虎作倀，那便是國民的公敵中國的漢奸，不能不加以筆誅口伐了。

直系軍閥依附英美帝國主義是一般人所知道的。這次直系餘孽蕭耀南在漢口幫助英人壓迫同胞的罪狀，也是極顯明的。國人對於蕭氏媚英的行爲應當加以嚴厲攻

擊，自不待言，但是同時我們須注意于直系餘孽中文妖的舉動。　直系當權時在政治外交教育文化方面爲他們奔走鼓吹的有研究系外交系和江蘇省教育會三種人。有人稱之爲壟斷文化的三角聯盟，其實這班人的目的還在功名利祿，不過藉包辦文化做過身之階罷了。在江浙戰爭熱烈的時候，江蘇人方在大軍閥前叩頭呼籲和平，江蘇大教育家却行所無事的在北京利用美國教客孟祿與中國一等媚外家顧維鈞，狼狽爲奸，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爲賄選的曹大總統裝點文化場面。我們但看委員會的名單，就知道這是研究系外交系江蘇省教育會三角聯盟的結晶了。可憐直系倒後，這個委員會竟不敢在北京開會，又不好意思在上海開會。最近偸偸摸摸的在天津開了一個會，連詳細的記事都不敢公佈。因爲這種不中不美的委員會早爲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和許多學術團體所反對，又經美國總統否認，在輿論與法律上實無地位可言。

這次上海南京路死了許多愛國志士，他們都視爲出頭的好機會。外交系和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先在天津發表中英文的宣言，表示他們兩面說話的外交能力，同時江蘇省教育會御用的東南大學學生就打電請段執政起用顧維鈞以假造民意。今天（十五日）時事新報的北京十四日專電巳有『段祺瑞有特召顧維鈞入京襄辨滬案』的宣傳，同時他報上復有梁啓超將加入他自己所主張的中外有聲望者合組之中外審查『五卅』案委員會之說。想不到南京路幾個死學生和死工人居然能幫助大名流大政客做官，死者有知，應曰『不勝榮幸之至！』

但是顧維鈞假使登台，五卅慘案便可完滿解決嗎？不，不，武有蕭耀南，文有顧維鈞，大英帝國主義和巳倒的直系有了這兩隻脚，還不知要幹出甚麼呢！

十四，六，十六。

九 國民對英絕交

上海五卅之慘劇後，繼之以漢口英海軍之屠殺，國人已忍無忍可矣。而倫敦之英外交官對工黨議員之質問者，既曰槍斃華人爲在華各國公使所同意，又曰上海之屠殺中國人者非英人而爲公共租界捕房，同時又謂英人管轄下之租界工廠狀況實視卌界之廠爲良。此種矛盾之言論本不值一笑，然英人蔑視中國人之態度，則已昭然若揭。任意殺人，任意推諉，任意解釋，一若無足重輕者，心目中豈倘有中國人耶？今日國人之自命穩健者，方主張用外交與法律解決此案，其能否有成但視外交之舊例可知。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英交涉無一不曲在彼，而結果勝利終歸強權。此次吾人苟不抱最後之決心亦必無勝利可言。此決心爲何？卽在英人不取消不平等條

約以前，吾全國之國民當實行與之絕交，一切經濟政治宗教社會之關係皆完全斷絕。歐戰之時，英美人曾以此道待德人，吾人今日亦以此道待英人。弱國無外交，而有絕交之自由，國人幸勿忽視此絕大之利器也。　十四，六，十七

十　交涉失敗以後如何？

昨日大晚報新聞說這次「五卅」慘案的交涉已得滿意的轉機，大約四十八小時內可以解決，罷工罷市皆可取消。我驟看了十分高興，以爲天下竟有這樣如意的事，眞是天從人願了。那知仔細一看直使人氣死。甚麼叫着滿意的轉機，實在是中國人或中國特派擔任交涉的官吏投降屈服而已！他們所謂中外同意的條件是：

（一）撤退租界內的海軍

(二)停止商團出防，

(三)賠償死者家屬或傷者本人，

(四)組織中外審查委員會，審查捕房職員是否負責。

同時六國委員提出一條要求要懲罰上海警察廳長，因爲他不能制止國民排外運動。好利害的六國委員，不但不承認英捕有罪，反倒轉來說華人排外。順從民意的政府特派員居然也能忍受下去，或者竟以爲交涉已得完滿結果。可憐！可憐！

總商會十二分『格外克己』『不二價』的十三條件，自以爲必可爲公正的外人所容納，結果仍是大碰頂子。『取消治外法權』，『收回公堂』，『交還越界所築之馬路』，六國委員說與五卅事件無關不必談。至於第七八條關於工人自由作工問題及外廠遵守中國工廠條例兩點，在總商會已煞費苦心，因爲討好資本家，甘心違反多數團體的公意，論理是應該得外人獎賞的。六國委員竟毫不見情，說是廠主與工

人的雙方問題，局外人不便干涉。哈哈！二十世紀的西洋人會說出，這種話，我們真是白日見鬼。天天縣巒會議，蔡會二位專使都是外交撲克老手，結果如此，是輸還是贏呢？我不懂撲克．還要問撲克專家的蔡會兩先生。

全中國人眼睜睜的希望上海『五卅』案得一個比較公道的解決，而交涉成績如此。租界的海軍商團本來自己要休息，現在却算我們的要求。死傷的華人每隻賠點錢，大概是援自不小心被汽車壓死的例罷。至於捕房是否負殺人的責任，恐怕委員會的答案與捕頭的報告大致相差不遠。

我們早料到這次交涉必然失敗，此時說出或者還有人嫌太早。但是國人已不可不準備失敗以後的工作了。英捕房是歡迎壓迫華人的中國軍隊入租界的，尤其歡迎中國軍隊在租界槍殺華人。蕭耀南的兵可入漢口英租界，張作霖的兵可入天津英租界，將來張學良孫傳芳的兵當然也可以入上海的英租界。我們要監督外交趁早！我

們要反對投降的妥協趁早！我們要喚醒軍人救國趁早！等待英日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聯合起來壓迫我們的時候，再說話可就遲了。

十四，六，十二．

十一 停止無公理無目的之交涉

照最近兩日報紙，北京政府特派的大員與六國代表談判的結果，距上海市民的希望是愈去愈遠。他們實行了梁任公的討價還價政策，把這件慘案的是非和交涉的目的完全擱在腦後。總商會的十三條要求，本來已不成條件；假使英捕殺人是錯的，這十三要求六國代表早就應全部承認。現在六國代表既不肯承受永久消滅類似五卅慘案的禍源，如納稅華人選舉權收回會審公堂之類，並且不承認懲兇賠款。他們

說英捕頭愛活生可以暫時停止職權，但是中國方面亦須有一官吏停止職權作陪。唉！這算懲兇呢，還是互相陪禮：至於道歉一層，他們說領事團公使團以及外交次長屢屢表示對於中國人的死傷認爲不幸，就是道歉，你們還要多少道歉呢？賠償是可以的。英國人民爲哀憐死者家屬與傷者本人起見，將來或可以捐助大宗款項撫恤他們。但是這是慈善性質，不能認作賠款。該死的中國人！你們聽見了嗎？英國人從來不會錯的。五月卅日南京路英捕房爲了做慈善事業才槍斃華人的！

四個中國政府特派大員，六個各國公使代表，交涉了將近一星期，到現在連殺人的是非尚未認定，還談什麽條件與要求呢，這次交涉簡簡單單幾句話：假使英捕房開槍殺人是錯的，就應當由英政府認錯，並取消對華人一切不平等的待遇，如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之類，以絕第二次慘案之發生。懲兇賠款是當然應有的結論，不必要求的。假使英捕房殺人是對的，中國人是白死。一切條件皆應收回。北京

政府特派大員，更無來滬的必要。現在會審公堂對於「五卅」事件的審判，已正式宣告學生無罪，英捕房不應開槍殺人已完全證實。六國代表對於這些事實早應知道，現在仍一味的支吾敷衍，不認英捕房殺人有罪，便是無誠意交涉；中國特派員便應立卽停止交涉，一面以眞相宣告世界，一面請政府與國民表示態度。國民如決定絕交，便應立卽進行，爲長時期的奮鬥。

我們要認定：

（一）政府特派員是根據英捕房不應殺人的事實來辦交涉的，對方既不承認英捕房殺人是錯，便是無交涉誠意，應停止交涉。

（二）上海市民罷工罷市每日犧牲數百萬元，所爭的就是英捕房不應任意槍殺徒手市民和以後中國境內不許再有類似之慘案發生，應懲兇賠款都不過是當然的結論。事可交涉停止，不可牽就下臺。

(三)國民反對無公理無目的之交涉，應在雙方簽字決定條件以前。

十四，六，十九。

十二　欲罷不能的市與非罷不可的工

——我們的開市條件——

前天晚上交涉停頓，六國委員還京，昨日下午總商會便議決陰曆五月一日開市，同時大晚報消息張少帥召來的三千剿匪軍已在途中不日抵滬。這一串的消息連貫而來，不知是預定的雨露呢，還是不測的風雲？不幸的中國人啊！生為亂離之民，死作含冤之鬼！這一場空前的慘殺神人共憤的冤獄，難道就如此收場了嗎？有良心的中國人！有子孫的中國人！天日在上，四千年的民族精神，四百兆人的獨立人格

，萬不能讓少數墮落無恥的人來犧牲的！這次交涉的停頓，並不是中國人的失敗，而是中國人的成功。中國人所要爭的是英捕房不應槍殺徒手市民，和以後租界華人的人權保障民族尊嚴。總商會的十三條要求本來已是投降求和，而中外所同意的四條更是自欺欺人。假使照前四條要求簽字，在總商會與特派員或要認爲成功，而就國民眼光觀察　竟是中國民族奇恥大辱。自己怕吃苦漸漸減少的商團海軍與募捐撫恤死傷，是何等兒戲，却拿來作任意槍殺徒手中國國民的代價。哼，天下事沒有這樣便宜吧！我們爲喚醒中國民族獨立精神，我們爲打倒英日帝國主義，不惜犧牲生命的；但是，我們寶貴的國民生命，絕不是拿來募捐，拿來懲兇，拿來要求撤退商團和海軍的。交涉停頓使中國人或世界明瞭六國委員的偏袒強權和英政府的蠻橫無理，這便是被壓迫被蹂躪的中國民族的勝利。

可憐的中國人被人欺得忍無可忍了，提起身來要宣戰，但是自己的軍閥却在背

後拿槍對準自己人替外人維持治安鎮壓暴徒。張開口來抗議，但是政府和官僚只怕得罪英日帝國主義，那管人民的死活。不得已罷市罷工罷課，偏偏又有大資本家主張開市，情願丟人。唉！可憐的中國人！竟是活該氣死。明明是民族獨立運動的勝利開場，却要弄成一劇投降乞憐的獻醜。現在，市是大概不能不開了。但是我要求諸大資本家稍稍顧全中國人的顏面，容納以下幾個條件。

(一)凡開市的商店須簽字宣誓，永不賣英日貨，或為英日商人交易。

(二)凡開市的商店，須宣誓在罷工期內每月捐款約兩倍或三倍所納巡捕捐之數，援助罷工工人。

(三)如犯以上誓條，經人指出，由總商會及工商學聯合會會議決定加倍罰款，援助罷工工人經費。如不繳罰款，則商界與市民與之經濟絕交。

同時開市這一天，應舉國舉行沉痛的大會和游行，並在開市的商店門前下半旗

誌哀。在每處大會中應有佈告世界的宣言，以中國民族和獨立運動的精神和英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罪惡佈告天下。

以上所說的，在和平的人看了或嫌太激烈，而在激烈的人看來或嫌太和平。但是在中國民族存亡一髮的時候，我們祇能憑良心說話。我們所要鄭重聲明的，就是中國假使民心不死，民氣不餒，中國民衆終有翻身獨立的日子。這一點「五卅」以後產生的民族獨立萌芽是中華民國的國寶，是四百兆人的生命，我們應當努力培植養成民族獨立革命的鮮化。在危難失望中的中國同胞！打起精神！向前奮鬥！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成功，要靠國民，莫依賴軍閥官僚和奸商。

十四，六，二十

十三　孫中山先生與英帝國主義

在這全國椎心泣血痛恨英帝國主義的潮流中，最使我們感覺痛苦的有兩點。(一)是這次空前的民族獨立運動缺乏偉大的中心人物領導羣衆。(二)這次民衆的運動雖是向民族解放的一條路上走，但是大多數參加運動的人，仍是祇顧目前，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缺乏中心的思想爲他們前進的明燈。我們眼看這次的交涉是凶多吉少。我們同時知道這次縱然得到小小的勝利，絕不能於民旅獨立有多大的進步。然而我們絕不因此忽視此次運動的重大的意義。我們從各方面觀察「五卅」以後民衆的精神是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的精神，「五卅」以後民衆的運動是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實行。所以我們鄭重地將孫先生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介紹給今日無領袖的奮鬥中羣衆。

孫先生本十年國民革命的經驗，認定中國民族的墮落是由於民族主義的滅亡。而民族主義滅亡的原因，是由於中國民族兩次被異族征服與一向以帝國主義——

有時美其名曰世界主義——立國。現在中國民族受世界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十年之內就有亡國的危險。要救中國惟有先恢復民族主義，而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第一須民衆知道中國所處的地位危險，第二要合宗族家族爲民族，以抵抗外來的侵略。抵抗帝國主義的方法，孫先生所主張的有兩種：（一）積極的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鬬。（二）消極的就是不合作，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

孫先生在許多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中認定英國是中國民族的大敵，所以在民國成立以後以全力來指摘和抵抗英帝國主義。從力爭廣州關餘到解散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商團軍，都是與英帝國主義的勢力奮鬬。淺見的人以爲孫先生必是與英人有不解仇恨，事實上孫先生與英人不但無仇，並且與英人，私交很好。孫先生早受的是英國教育，在倫敦使館被囚是英人設法救護，辛亥革命首先答應孫先生不借款與滿

淸政府的是英國。可見得孫先生與英國的私交是很好。然而私交自私交，爲求中國民族獨立，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孫先生完全拋棄個人的關係，首先反對英帝國主義。我們看慣了國內軍閥爲了私利今日親英，明日親日，後日親美，忙個不了，愈覺得孫先生但有民族而無個人的精神爲不可及。

現在「五卅」交涉不是將要失敗了？爲民族獨立而奮鬬的同胞不要灰心，孫先生早已爲我們想好永久抵制英帝國主義的方法。只要我們努力繼續地去做。孫先生說：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結成個民族大團體，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政治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便有甘地主張不合

作：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甘地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夠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夠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尙且能夠實行不合作。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假若全國國民都能夠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家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孫先生著民族主義第五講末頁）

『結合團體經濟絕交』是孫先生抵制一切帝國主義的方法，也是四萬萬民衆此次抵制英日帝國主義的惟一途徑。

被壓迫被蹂躪的中國國民！孫先生的精神仍然繼續地領導我們！『奮鬬！和平

！救中國！』努力前進。

十四，六，二一，

十四　與虎謀皮之滬案特別調查委員會

自滬慘案發生以來，一部份國人鑒於英政府及六國委員態度之強硬與英日人肆意污衊華人愛國運動之宣傳，以爲交涉失敗由於公理不伸，公理不伸由於是非不明，而是非不明則因雙方無公認之事實以爲根據，因有滬案特別調查委員會之主張。擬由中英兩國當局推舉委員。淸查一切事實，以爲解決此案之根據。以記者所知主張此種辦法最力者爲梅華銓余日章諸君。余君今日（念一號）已發表其致各界之公函。今日大陸報社論亦有同一之主張。惟余君所欲調查者限於五卅案之事實，而大陸報社論則包括一切直接間接有關無關之事實，如各學校之共產證據，學生會及工人

之經濟來源，外人印刷廠工人何以獨罷工之原因，法租界何以不罷市之理由，奉天派兵來滬之目的，鴉片烟包賣與此案之關係，傳聞國民黨欲利用此時機迫北京政府取消不平等條約之證據。諸如此類在中國人認爲無關宏旨或不待調查而已可解釋者皆一一列入。記者對於此次主張深佩其法律之精神忠厚之態度，以爲中英負時望之人士如願自動組織委員會調查事實，爲兩國交涉當局之佐證與對外宣傳之根據，其意至善，於解決此案之進行亦自有裨益。惟今之主張此議者以兩國調查爲交涉之根據與解決此案之必由途徑則爲大誤。

滬案之事實非有租界會審公堂之紀錄爲證乎？會審公堂非外人認爲公正無私勝於華官獨任裁判之法廳乎？會審公堂裁判之結果在法律上英人可以不承受，而在道德上則非承受不可。英人若認美領事或任何領事親審所得之事實爲不可靠，則當先取消會審公堂與西人獨享納稅選舉權制度，然後有討論另組調查委員會之餘地。在

租界上中外不平等之待遇本無根據可言，苟中外會審之成績不可靠，則一切外人獨裁之制度更無存在之理由。更退一步言，卽使此中英合組之委員成立，又安能必其所調查之事實爲英政府所承認？正式法庭之會審公堂判斷可以不承認，則此臨時產生無法律根據之委員會判斷更可不承認矣。

嗚呼，英人態度之強硬與交涉之停頓，果因無公認之事實乎？鴉片戰爭誰曲誰直？二十一條之要求，誰是誰非？英日政府至今何曾有一絲一毫悔過認罪之心，世界各國亦何曾有主張公道仗義立言之人。上海西人不乏曾受高等教育之人，五卅以後一讀西報，庇兒阿好之辭，盈篇累幅，輒使人作三日嘔。公道何存？良心何在？余君對於委員人選主張推舉之人必須「正直無私，主持公道，而且才識優長，具有無畏精神，以全體人民之最利益爲念者，」其言非不善，然在英帝國主義勢力之下，欲求此等人材，正恐踏破鐵鞋無覓處也。

亞士里多德言『奴隸無是非』，國人而欲求伸公理乎？惟有以持久之民氣從民族獨立之奮鬬中求之。

十四，六，二二，

十五　告懷疑「民族」者

民族日報是五月三十以後一部份人痛帝國主義的橫暴，追念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大義不明而倡辦的。十餘日來，艱難辛苦，不敢自逸，所貢獻於國人的就是孫先生的國民革命精神與民族獨立方略。想拿先生千古不朽的救國救人類的精神和主義來爲羣龍無首的民衆作嚮導。我們在這樣水深火熱危急存亡的時候，不向孫先生去求安慰求指導，又向何處去求安慰求指導呢？

有人說民族日報狠可怕。「民族」兩字就帶着革命色彩，再加着「孫文」親筆所

書，眞令人望而生畏；要辦報用個把和平名字還可以引人來買，何必這樣開門見山一動手就拿激烈名字來嚇人呢？小子聽了這番話，只嚇得不敢作聲。中華民國十四年中國國民四萬萬人日日在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當中過活，竟不知民族是他們的生命，見了反這樣害怕，天下可憐的事有過於此嗎！英國帝主義者最怕的是孫先生，去年孫先生過上海，英領事竟不敢讓他走過英租界，恐怕嚇破了他們的胆，我們中國人是不怕孫先生的。英帝國主義者是狼，孫先生是爲中國人趕狼的的慈母。現在慈母死了，狼又來吃我們了，我們拿出已死慈母的名字來喚醒同胞，你們見狼不怕，反怕見慈母的名字，豈不是中了狼毒了嗎？又有人說民族主義不足代表孫先生的思想，還有民權民生都不在內，這樣偏而不全的鼓吹，我們老實不贊成，哈哈！照這樣說要辦報非叫着三民不可！然而五權又丟了。仍是偏而不全。從前的民權報，現在北京的民生週刊，都不應該出版，因爲都是只講一民不講三民的報紙。唉！我要

奉告諸君，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不是片段的。是一致的，不是各不相關的。民生中有民權民族，民族中有民權民生，同樣的民權中仍有民生民族。縮小起來各顧到人生一部份，擴大起來都能包括人生全部。我以爲三民主義起點雖各有不同，但是終點都是盡善盡美的人生。不能說單拿一個主義，便會抹殺全體的。至於這次因慘案而起的羣衆運動，完全是民族獨立之運動，繼續孫先生四十年未成的民族革命。我們可豈把他們小看了。我們要記得孫先生臨死時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仍是要實現民族主義。孫先生對於他的主義，並不是同時並講，同時並行的？我們現在對於辦報的名字，反要責備求全，恐怕不是孫先生的本意吧。

十四，六，二三。

十六　反自殺

自殺者，仁人志士憤世激俗不得已之最後犧牲也。屈原以降每值世衰道喪之日，輒有賢者慷慨捐軀從容就義。其事可歌可泣，其志可敬可哀，吾人方痛民德墮落之不遑，何忍對殺身成仁者爲吹毛求疵之言也。然而自殺不得已之最後犧牲也，亡國之民無可柰何之表示也。爲民族獨立努力奮鬬者，不可爲此，百折不回有志竟成者必不爲此。

五卅慘案發生以來，抱亡國之痛而自殺者，已有劉光權、應銀壽等六人。國人旣痛同胞之遭慘殺，又傷愛國者之飲恨而死；悲觀之空氣，遂彌漫於社會。自殺者之初衷原爲愛國，而其結果反使愛國者失其奮鬬積極之精神，愛國適以害國矣。或謂自殺者大抵痛一己救國之無力而死，初無激人救國之意也。此亦大謬。世有不爲之人。無不可爲之事。有決死之心，必有救命之所。有救國之志而自謂無力救國者，非實無力，實不知救國之方耳。孫中山先生謂「能知必能行」，今之以自殺救國

者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實皆不知救國者也。嗚呼！今日國內自私自利之徒滿坑滿谷，求其能捨身爲國者竟如鳳毛麟角。具此犧牲之精神苟益之以救國之知識，其有俾於民族者何可限量！奈之何效匹夫匹婦之行而以一死卸責也。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千載之下讀之猶有生氣，眞愛國者不當如是耶！吾敢正告悲憤憂傷之同胞曰；

有志建國者不可死！

決心奮鬬者不屑死！

畏懼亡國者不敢死！

以救國爲己任者不能死！

自殺，自殺，怯懦破壞之代名詞而已。奮發有爲之國人幸勿自甘暴棄更蹈此無代價犧牲之覆轍也。

十四，六，二三。

十七 「五卅」慘案中之南北教育界

中國今日之文化中心有三，北京上海廣州是也。此三地雖同爲文化之中心，然各有其特殊之點。北京爲官僚政治集中之所，上海爲洋商勢力匯萃之區，廣州爲革命政府所在之地。三者之性質既異，其所表現之文化運動亦似各有所偏。概言之，北京側重於監督政治，廣州側重於改革社會，而上海則似側重於民族運動。五四之風潮起於北京，海員之罷工成於廣州，而五卅之慘案則產於上海，足爲上說之證。此就其影響之良者言之也。至其惡影響則北京文化事業常爲政潮所左右，廣州文化事業常受軍事之紛擾，上海之文化事業則不免爲市儈薰陶。此僅就三者環境應有之影響而言。有戰勝環境能力之文化人物未始不可超環境而表現其獨立人格也。五卅

之慘案發生，吾人觀於三者教育界之表示，雖同具激昂慷慨之態，而就其實行方面言之，竊對上海之教育界有所不滿。

北京之教育界在交民巷與官僚政府勢力之下，而其教職員對於「五卅」慘案，能以身成則，事事在學生之前。學生因有指導舉動亦極守規則。觀其屢次遊行集會，教職員與學生皆同時參加，其愛國與合作之精神，皆爲他處所少見。北京教職員欠薪最多，而此次援助工人北京大學一校教職員，一次匯寄萬餘元，各校教員後援會所匯寄亦萬餘元。嗚呼！踴躍輸將如此，孰謂中國知識界人心盡死耶！廣州教育界當兵火之餘，教育之原狀尚未恢復，已努力爲工人援助。廣州大學爲工人募捐，開其數在十萬元以上。同時香港與沙面之大罷工爲滬案最有力之聲援，其犧牲之決心，視慘案發源之上海殆有過之無不及。廣州大學教職員且不遠數千里派代表來滬，慰問被難之工人學生。其同情心之表示，幾使吾人忘所處者爲一冷酷無情之世界。

上海之教育界則何如？上海之教育界有三種人物。(一)無職業之教育家，是爲省教育會人物。(二)教職員。(三)(學生)。五卅事件學生爲主要犧牲者，五卅以後學生爲救國運動之中心人物，此盡人所知。因其用力之猛、負責之專，人遂有學生專政之譏。教職員在上海完全爲被動者。人言開會則亦開會，人言救國則亦言救國，此皆從善如流之表示也。然教職員無誠意之參加與實力之援助，遂與學生永處於不合作之地位。教職員失其指導之地位，學生亦感受無指導之痛苦。國事及教育兩蒙不利。此豈主張讀書之教職員始料所及乎？江蘇省教育會在江浙戰爭以前，執上海各團體之牛耳。吾人猶憶數年前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有一事發生，上海所謂九團體者必發表一公電。此九團體中除閘北救火聯合會及寰球學生聯合會外，大抵爲省教育會之化身，處一身之不足號召也，化身至五，六，乃至十餘之多，其熱心誠可嘉尚矣。今則機關與人物猶是昔日之機關與人物，而面目則已全非。五卅以後

因救國而須臨時組織教職員聯合會，然後知所謂省教育會者，完全與教育無關。與正從事教育事業之教職員，偶欲於國事有所盡力，尙須別組團體。此亦他國所未有之奇聞也。言論之沉寂如此，經濟之援助更可知矣。上海一地中等以上學校之教職員，至少當在五六千人以上，若平均每人捐薪十元援助工人，當可得五六萬元。其事輕而易舉，竟不聞各校有倡議實行者。遂令廣州北京之教育界專美，此亦吾人所認爲至不幸者也。工商與學生皆受極大之犧牲，獨教職員不上課而支薪如故，教育家不特支薪如故，且乘機見好官場自固地盤，此皆上海教育界使人不滿之處也。同爲中國文化中心，而五卅以後之升沉如此，吾願上海之教育界，急起改進，勿使工商與學生獨任救國之役，爲此陵夷之師道，稍留一線之光明，則幸甚矣。

十四，六，二四。

十八　高等華人的高調與責任

近來中國所謂學者，又添了一種新發明，就是對於心裏所不願贊成而口裏却不敢說不贊成的事，一概用『唱高調』三個字來抹殺一切，他們所謂『唱高調』，隱隱含着「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的意思。換一句話說，就是「談何容易」。我因爲『高調』是一個新發明，稍微加點研究，發現了世上有兩種高調。一種是客觀的高調。凡是只求澈底不肯遷就，或是只求實價不肯賤賣的，在眞正愛國者認爲必不可少的需要，在懶惰苟安的人，往往視爲持論過高的，都是客觀的高調。這種高調有時適合羣衆心理，遂成羣衆運動，雖『高』而實不『獨』。

主觀的高調可就不同，是由唱的人心裏自定高下。凡是社會上多數人有一種主

吸。唱主觀高調的人必定獨樹一幟，以顯他「自命不凡」與衆不同的身分。這本是出風頭的一種秘訣。尤其是高等華人所慣用的手段。這次丁文江先生在時事新報上罵人唱高調，同時他自己却犯了唱主觀高調的毛病。這種高調，因爲專注重在與人立異，所以絕無危險；人家必不依他做，所以無失敗的可能，他却可以在事後說現成話風涼話。梁任公的「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最足代表這班人的口氣。其實十年以後，他自己的主張早變了又變，人家就要記也無從記。

丁先生一篇長文裏，簡單說起來：凡罷市罷工，經濟絕交，與抵制英日貨及對英宣戰打倒帝國主義都是唱高調不負責任。惟有組織中外會審委員會與開市，是唱低調與負責任。英日人殺了中國人不講理，中國人要對英日宣戰，便是重演庚子悲劇，鬧拳匪，這眞是馴良華人的心理，足爲順民代表。至於經濟絕交與抵制英日貨，中國不受損失，丁先生以爲是他單獨研究的結果。可憐大多數無抵抗力的中國人

正爲了自己也受損失，才忍痛地要借犧牲的精神來喚起同胞與世界的同情。世界上除了像上海英捕房槍斃中國學生工人的行爲以外，沒有使人受損失而自己不損失的事。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本是第一等莽人做的事。在中國洋行買辦看來，何妨通權達變點，一方用洋貨，一方拿回扣或佣金，「交易而退」大家「各得其所」呢。丁先生反對罷市與絕交和抵制的理由是不應教商人獨受損失與勸人罷市的自己並不犧牲。但是事實上主張罷市的是首先犧牲的工人學生和多數中等商人。因良心責備出來救國的知識界並不敢主張罷市。至於罷市的損失，並不全在中國身上，凡外商的貨物同受損失，是很顯明的事實，更不用多講。丁先生說實行經濟絕交，中國每年出口賣給英日兩國的兩萬萬兩貨物便沒有銷路，何等重大的損失！哈哈，主張科學的人生觀的丁先生，原來是算進不算出的。英日兩國每年輸入中國的貨物在六萬萬兩以上，絕交以後中國便少用六萬萬兩金錢。進出相抵，國內每年要少流出四萬萬兩金

錢，還是對英日經濟絕交最低的成績。丁先生又說抵制「前門」與「哈德門」的香烟，山東人要損失二百多萬一年，更是『不科學之極』。山東的烟草難道除了英國人以外不賣給別國人嗎？除了做「前門牌」「哈德門牌」以外不能做別種的香烟嗎？

中外會審委員會是想推翻會審公堂判詞的洋人，和專講邦交友誼的高等華人所主張的。我已經在本報上詳細說過不再重複。不過要請丁先生注意，中國交涉的失敗不是因爲罷市和不組織中外會審委員會，而是由於中國人對外不一致不澈底。這種不負責任不合邏輯的事後風涼話，還是少說爲是。

最後我要向丁先生說的，是我們都是國民中的罪人——知識界，我們罵人家不負責任，我們畢竟負了甚麽責任？教職員的不救國，都是中了教育救國與只知科學玄學不管社會國家一類邪說的毒。今天歌頌吳玉帥，明天恭維張雨帥，無事時升官發財，沽名釣譽，有事時黃鶴樓上看翻船說風涼話。這樣負責任，才把學生工人害

死了。我們不論反對或贊成學生工人救國，都應該一齊到救國的前線上努力，至少應像北京教職員參加學生的運動。丁先生！一切知識界！大家努力。

十四，六，二五。

十九　告別辭

民族日報產生於舉國憂傷哀痛之日，發起於少數有心無力之人，處無可告語之地，而有不得不言之勢。禍患及身，骨鯁在喉，不暇思索，而有斯報之作，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十餘日來，竭少數人之心力財力，謀旦夕之言論自由，幸獲國人之贊許歡迎，方期繼續努力與國人長共患難。而環境所迫，覺使我生於憂患之民族日報，不得不向讀者爲暫時之告別。嗚呼！當此中國民族危急存亡之日，國事前

途，黯淡無光。英日帝國主義者之氣燄咄咄逼人，中國民族獨立之奮鬪尙鮮成效。滬漢之被慘殺者血迹未乾，而廣州沙面又發生重大之不幸。當此時也，「公理」「民族」相繼停刊，此豈特記者所不忍言，度亦讀者所不忍聞。

前路茫茫，杞憂何極。一息尙存，終當與國人別謀相見，共濟時艱。今當分別之頃，請重述中國獨立運動之先覺者孫中山先生之言，以與國人共勉之：

『結合國族團體抵抗外國之壓迫！』

抵抗之方法有二：

（一）『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鬪。』

（二）『不合作（實行經濟絕交），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孫先生著民族主義第五講）

十四，六，二五，

各國退還庚款問題

一　庚子賠款與國恥人恥

自各國有退還庚子賠款之議，國人因所見之不同，而有用途之爭。築路與學各執一辭，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若無賠款則路必不成，中國將終爲貧亂不統一之國，無賠款則學必不與，中國將終爲愚陋無知識之國。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庚子賠款竟成中華民國續命之湯，此誠剛毅白蓮教徒與八國聯軍所夢想不及者也。然而吾人所不解者，築路旣爲生利之事業政府何以不能向國內外銀行圖爲實業之借款？教育旣爲立國之根本，人民何以不能向政府取應得之經費？築路無資，與學無資

，而運動大選則一擲千萬，自相殘殺，一戰又數千萬，立國於天地之間不能與人爭強競富，猶可說也，乃至建築道路之費，教育子女之資，皆須仰給於鄰邦之退還賠款，斯眞國恥矣。使英，美，俄，諸國而竟無退還庚款之義舉，中國其將終古而無交通與教育乎？故吾人仰望賠款之心愈切，而國事之不堪益顯，國人之愧汗益多。

吾非謂軍人之主張賠款築路不當也；有主張者，請先以所強取巧奪京漢津浦膠濟諸路之收入盡還吾民，然後乃有發言之資格。吾非謂教育界力爭賠款興學不可也，有力爭者，必更進而索還中央及各省應付之教育經費，然後乃爲根本之解決。若空言築路，欲以四萬萬人血汗羞恥之資，爲同室操戈武力統一之餉源，內欺國人，外負友邦，此其國恥且將什伯倍於聯軍入京之辱。教育界苟徒爭賠款興學而置內政與分內之教育經費於不顧，則軍人之跋扈日甚，政客之陰謀無窮，國民之所失者豈

二　上海學術界對英庚款之宣言

自英庚款委員團來華，吾國南北各界人士，卽起而爲英庚款退還主權之爭。就已發表之意見觀之，各界對於用途，所見或有異同，而對於英政府應完全退還庚款一點，全國實主張一致。乃英庚款委員團於考察全國意見，會議三十餘次以後，最近在津宣言，僅建議於英外交大臣，在中國設立一庚款董事會，以管理英庚款。對華人要求『以英庚款完全退還中國歸中國自行管理支配』之公意既不着一字，卽對其所建議之英庚款董事會董事，如何選定，何方任命，中英董事人數幾何，亦無明確之表示。惟云：董事會，應以每年庚款收支報告，送呈中英兩國政府各一份，以

示董事會以平等待遇中英兩國政府而已。不知中國人奔走呼號，所力爭者，爲英庚款退還之主權，非交際形式之虛文。英庚款委員團，苟不從實際退還，謀中英之親善，而僅恃外交手腕，甘言口惠，以和緩反對之空氣。旣背當時英國會退款親善之初意，且增中國人對英政府之猜疑，竊爲英政府與委員團所不取也。委員團自發表最近宣言之後，其調查任務，似已自謂結束。惟吾人力爭英庚款主權之舉，實可謂甫肇其端。年來各國退還庚款之流弊，層出不窮，皆由國人於事前圖小利而忽大患，重小己而輕大羣所致。此次北京各界有『英庚款主權問題全國各界聯席會議』之組織，防患未然，力矯前失，用意至善。惟南中尙鮮響應，同人謹綜合各方之公意，爲具體之主張如下：

一，主權。　英庚款應由英政府正式聲明退還中國，歸中國管理及支配。

二，董事會。　退還之後，由中國組織董事會，管理支配。　董事至多不宜過

二十八人，均爲名譽職，由全國省教育會，教育部立案之公私大學學術團體之代表會選舉之，再由中國正式政府任命。董事每三年改選一次。董事中，可有英人若干人，但須由中國選舉，且其人數不得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監督委員會。 各國退還庚款流弊之多，實由董事會完全獨立，一經成立，自相繼續，董事遂成終身之職，故易流入專橫。應由上項選舉董事之機關，即全國省教育會教育部立案之公私大學與學術團體之代表會，組織一全國庚款監督委員會，爲永久代表國民監督庚款收支及用途之機關。監督委員爲名譽職，由各規定機關選派，其進退歸各機關自主，赴會旅費，亦歸各機關自籌，以杜口實。監督委員之職務，(一)審查收支，(二)監督用途(三)選舉庚款董事。

四．用途．　用途應限於目前中國所急需，而爲政府及社會力所不及之教育學術事業。(一)研究所．設立理化，生物，社會等科學，及農工商醫等應用科學之研究所。(二)推廣教育，推廣現有各大學之研究及教育事業，如增加儀器圖書，及建築與添聘教授之類。據最近委員團所傳出之用途分配，對工程及社會科學之研究與現有教育之推廣，均完全忽略，實非就中國需要及能力通盤籌劃之結論。關於投資方面，有主張用於築路治河者，同人於原則上，雖極端贊同，惟當舉國軍事擾攘之時，既無法擔保此項築路治河之款不流入於軍費，不如稍緩以待大局安甯，再行舉辦。

以上四點，同人認爲不特可以保證英庚款退還中國之主權；且爲永久解决列國退還庚款糾紛之道。庚款爲四萬萬人膏血之結晶，用之得當，可爲中國求生之機；用之失當，或爲中國亡國之階。與其爲有名無實之退還，毋甯爲斬釘截鐵之拒絕。

此同人追隨京各界聯席會議之後，力爭英庚款主權之微意也。爭之不得，願與國人共拒此嗟來之口惠。不欲以目前之小利，而貽將來以文化侵略之隱患。邦人君子，幸共起圖之！

三 科學社對英美退款用途之宣言

退還庚子賠款之議，自美國倡之於前，英日俄諸國相繼爲同一之表示。就中除日本對於處理此款之態度至今尙未明瞭，俄國已指定爲教育基金外，美國則由柯立芝總統聲明此款專辦中國之文化與教育事業。英國議會亦提議以此款專充辦理中英互利事業之用。而所謂互利事業者，據英國朝野及中國留英學界之表示，亦不外文化與教育兩途。惟文化與教育之範圍至爲泛廣，而英美賠款之可供此用者，自民國

十三年起，每年不過三四百萬銀元。款極有限，勢難兼顧。與其多營而無成，孰若擇要以從事。此最近各團體所以有規定用途之主張也。所惜各方意見尚未一致！同人念茲事關係吾國文化之前途至鉅，用之不當，既失千載難得之機，且負友邦退款之意。因綜合各方意見，草擬英美退還賠款用途計劃，以供國人之採擇。幸海內外之學術教育團體贊助而促成之！

(一)用途，　海內外對於各國退還賠款用途之主張，無慮十數。言分配最均者莫如分攤各省，論生利持久者莫如導淮築路。然分攤各省，苟無集中一定之用途，則勢散而無可為。雖均何益？導淮築路，誠為直接生利間接興學之善策，然當此政局不甯之際，國民早失監督之力，應得之國家及地方教育經費且不可得，何能責政府之必導淮築路，與導淮築路之收入之必用於興學而不流入他途，此雖愚者知其無望也。同人管見以為此次英美退還賠款數本不多，各方與其為枝節片面之爭，使外

人以衆論紛岐無所適從之口實，何若以全國利害爲眼光，先定一最根本最得多數贊同之原則，然後根據此原則，以定事業之範圍，則羣言可歸一致。而當事之政府知公意所在，亦有所遵循。就各方所發表之意見觀之，此原則所包含者至少當有下列三要點：

一、當尊重友邦退還賠款之意見。

二、款數不多，宜集中謀全國公共事業之發展。

三、所辦事業當爲（甲）於中國最根本最急需者。（乙）能爲中國謀學術之獨立建永久之文化基礎者。（丙）能增進全世界人類之幸福者。

綜上數原則歸納之，惟學術研究最當。學術之中尤以科學研究爲不可忽，以科學研究爲一切文化與實業之基，在中國最缺乏之最需要，而又爲今日國家能力所不及也。

(二)事業，　退款之用途既定，乃可進論事業之範圍。學術事業萬端，就其性質言之，不外提高與普及兩類。能兼顧兩者，則高深之學術與羣衆之知識可以並進。今日國內已有之教育機關，對於此兩事非無相當之貢獻：惟限於性質與財力不能爲大規模之設施，故茲所列者專就今日應辦而現有能力所不及者而言。至國家與地方應辦之教育事業爲一國對人民應盡之義務，本有的款，不待他國之退還賠款而始舉行，故不復列入。

(甲)關於純粹研究者：

一、設立大規模之研究所。(包括理化，生物，地學，實業，等部。)及津貼已有成績之研究所。

二、津貼各公私大學之研究設備。

(乙)關於輔助研究及普及知識者：

一、設立圖書館。

二、設立博物館。(如自然哲學館。自然歷史館，工業館，與歷史博物館。)

(丙)關於溝通國際文化：

一、在英美有名大學設立中國文學哲學講席。

二，交換中外學者任教授及講師。

三、在中國有名大學中設額若干，備英美人來華留學。以上所舉，僅就已發表之主張擇要而類列之，所以不厭求詳者，欲國人知卽就學術研究一途而論，求其有成，舉英美退還之款盡用之，且患其不足也。

(三)管理及辦法，　退還賠款應由中外政府會派之委員會管理，已成中外人士一致之主張，惟委員會之權限與人選，關係至重，不可不有明確之規定。

一、中外政府應先徵集各有資望之學術，與教育團體之意見，協定事業範圍與

辦法之大剛及支配款項之原則。爲兩政府會派委員會管理及支配之根據，委員在協定之範圍內有完全自由處分之權。

一、委員須完全脫離一切政治及外交之關係，以兩國之純粹學者及教育界之領袖組織之。委員人數中外各半，由兩政府徵集，有資望之學術與教育團體之意見派定之，規定任期，期滿改派。

以上爲同人對於管理辦法及委員會組織之根本主張。亦爲中外人士多數贊同。所以先定事業大綱而後組織委員，與既有大綱而仍須愼重委員會之人選者，以無大綱則委員會將因漫無標準，疲於應付考慮之繁，此大綱之所以必先於委員會也，然雖有大綱，運用之當否與成績之優劣仍存乎其人，故委員會之人選終不可忽。以萬民血汗之資爲百年樹人之計，重之以友邦仗義之情，其事之當愼重，不言可知。故非富於學識經驗之學者及教育家，實業家，萬不足當委員之選。此雖本歷次國人宣

言之公意，而亦中國政治現狀與社會環境之自然結論也。

今者英美政府方日盼吾人正當公意之表示，以定退款用途之取舍，彼軍人官僚之築路主張，由甚囂塵上之宣傳，且進而爲實行之要求。吾代表全國之學術教育團體，豈能默爾而息。急起聯合，爲公共一致之主張，此其時矣，同人僅貢芻蕘之見，以供國人參考之資，海內明達，幸共起圖之！

四　國人力爭英庚款主權之言論集序（十五年四月）

自英庚款委員威靈頓爵來華，一月以來，國人力爭英庚款主權之呼聲，未嘗間斷。其始少數團體昧於英政府並無退還庚款明文之事實，因有向英委員會請款之舉。今則眞相已明，先爭主權後談用途之主張，幾成全國一致之言論。雖有少數軍人

政客與依附此輩軍人政客之團體，別有用心，倡爲庚款築路之說。然試就提倡築路者勢力下之鐵道而言。路款盡供軍費，養路付息之資且無從出，何來餘利振興教育。車輛專備軍用，商旅輸運之事俱停，徒長內亂，何能促進和平。事實具在，以此反詰，其說已不攻自破。至英庚款委員對國人力爭退還之言論，充耳不聞，故作癡聾，或因使命所限，未敢擅專。觀其在各地歡迎席上，所發皆不着邊際之言，其情可見。然尙有採倣美例設法退還之表示，不以吾人之力爭退還爲非也。

吾人所最懷疑不安者實爲中委員之態度。各地人士奔走呼籲，願爲中委員爭還英庚款主權之後盾，而中委員反視若無足重輕，且似以各界之力爭爲多事者。如一則曰「退還不在文字之爭」（見中委員會答凌竹銘君書）再則曰「他人之意雖欲本會之權再行擴大，而本人之贊成此會，正因其權限範圍僅至建議而止。」（丁文江委員在招待各報記者席上之言）誠然，此委員會之職權至屬有限。就其宣言觀之，其任

務僅在調查用途與建議支配及保管之方法。然吾人今日之力爭，亦正以此委員會爲英政府試探中國輿論以定處置庚款方針之初步，及今抗議、尙未爲晚。且吾人所爭者，絕不僅在空洞之退還二字，而在與退還名義相符之事實與主權，如委員之選擇與任命權，用途與保管方法之決定權等。不然，英庚款委員宣言中退還之名詞固已兩見，國人應早欣然如願而去，何尙喋喋不休乎。

吾人深知中委員處境之難，於一切猜疑之言均不敢信。且以中委員均社會知名之學者，其所措施必能力矯以前庚款委員包辦營私之弊，故期望之念亦愈切。謹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願中委員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毅然決然應國人之要求，起而以去就力爭英庚款退還之名實。主權屬我，再集合國內純粹之學者從容商定保管與支配之方法。爭之不得，則拒絕參預，退出委員會，以示國人一致對外之決心。若對國人則虛與委蛇，對軍閥則「仰體憲意」，對英政府則奉命惟謹。終至大錯鑄成，

無可挽回。雖欲不爲文化侵略之李完用，不可得矣。

茲刊之編卽本此意。欲以各方言論促進國人與中委員力爭英庚款主權之決心，且供中英人士討論此問題者之參攷。知我罪我，不遑計也。

更有一事須聲明者。吾人雖反對英政府挪用客卿以庚款實行文化侵略，但同時亦不贊成中國政客學閥合組之某教育社利用客卿包辦美庚款之辦法。庚子賠款爲全國人民之膏血，其支配與保管權應公諸全國。苟有以一系一會之組織陰圖操縱退還庚款以擴張其私黨與個人之勢力者，不特爲全國之公敵，亦退還庚款之友邦之罪人也。前車可鑒，謀解決此問題者幸於此點三致意焉。

（十五年四月十一日）

五　告抵滬之英庚款委員

英格蘭者，世界自由之發源地也。二十年前，吾人誦侯官嚴氏所譯斯賓塞，穆勒，密爾諸人之民權學說，以爲天地間果有理想之國能實現自由平等諸義者，捨英格蘭其誰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吾人意想中之英格蘭固如是之優美高尚也。乃天不做美，必充滿中英外交史上以無量數之血痕汚點，由鴉片戰爭以迄於今，中國人所身受之英人教訓，槍砲也，軍艦也，割地也，賠款也，一切不平等條約也，無一事一物含有些微自由平等之意味。至是而中國人始知英人之所謂自由平等，惟行之於強者之間，絕非貧弱之中國所能夢想也。

因「五卅」慘案而有沙基事件，因沙基事件而有香港之大罷工，以如此重大之國恥不能以政治法律解決之，而訴之於自殺政策之罷工，此弱者無告之呼聲也，其情應爲世界人類所共諒。乃英人不惟不諒，且反震怒。最近因香港罷工之不解決與孫科氏之個人言論，竟欲以十萬雄師征服中國，預定每軍費十五萬金鎊約合一百五

十萬元，其語抑何豪壯。中國在西人眼中久如無人之境，今乃勞十萬大兵下降，牛刀割雞，在中國固受寵若驚，在英國亦似太不經濟矣。

中國人何罪，乃勞英人之遠道征伐，曰不應爭民族獨立人權保障，言論自由，與一切文明國人應享之權利也。被宰割殘殺而呼號，被蹂躪壓迫而反抗，此非弱者應有之常態也。其人而竟如此，必受赤化無疑，既受赤化，則雖九死不足以蔽其辜。征伐又豈容緩。嗚呼此殆今日英人之邏輯也。使密爾、吉芳斯輩復生，當亦嘆爲聞所未聞。

中國人之知爭獨立自由平等，遠在勞農俄國成立以前，而此種民權思想之種子固大部份來自英國。英人既以其文化思想輸灌於世界，復指由此思想所產生之行爲爲罪惡，而任意加以懲創，是英文之文化思想，其危險且駕諸任何事物而上之矣。

於此大兵征華聲中，忽有英庚款委員韋林敦爵士蜚抵滬之消息，吾人聞之忽驚忽喜、乃不知應作如何感想。以中國人現有之文化思想已足招致滅族之禍，乃韋林敦輩猶欲以鉅款輸入大批文化思想，甯不可異，吾人亦知韋林敦君素主張人種平等，其見解必有異於一般以侵略中國爲業者，且吾人知此委員來華之目的實在增進中英間之友誼。然使英國政府與人民果時時抱一不惜以十萬大兵每日百五十萬元軍費壓服中國人民要求獨立平等運動之野心，此每年六百萬元之英國庚款雖盡舉以辦中國文化事業，其對於減少中英間惡感之影響，盃水車薪，效果致微末也。而况據吾人所聞者，此項賠款施用之權仍操之英國政府，並未退還中國，所請中國委員僅屬顧問性質。全部委員十二人中國僅有三人，其權力已至有限，復爲顧問性質，英政府不欲華人主持此事之態度至爲明顯。俄美法之退還庚款委員，皆由中國政府任命，吾人尚多不滿意者。日本因無退還賠款之實，備受中國社會之攻擊，然中國方

面之委員尙爲中國政府任命，視英人且較勝一籌矣。今中國人對英庚款之辦法不加攻擊，非有愛於英或默認其辦法之妥善也。實以『五卅』之創痛猶在，大恥未雪，何暇爲錙銖之爭。韋林敦君與中英之委員果欲以庚款興辦文化事業促進中英邦交乎，幸先從恢復中英之國際平等待遇，取消無理之壓迫侵略着手，勿徒以小恩小惠自矜也。

記者案楊君此論激昂極矣，然亦平恕極矣。曷言乎平恕？楊君文中固處處不忘中英邦交，亦不忘英國爲民權學說之先進國，故雖於中英國交空氣極黯淡之今日，而對於來滬之英委員猶致以相當之期望，此眞足以代表吾華人持平論事之思想者也。十萬大兵征華之說，英人機關之字林西報竭力否認之，吾人爲尊視英人崇信不欺之風習計，自祇宜認爲一種之傳說。唯吾人觀察異邦之國論，應就足以代表其國家者之所表示爲根據，反之若爲個人之言論，縱或跡近輕

侮，吾人決不欲以偏概全。取譬以明之，吾人雖甚惋惜濮蘭德氏發言之輕躁與偏執，而同時決不忘英國人士中尙有羅素其人。唯此次中英交惡，據吾人所得之消息，由於英國外交代表對我外長有『國會已同意於軍費預算』之言。在此消息未正式撤回以前，吾人終覺英國朝野，得論團體個人，應於籌備庚賠文化事業以外，更有所努力也。（畏壘）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商報）

六　楊杏佛致胡適之書（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各報）

適之我兄大鑒。英庚款委員會事，前在歡迎子民先生席上，略聞偉論，似英已決定以此款退還中國，專辦中英互利事業，兄等且有以此款舉辦大規模科學研究機

閥之主張，甚以爲慰！繼從各方文字觀察，始悉英政府所議決者，並非退還庚款，僅指定庚款作中英互利事業之用而已。無退還之實，而欲得親善之名。某君謂英人手段拙劣，不能如美人之名爲退還，仍須經過協商之巧。（見三月十九日商報本埠新聞）竊謂此正英人以巧勝人之處也。美國退還庚款時，本無一切用途，須經過協商之明文，中國學閥師袁氏利用客卿之故技，孟祿教授，始爲中國文化事業之古德諾與安格聯。今英國庚款既無退還中國之明文，中國委員人數僅三人，復由英政府委任，是中國委員直英庚款委員會之客卿耳。中國學閥假美客卿以要挾政府，恐嚇社會。英國政府則假華籍客卿，以愚弄華人。粉飾親善，異曲同工。孰謂中英人之智力不相若哉，英庚款委員韋林敦爵士輩來華後，對華人退還之要求，則故作癡聾。對用途之性質，復模稜其辭。中國委員以代表中國之智識界自命者，亦皆反舌無聲。但知隨爵士輩酬酢餔餟，如此不痛不癢之委員會，乃北走胡，南走粵，僕僕道

途所爲何事，誠所不解！若云：調查華人對於用途之意見，則旣不退還，無從討論。築路則爲外資築路，興學則爲教會學校，華人從不反對，亦絕無參預歡迎之必要。若云：和緩排英空氣，則一方以強硬之侵略行爲，欺侮中國，如去年五卅事件，最近粵海關及大沽口等事，一方復以空言市惠，欲以不可必得未必有利中國之數百萬賠款，轉移四萬萬華人要求民族獨立與國際平等之心理，其事之不可能，無待言說。英委員入地生疏，又別有用心，舉措如此，情猶可原。中國委員爲中國國民，對英人態度及要求退還，亦竟無所表示，俯仰隨人，何以自解？兄在士林雅負時望，對英亦多好感，竊謂宜聯合中國委員要求英政府無條件退還賠款，否則全體退出英庚款委員會以示國人對於此事之決心。年來國內名流學客爭爲外人文化侵略之買辦通事，但知朋比分贓，不顧國體國權，士林正氣，久已蕩然無存，惟兄能受盡言，故不憚辭費，一吐所懷，幸有以慰國人之望也。即頌學安！在君景春兩先生並乞

轉致！楊銓謹啓。

三月十九日。

與章行嚴論農國書

一　中國能長爲農國乎

自時賢有農村立國之主張，二百年前歐洲之重農衙說，復爲中國今日救世之福音。一時主農主工之說紛起，一似將來之中國，非完全農業化者，必至完全工業化。於是憂國衛道之士，遂不得不以工業化之危險，大聲疾呼，警告國人，其言未嘗不是，果能實現，吾人得長作桃花源中之仙民，豈特自命四千年以農立國之中國人，將歡欣鼓舞之不遑，卽彼醉心東風之羅素，亦將攜其妻子，請求入籍，以長享此簡樸高雅之農家生活，豈非盛事？顧按之事實，覺大不然。不特彼所渴望之農業化

，不能完全實現。即其所恐懼之工業化，亦將永無完全實現之可能。而吾人之日以重農重工強聒於人者，終成其爲癡人說夢而已。讀者有疑吾言乎？請申論之！

今世之立國，農業與工業不可偏廢者也。而在中國爲尤甚，徒農則以原料供人。而其一己之衣食住以及農具與消耗品皆將仰人之鼻息。將欲安貧乎，則中上社會之嗜好方日增，金錢之流出者年以千百萬計。將欲守古乎，則農產之收成，本已不豐，益之以水旱之天災，苟無農業機械之改良，與水陸交通之建設，自給且不足，何能角逐於世界之市場？此就理論言，農之不能獨存也如此。更就事實而論，則吾雖不欲興工，而歐美之製造家已挾其資本建廠於吾腹心之地，上海，天津，漢口諸地非吾神農苗裔之版圖耶？然其人則已棄農而工矣。歐戰以後，英美感於勞工之缺乏，地震以後，日本慨於安土之難得，皆有移廠中國之計劃。故由前之說，工業應興，而吾不欲興。由後之說，吾不欲興而人將代我興之。大勢所趨，人心不古，

雖有大力，孰能挽此狂瀾哉？

夫工固不能偏廢，農亦何莫不然？徒工則食物原料必仰給於人。無事則時有經濟之恐慌，有事則不免封鎖之危險。英日（指本部）諸國局於疆域之狹小，不得不專事工業者，且感於饑饉之頻仍，而思有以擴張其農業，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豈能自荒膏腴，就食他國，託性命於國際貿易商人之手哉？且以吾國關稅制度之不良，工廠之出品，雖廉工賤料，尙有不能抵制外貨之勢，苟以舶來物爲原料，其失敗也必矣，此理論上工之不能獨存也。若紗廠興則棉利厚，工資高則米價增，因工業之興而農業轉盛，此又勢所必至也。

故工與農實並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地大偏農，而入不敷出日就枯槁者中國也。地小偏農，出入相抵，粗能自給者丹麥也。本部地小，不得不偏工而以屬地致力於農以相調劑者，英日也。地大物博農工並重，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遂執世界

經濟之牛耳者，美合衆國也。何去何從，唯國人自擇之。

二　答農國辨

昨見章君行嚴之農國辨，於愚『中國能長爲農國乎』一文多所論答，吾文因見董君之文『見十月二十五日本報』而作。以董君所主張者，似爲無鑛冶鐵道之農國。故進農工不可偏廢之言，於章君之農村立國說，僅謂爲最近重農言論之所由起。其內容章君未言，何從前知？本無論點，更何得失可言？今章君既有所教，請更質其疑。

農國之論可分兩點，就理論言是否相宜，就事實言是否可能。從已發表之言論觀之，主農者多偏理論。主工者多重事實。然偏農則門戶洞開，外資深入，欲重

返閉關以前之農國而不可能。偏工則資本主義禍毒已深，若更追踵覆轍之工國，似爲不智。求兩全之道，乃有農工並重之主張。章君於吾所言既曰：『儘有餘地以恣如此等義之出入。』又謂農機改良交通設備，『固自農國所有事。』乃至與工業以塞漏巵。亦謂『宜借助工事，勵學明藝，農產而外別與土物以斥外物。』是章君之所謂農國者，實爲農工並重之國。進讀其定義，而吾言益信。

章君謂：『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口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擾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析其要義，可得三點：（一）生產以人口全部謀配置。（二）取義在均。（三）不擾國外之利益。準此三義，則章君之所主張者，實爲一閉關均產之社會主義國。惟其重在『人口全部之配置。』故生產不宜偏農，惟其『不擾國外之利益』，故雖欲偏農而不能。章君既承認農工並重之實，而又强名之曰農國。在章君之意，殆以爲今

世國之分類，不入於工，必入於農。求其近似，乃不得不自附於農耳。故於既下定義之後，又益以『農國之嶄然與工國異，不在人民之擇業不毗於工，而在百業之本意不違於農。』章君之苦心益顯。而其所謂農國者，乃益不可解。士農工商皆以爲民。民爲本則百業皆末。今必謂『百業之本意不違於農，而所謂百業者，對農而言則皆民也。以民爲末，以農爲本，豈章君立國之本意乎？今人之所謂工國農國者，實指對外之商業政策而言。用爲立國之方針，則不可通。譬之人身，謂頭腦手足之運用當不違口腹。人亦但能以一口能張，兩足能舉之飯囊譏之而已。

或謂中國本重農之國，沿用亦何不可？不知農國之義，古本無之。洪範八政食貨並列，周官考工稱『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漢書食貨志謂『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是古於四民但有分工，何嘗軒輊，特榛莽初闢，物質之需求少，故務農者較多於他業耳。秦漢而降，民欲日增，對於工商之

需要亦加多。當國者不知『古今異俗，新舊異備。』一欲『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以上皆韓非語）乃有重農賤商之舉。而結果乃適得其反，此無他，昧於經濟進化之理，強欲以人力爲高下也。故終漢之世，勸農賤商疲於應付，而卒至賣爵，用賈人置平準與民爭利，此雖由於漢武之好大喜功，亦見商賈之功用不可沒也。且中國重農，農乃獨苦。西國重工，工亦憔悴呻吟。不爲暴君富豪之牛馬，則爲資本階級之機械。爲農工者，亦何貴有此輕重哉？

章君復侈言農國之盛，工國之弊。幾於天下之美，皆歸於農。天下之惡，皆歸於工。姑無論其是否與農工有關，即就其所謂美者觀之，率皆唐虞三代之風，不特去今日之中國渺乎其遠，卽在秦漢已不復存。以此美中國之農，恐彼『力耕不足糧餉。』『紡織不足衣服。』（語見漢書食貨志。）之農夫女紅且不受矣。至若因好農而欲復科舉言官之制，名分器數之限。因惡工而並斥平等自由（指一切脫略）與代

議制，此則愛屋及烏，因噎廢食之談。慮非邏輯因果律之所許也。

章君但知歐洲之禍亂由於工制，而不知工制之能爲禍至此，實資本制度有以使之。有資本制度，農與工受禍均也。人性好逸而惡勞，爲農爲工其苦則一。在詩人哲士觀之，或有淸濁雅俗之分。而自彼勞力者視之，則等耳。歐洲工黨之反對國際資本主義，而不言逃工歸農者，正以志在民本於工農無所去取，故不爲此無謂之爭耳。

今世之禍亂方長，其源實起於本末倒置。以人爲田畝機械之奴，耕種製造之具。物愈尊則人愈賤，此人趣之所以索然，而世界乃永無甯日也。欲圖挽救，亦惟有復生人之道，均勞逸，平貴賤，使人人有遊賞工作之機會，自治自給之能力而已。救世界在此，救中國亦在此。吾旣喜章君有以人爲本，農工並重之主張，又慮其農國之名不正，將使讀者失其眞義，故貢其所懷以供章君參攷之一助。至中國內亂之

無關代議制，與夫代議制之成敗無關農工，聶已詳論不更述。

三　附農國辨（行嚴）

昨二十八日，有楊銓君在申報著一論文。題曰：『中國能長爲農國乎？』於愚「農村立國之義」加以抨擊。大旨謂農業與工業，未可偏廢。以『徒農則以原料供人，而其一己之衣食住，以及農具與消耗品，皆將仰人之鼻息。』且『中上社會之嗜好方日增，金錢之流出者，年以千百萬計。』非工似漏巵無以塞。以事實言：『吾雖不欲興工，而歐美之製造家，已挾其資本，建廠於吾腹心之地。』大勢如此，欲罷不能，農國之談徒夢想耳。此其爲說，本愜人之公疑，前此屢有所聞，如吾友蔣夢麟王吉占，皆於愚明農之旨，不無誤會。愚久擬詮釋而未有當，今幸有會，請得

而言。』討議此題，第一宜知農國何謂？在楊君之意，或疑愚所立義，將斥一切工事不務，徒貿貿然驅天下之人以納於農。人己之不知，學藝之不講，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尋木石鹿豕相與居游焉耳矣。實則楊君所舉之理與實，俱至淺顯，愚雖闇陋，亦能運思及之。其倡爲農說，自信儘有餘地，以恣如此等義之出入，曾不阻遏。蓋五尺童子可以知之。天下固未有全然廢農之工國，亦未有全然廢工之農也，豈唯不廢，工國重農者有之，美利堅是也，農國重工，義亦宜有，楊君所云：『農業機械之改良，與水陸交通之建設，』固自農國所有事。夫亦問其所以重之者，其精神爲工爲農已耳。吾農國也，而古稱四民，農工各分一席，史遷爲貨殖傳，既稱『工相與議技巧，農相與謀稼穡。』即期以『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讀兩漢昭書，諄諄勸農，可謂盛矣。而孟堅稱：『孝宣之治，綜核名實，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有農無工，自古已無是義，甯有

生丁今日大通之世，而反昧於通工易事之理者乎？以知愚主農國，其概念殆不如楊君所懷。楊君之詞云云，在邏輯謂之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未得其論點也。

然則農國者何也？曰：農國對於當今之工國言之。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反是而其人民生計，不以己國之利源為範圍，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之利，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為原則，因之貲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級，相對如冠履者，謂之工國。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農國講節欲，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工國則反之，縱欲有為，無足貴爭，皆其特質。事事積極，人人積極，無所謂招損。損更圖滿，損

滿迴環，期於必得，以不如此不足以興集國富，日起有功也。農國尚儉，貴爲天子，以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相高，漢文作露臺百金，以其爲十家之產而罷，其他明君作詔，以雕文刻鏤爲傷事，錦繡纂組爲害女紅者，多不勝讀。商通有爲，易於居奇，則一體賤之。奇伎淫巧，爲之有禁，以不如此不足遠其『以口量地有餘而食』之指也。（語見漢文議佐百姓詔）工國尚奢，大規模之工作，自上達下，祇須有力爲之，無不恣意以崇其成。帝居寺蹟之壯傑，大業朱樓之宏麗，吾三都兩京之所夸論，曾不足方其什一。豪商所享，遠過通侯，利之所在，仁義歸之，史公所歎『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無慍色，』以寫今之五州財閥，如俗稱煤油鋼鐵汽車諸大王者，始爲盡致。商者在吾以通難得之貨爲病，而彼謂非難得，其值不厚。工者在吾以作無用之物爲防。而彼謂非無用，人欲不饜，有經濟之學以明之，立商標之法以護之，趨利若渴，死而後已。其所以然，則取利之途廣，多取之以恣一時之欲，非深

識大仁，洞觀百年者，不見其害也。更分言之：農國政尙淸靜，以除盜安民，家給人足，爲與太平之事。工國則言建設，求進步，爭於物質，顯其功能。如吾汲黯臥治，彼所不解。農國說禮義，尊名分，嚴器數。工國則標榜平等，一切脫略，惟利之便。農國於財務節流，於人務苦行，於接物務撝謙。工國則財以開源爲上，人以有幸禍求驕廣爲上，接物以發揚蹈厲爲上。農國重家人父子，推愛及於閭里親族，衣食施與恆不計。工國以小己爲單位，視錢如命，倫理之愛，別爲一道，姊弟同車，各出銅幣一枚，分購車位，反相安焉。農國惡訟，訟涉貸錢分產，理官每舍律例，言人情，勸兩造息爭以退。工國則財產之事，毫不肯苟，全部民法，言物權債權者八九，訟師數萬，盡食於玆。最後則農國以試科取人，言官單獨聞風奏事，不喜朋黨，同利之朋，尤所痛惡。工國則明言財利，內賄外政，比周爲黨，立代議制，朋分政權。如此之別，不可一二計，綜其要歸，『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

爭，』」(仍史公語)農國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工國之精神也。其精神之所由起，以財源是否在於本國爲斷，由此勘入，思過半矣。

自十八世紀以還，歐洲機械漸興，工業日茂，廠肆駢立，農化爲工，小資本之生業，遂見衰滅，人人輕去鄉里，覓食通都，都市生活，爲之盛漲。一方田畝荒蕪，食料不給，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暢遂。大地未甚開發之農國，生貨塡委，可以少許成品，詐取多許，自非食糧，資以活給，稍加造作，旋又往售，生熟出入，利每十倍，因乃本土殷繁，冠冕一世。增造富族，豪侈無論。如是者百餘年，遷流之極，弊不勝言！其在國內，貧富兩階，相去太殊。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織不去機，裋褐不完，終歲勤動，一飽不得。故以南開市人而苦寒露，波多人而病消渴。一國熟視，恬不爲怪，何也？舉凡所產，固以供轉輸，博外利，與前民用平人欲之旨去之萬里也。工者積不能平，聯盟力抗，所謂社會主義者，自共產

以爲工聯，隨激有差，而求所以甘心於資本家者則一。凡在工國，無一能安，患禍奚出，不復可料。其在國外，言制作也，科學久成公器。言貿易也，我往寇亦能追。其初英吉利獨爲先登，舟車所至，無不如意。旣而德、美、法、日，相繼崛興，製器功倖，行商地醜，卽前此坐受盤剝之農國，亦各漸染機心，粗能步武，倡行土貨，明示觝排。是世界商場，明明日窄一日，而通商惠工之若干國者，機件之益益敏給，效率之益益增大，出品多而成本輕，計算之益益不可低昂，人口之大多數依工爲命，作業之益益不可曠廢，綜計製造全力，如董君時進所言，『殆足供給更一地球之貨品而有餘。』（見二十五日申報論中國不宜工業化）。自二十世紀開幕以至一九一四年，歐美之工業狀況，全陷入於此種供求不應之反比例中。商軌之舛馳日甚，同業之相煎益急，而謀壟斷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兩國，且勢力轟其一，以爲一時苟且偷託之計，因而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戰。使凡爲商戰者，靡不加入。由今思

之，正如懸崖轉石之必至於地，無可致疑。嘻！歐洲苟其徇工無已，不知更化。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更越二三十年，戰且逾酷。昧者不察，以謂協約國今以公理人道勝，國際之清平可期。以近五年間之事證之，得非夢囈？外之商事之逼拶也如此，內之工潮之泙湃也如彼，歐洲工制之所由崩壞，大略可知。

吾人生當此世，其將何以自處也乎？四五十年來，吾震於歐洲國勢之強，學術之盛，工藝之精，凡西來者，率不加考問。一律迎之，以爲歐洲若是，吾亦當然爲之。舉吾舊有，謂與弱國爲媒，拉雜摧棄不惜。以本題言，今之倡言，『中國必工業化，然後可以自存』（參觀二十九日申報戴君英所著中國可以不工業化乎一文）者，尙比比也。嘗試論之，苟吾乍經鴉片戰爭之大創，銳意維新，如日本明治初年之所爲焉。則且不問得果之良惡如何，而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求爲一外強中乾，參伍歐美，尙工形似之國，自屬可能。何也？其時工業萬能之花，盛開而仍未

謝，銷場未盡，可供週旋，孳義未滋，工人用命也。而今也王氣已收，大戰初已，各國之所以自窘於工，如繭之縛者，底裏盡露懲毖無及，於時而謂新興工化之龐然大國，可容發迹，殆爲不解事者之所妄期，况乎工國矯揉浮僞，疵釁萬端，凡爲右工之民，亦一口能張，兩足能舉之機器，出作入息，各銜輪齒，莫或之紊焉耳。於茲爲孳，亦太寡味！借曰可期，豈其所欲，工云工云，不思甚矣！至於外貨侵尋，財漏無藝，如楊君所臚數事，又海關之册，近告入超將及三萬萬元。核其所入，米且二萬萬石，麵粉三百餘萬石，棉布值二萬萬兩，（如戴君說）駸駸扼吾農產之吭，使不得吐氣，此農國失其所以爲農之咎，非農國不能化而爲工之咎。所有墨守農法，於今無濟，允宜借助工事，勵學明藝，農產而外，別與土物以斥外物各情，俱吾農國之所當有事，祇須所與以爲吾用，或爲吾用而更能與，循環操作，功用不出本土，律愚雙立兩種國家界說，其義未出農而入工，而又何疑焉。

本此以談，吾之立國不當有背於農也，斷可識矣。楊君發問，『中國能否長爲農國？』不待躊躇而宜應之曰，能矣。其實此一問題，不僅吾國獨有，比者歐洲工黨，倡爲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國際諸號，以與資本國之帝國主義抗。所言雖不離工，而考其用心，固隱然有逃工歸農之意。何以故？以其不主謀利，而主公製作以均民用，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故。無奈歐洲之社會組織，一概託體於資本，如蟲百足，不可得僵；而又農畝浸廢，衆民浮寄，地狹人稠，安所受田？一時名家如潘悌等，倡言農業復興，誠有明夷待訪之歎。楊君能否一問，在彼蓋未易答，而吾何有焉？吾本農國，今其精英，雖微蝕於僞工制，而大體未壞，謹謝楊君，亦『長爲』之而已矣。

或曰，今之言工業化者，亦特以吾爲國際資本所壓迫，輸入品所蠹飾，不得不同趨於工以禦之耳，固非懷侵略之野心，以集貲爲的彀。如子所稱歐美諸工國之所

圖也。用意並不相悖，子亦何必標揭農國，以齗齗爲？愚曰：不然。愚固言之，農國之嶄然與工國異，不在人民擇業之不毗於工，而在百業之本意不違於農。戴君與董君辨，（卽前引申報二論）戴君之言曰：『董君以爲今日之中國，尙爲農國乎，抑已爲工國乎？若農國也，則董君所稱農國之民，質直而好義，喜和平而不可侮，生活單純而不乾燥，儉樸而饒生趣。社會安定而太平，鮮受經濟變遷之影響，無失業亦無罷工，凡此所言，何與吾國今日之情實全不符合也。』善哉問也！玆爲憂時者之所公惑，誠未易通，愚忘其無似，請代董君而對曰：吾國固去農而之工　，未舉工國之實，先受工國之敝，徘徊歧路，進退失據。農不農而工不工，因而社會現象有如戴君所說者也。蓋吾曾不察歐洲所以爲工國者何在，及爲工國之利害得失奚若？徒蒙然舉工國之政制習俗，車服器用，逞欲好爭，豪華開發，一切之事，一一而模習之唯懼不肖，樸愿者惶惑不知所守，黠猾者張皇靡所不爲，彼之舉治，以致如

今日戴君之所刻畫，固然之理，無足奇也。然則如之何？曰：凡所勦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禦外侮之道，庶乎其可。農國之辨，豈得已哉！

與張東蓀論科玄之爭

東蓀先生：

前得六月三號來書，以在君先生「以科學方法僅屬分類」及「時流認漢學考據即爲科學方法」兩點質疑，並以大關於「人生觀與科學」之按語（亦見三號學燈）附寄。值結束校課之時，艸艸答復聊貢所見而已。頃聞先生已以拙函在六月十八號學燈披露，檢之果然。此函艸率，語多不詳，恐滋誤會，請略加詮釋。

（一）對在君先生以分類簡述概括科學方法一點，似覺過隘。惟既言「事實」之分類與簡述，則觀察假設與實驗三大段皆包括其中。弟所謂太窄者，指其過謙抑謹愼耳，故有「牛頓以來之科學家皆持此見解」之言。

(二)漢學考據方法多有合乎科學方法者。此點適之先生言之甚詳；惟亦有牽強武斷而蹈形式論理學之錯誤者，故謂漢學考據不盡爲科學方法。同時以爲因柏格森之玄學而擁護程朱之理學，亦可不必，以其立脚點完全不同也。然丁張兩先生之苦心則吾所深諒解，故以空谷足音譬之，不顧論者爲此枝節之爭也。

(三)「科學以何物而統一」一點則對　先生之按語而發。先生以爲科學之統一在其目的—求不變之關係，至其方法則各不同，如天文學之不能離望遠鏡。弟以爲科學之目的與哲學玄學之目的同爲求眞理，而各種科學之統一亦卽在科學方法之相同與唯一，先生所言不同之點皆工具與手續之不同而已。故謂科學之方法實同，所不同者此方法實施之途徑耳。

(四)「專談方法而忽實驗之不能提倡科學」一點則對中國實驗科學之現狀而言。自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來，惟整理國故一方面略有成績，以其研究但須有書有方

法便可從事也。其他方面則消沉已極，談社會科學者無統計與調查，倡自然科學者無實驗與觀察。舉國之大僅有一風雨飄搖中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與夢想中杜里舒之海濱生物研究所。人以工商發達資本主義盛行歸罪於科學。我何如哉！工商界不特未嘗夢見科學之應用，亦並不知工商之有學，其與也投機，其敗也亦投機，而說者乃亦欲歸罪於科學，豈非大寃。故在今日之中國而高談反對科學誠爲無的放矢，卽空言方法以提倡科學亦等於葉公好龍。此吾所以欲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爲丁張兩先生及一切參戰者進醒酒湯也。

此函仍於短促時間中艸成，未盡所懷十一，惟以前函發表已一星期，亟宜有所解釋，請卽　賜登學燈爲幸。此次筆戰參加者大都爲從事實業編輯與講學之忙人，而大學教授之發表意見者竟不數見。大學以外之人，乃有餘力以論學，則大學以內之人又所忙何事。竟無論學之時間與精力，此則使人不能無感慨者也

。偶因感觸，拉雜及之，弟亦大學以內之人而無暇參戰者，此言正以自訟，非以責人也。

弟楊銓再拜　六月廿四日

附東蓀來信

杏佛先生：

所以我把你的信發表因爲你的話最公允，可以解決不少的爭論。原文因有無關的話故代爲删去。其實我以爲無待解釋，或許亦不致誤會，不過解釋一下更好罷了。其中還有兩層，想和你討論。第一點是分類說。當我做那篇文章的時候，皮耳生的科學規範未存手頭，後來朋友還我了，一看方知丁先生差不多完全

是依據其說。不過皮耳生是依據馬哈。後來我又看德國寇耳佩批評馬哈的說，覺與我所說大同小異。亦以爲科學是求法式而分類不足以盡之。恐怕相對論發生，後說更爲有力，我現在要告訴你的：即我攻擊丁先生其實乃是攻擊皮耳生了，這乃是我淺學所致。至於你說科學哲學玄學同是求眞理。但是有一派哲學以爲暫時的與直接的是最眞的，換言之，即「純粹所與」是眞的。我想科學決不是求純粹所與。唐太牧先生說所與是科學的起點，這句話眞是不錯。可見科學與哲學玄學同是求眞理而各有不同，若專就科學說，似不如說求法則（即法式，乃是潛存於素樸的事實下的。）爲愈。質之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醒酒湯云云眞先獲我心了。

東蓀上

與江亢虎論新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書

一　江亢虎先生的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之評論

近來國人對於社會制度與政治組織發表主張者甚多，但是顯明以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來號召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宣言，與江君之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宣言。我對於這兩種宣言還有點懷疑。江君要來校演講了，所以今日提出我的意見與諸君討論，並供江君參考。

（一）新民主主義　江君提倡所謂新民主主義，極力反對舊民主主義，其實舊民主主義未必完全不好，而其壞處江君主張亦不能補救。實行民主主義有兩種辦法：

(一)直接制——凡事由國民全體投票決定(古代希臘小國多有行此種辦法者)。

(二)間接制——就是現在的代議制。代議制從今日觀之，確是發生了種種流弊，議員產生於少數人之階級，便利其私圖，勾結軍閥，連絡資本家，置平民於腦後，他們所代表的不是多數的人民，而爲資產階級與軍閥。由表面看去，代議制確是壞極了，其實這並不是代議制的不好，實是社會上有特殊階級的不好。

江君持反對的論調說：『眞正多數，無論何時何地，無學無識無經驗之人必佔多數，多數政治，是爲愚民政治，一名多數，而實少數，強權者迫脅民意，巧黠者假造民意，富豪者買收民意，是爲暴民政治，姦民政治，富民政治』。江君反對的意思可分兩點！(一)眞正多數政法爲愚民政治，(二)少數假借多數之政治爲暴

民政治，姦民政治，富民政治。照第一點，江君是根本反對全民政治，贊成知識階級專制了，我們假使承認多數不配參政，不但民主主義不能存在，便是社會主義勞働參政也應該推翻；換一句話說，愈共和的政體愈無價值，我恐怕江君原意未必如此，不過言過其實罷了！第二點，是人類結合的通病，我們也都承認金錢運動強權壓迫政客假借的民意不足代表眞正民意，不過以爲這罪惡的根本在社會上權勢與財產底分配不均，不在民主主義底本身不良，這些特殊勢力不去，無論那種主義也不行。江君說：『嶄新之共產黨人亦以民主主義爲詬病。』他們所詬病的不是全民政治底民主主義，是軍閥財閥與特殊階級底民主主義。

現在再就江君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特點分別討論：

（一）選民參政　江君既以爲多數人民學識經驗不足參政，遂主張惟有優秀人民可以參政。但是江君所謂優秀人民選擇的方法，却以『普通法政智識爲標準，』『由

立法機關執行參政考試，』『及格卽爲選民，有選舉及被選舉權，』還有直接投票權創議權複決權與免官權（卽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之直接民權）。簡單說，這種選民如果成爲事實，他們的勢力比從前科舉時代的士子與現在的議員先生們大得多了。

我把我對本點的疑問逐條說在下面：

（甲）選民底作用在防免愚民政治暴民政治姦民政治與富民政治，但是有普通法政知識底人民就不愚了嗎？就配掌握一國政治大權了嗎？國內各業各人皆有他生活上特別利害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惟有精於本業的專家纔配講話。法政先生們遇到農工商與教育科學問題，簡直是一等愚民。然而要求政治問題與士（教育與科學）農工商完全無關，恐怕絕無僅有。這一點，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發揮得很盡，不用我多說。再進一層，我們姑且假定法政萬能，新民主主義能爲選民確保自由選舉權嗎？江先生能夠保證他們不受財閥軍閥的運動，不弄姦民政治的把戲

嗎？

(乙)讚美中國考試制度。主張考試用人者，近來甚多。外人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愛列俄特與教授白璧特，國人如孫中山先生等皆是。孫先生五權憲法中特立考試權，尤爲「愼重其事」。但是他們所主張的是議員官吏應當考試。若說國民應當享有的參政資格，也須由考試取得。這還算甚麼民主主義？各國人民方在那裏力爭普通選舉，我們似乎不應該倒行。

(丙)還有一點：考試是陶鑄國民思想的極好洪爐。中國所受的科舉毒，都由掌握文衡者提倡遵王頌聖得來。江君將考試權交給立法機關，這種立法機關又兼負行政司法責任，那麼凡是與現在當政人物意見不合的人材，皆不免在擯棄之列。江君打算拿選民來監督政府，又把去取選民底權交付政府，這監督的效用就甚微了。

(二)立法一權　歐美的憲法大都是三權分立。近來有人主張四權分立，孫中山

先生更進一步主張五權憲法。他們所以要分權的緣故，都是希望得各種勢力調和互制的作用。威爾遜謂美國憲法爲應用牛頓力學原理於政治之結果，也是這個意思。江君厭惡三權分立，互相牽掣，便主張將行政司法都歸立法機關主持，這種因噎廢食底辦法，我實在不敢贊同。江君舉英國政治習慣來做立法一權底先例，英國所行的是政黨政治，往往因政府措施失當，連議會亦連帶解散。在政黨道德高尙民權發達底國家，也許於辦事上有許多便利。但是假定所託非人，那犧牲可亦不小。況且照江君主張，立法機關並可操選民，上下其手，更可爲所欲爲。我以爲人類是互助的，在人類道德未十分進化時代，個人或一團體底極端自由，總是一個危險東西。後來成立的新國多採用美國憲法，不照英國習慣，也是這個緣故。

(三)職業代議　職業參政是現在最新潮流。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主張最力，國內如梁任公先生等皆極端鼓吹此種學說。我個人亦爲主張職業代議之一人。然而

對江君的辦法，却有點懷疑。

（甲）在江君政治制度中惟法政考試及格的選民纔有參政資格。選民雖須別有所屬之職業，每種職業未必定有及格之選民。因爲選民考試旣以法政程度爲標準，那些不習法政不善作文底農工商與專門法政的律師，議員官吏們競爭當然落第，卽使倖中也是少數，絕不敢與舞文弄法底先生們旗鼓相當。所以江君選民參政與職業代議是自相矛盾，不能兩存的。江君說：『學校考試均屬公開，卽機會平等之保證』。似乎落第的勞働家不應有不平感想。不知勞働家終日工作，那能享研究法政的幸福？爲了盡力社會生產事業便剝奪他們底公權，未免太不公平。這種機會平等和現在經濟家所反對的自由競爭，可算無獨有偶。

（乙）江君承認『人類利害關係恆視其所屬經濟團體而異，』却又許一種職業代表別種職業。這也自相矛盾處。我試把江君所舉的例分析於下。假定某省選民總數

為一百萬人，省議員名額一百人，平均每議員代表選民萬人，（即每萬選民互選一議員）。再就「選民所屬之職業而定各業應選之議員，」仍照上述比例分配，列表如下：

各業選民數	本業互選之省議員人數
小學教員一萬人	一人
養蠶者二萬人	二人
織造者三萬人	三人
木　匠五千人	一人
石　匠二千人	一人
泥水匠二千人	一人
缸瓦匠一千人	一人

照江君所舉例已經很不平了。各業的選民數完全與各業總人數無關。假使某業竟無一人考中選民，這一業便無參政權。這還算甚麼職業代議？退一步說，木匠石匠等四五業合選底議員，要一個人照顧四五業利害，與他業中四五議員代表一業者抵抗，還有勝利的希望嗎？所以照江君的辦法，結果必定造成少數特殊底職業來代表各業，總攬大政。江君之職業定義：「以有經常收入者為斷。服官從軍皆視同職業。社會主義未實行前地主資本家亦同享有此權」。將來特殊勢力自然屬於這種職業，農工小百姓恐怕是望塵莫及。

（丙）江君附則裏說，「社會主義未實行前組織職業代表團體。凡同業不同職且利害相反者，既分為左右兩級。投票時各從其類，不得相代，以絕壟斷而從多數。」此條大概是指選民投票選舉議員而言。各業既未必皆有選民（見上段），一業裏左右兩級能否皆有選民，選民人數能否相當，更不可必了。附則用意雖好，但是選

民辦法根本既不平，也就等於虛設。

(2.)新社會主義　我對於新社會主義沒有許多意見，江君主張很平和。大部份都是社會改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新社會主義。

(一)資產公有爲一切社會主義共同主張的，專供銷費的資產仍可私有，亦是多數社會主義所贊同的。江君打算發行債票，買收資產，事實上恐怕不易實行。生利金錢既須歸公，生利債票又何能私有呢？假使債票無利息，又有誰願意買？又從何處得來大宗金錢買收一切私有生利資產呢？

(二)勞動報酬是資本制度裏奬勵工作的利器。江君以爲「人類稟賦有優劣，用力有勤惰，功能有大小，」報酬亦應當各異，也很近情理。但這報酬標準却不易定。資本制度是以供求原理來定報酬高下，人才與商品同等看待，我們都感覺這種辦法不平。這也是改革家所當注意的。報酬不公與分配不均，同一足爲社會擾亂之

源。

(三)教養普及，這是人人贊成的。我以爲我們現在就當努力實行。歐美許多資本制度的國家早已辦到了。若等行了新社會主義再教養普及，不嫌太遲嗎？

(3.)結總　總括起來，江君的新民主主義，不但不能補救民主主義的流弊，還要變本加厲。選民參政是特殊階級的開明專制，將一國劃成治人「選民」與被治的「普通不中選的平民」兩大階級，與現在全民政治潮流完全相反。立法一權是極端的政黨政治，中國人的黨德我們都知道，何必冒險來學英國人。江君的職業代議仍是選民參政，不過把選民按照職業再分配一下，眞正的職業代議是與選民參政根本衝突的。江君職業定義更無所不包。這樣來提倡勞働(江君宣言中語)恐怕很難辦到。至於新社會主義內容，勞働報酬是現行制度，教養普及是社會政策，皆不能算新社會主義。資產公有的辦法怕很難實行。我的批評自知十分草率，恐怕誤會江君原

意的地方必定很多。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國立東南大學講演，曹芻候厰筆記）

二附　江亢虎致楊杏佛書論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

杏佛先生：

自滬歸來，讀本校，（國立東南大學高師日刊）日刊，見大文論新民主主義新社會主義，甚喜討論之有人。惟其中頗多誤會處，試舉證一二如下：

（一）以爲所主張者於現在制度下卽可實行，故深恐今日立法機關參政考試不能公允。不知鄙人旣鄭重聲言根本改革，則現政府現國會當然不在問題中，至用何種力量與手段以改革，則鄙人旣未明言，先生自難意斷也。

（一）以為法政係一種純粹知識專門學問，故深恐普通士農工商不可與知不可與能。不知鄙人正欲打破此種謬見，而使法政思想普及於一般人。易言之，即公民常識是已。

（一）以為參政考試必極高極難，如前清之鄉試會試殿試，故謂普通士農工商斷不能與法政專門畢業者爭勝。不知此項考試應至簡單，略如學校入學之檢驗甄別而已。謂參政權由考試取得，即非民主主義，則受教育權由考試取得，亦非民主主義乎？（參政考試是否僅在低級議會適用，而高級議會即由低級議會複選，抑或每級逐漸提高應用，尚待研求）。

（一）以為各自分立不相關涉，故一前謂有法政知識者，不必洞悉士農工商各業之事。不知同時有職業選舉代議一條。二則謂立法權流於政黨專制，不知同時有選民直接參政一條。三則謂勞動家無研究法政機會，不知同時有一切教育普及一條。

（將來或於普通小學外，別設許多養成法政常識之簡易學校畢業即爲及格，與不入此項學校而通過參政考試者同等平行。或疑何不逕於小學添設法政常識一科，是有不便者二：一小學年齡太稚，不與法政教育相宜，一國民不皆志願參政之人，不應強以必學參政之事，故以別設專校爲便。）先生論新社會主義，而慮及資產公有買收之不易實行。然則沒收何以竟能實行乎？亦視改造之實力如何耳。償要無利自不待言。又謂勞動報酬與教養普及在今日資本獨度下已行，不知勞動之所得，除薪水工價外，今日皆入資本家私囊，後日將充社會全體公用。教養之所及，今日僅至小學程度者。後日則自育嬰堂迄大學院矣。今日視若慈善事業者，後日則爲政府對人民之義務矣。其精神與結果固大不相同。又謂共產黨並不反對全民參政之民主主義，豈未聞勞工獨裁之說乎？以上各節，均就日刊之記載而言。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亦登尊論，話殊不類。斷章取義，吹毛求疵。且多浮薄嘲笑之詞。不知先生是否負

賁？如其是也，則所言多，已軼出討論學識之範圍，鄙人從此不敢奉教。否則，先生應向該報更正，以昭核實。抑更有進者。屬叨桑梓之雅，又辱杯酒之歡，彼此共事一堂，朝夕過從甚便，果有疑義，何妨面談？專函遥陳，亦是此意。諸希諒詧，即頌？

教安！

江亢虎拜。　十一月二日

三　再論江亢虎先生之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

僕於前月曾爲聽講勞働問題諸君評論江亢虎先生最近之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當時演講內容，由曹鎩侯曜兩君筆記，登本校十月二十三四日刊。繼得江先生來書，乃知民國日報覺悟欄亦載有此項講演，且多浮薄嘲笑之辭，與日刊所載者不

類，後經調查知爲同學希儼君之投稿，已由希儼君去函該報更正。吾人論學首重平心靜氣，覺悟欄所載何物，僕至今未得寓目，（圖書館存報中此二日之「覺悟」已不存在）無從臆斷，惟爾來國中百派爭鳴，往往以講學爲政治之武器，立論偶一不愼，卽蒙左右袒之嫌疑。以眞理爲指歸，以不私不偏爲嚮導，乃不失學者之精神，願與江先生及希儼君共勉之。江先生來書於僕所論僅答四五。其重要諸點如選民參政與職業代議之根本衝突，「新民主主義」不能補救舊民主主義之流弊，及立一權之危險，皆未置答，不能無憾。惟就江先生來書所言，知僕實無誤會原意之處，而來書所謂誤會者，皆江先生於宣言外新添之註脚，且有與原文相反者。當時得書後卽逐條答復，且以大意函告江先生，惟以來書有面談之約，故未發表。今見來書已載日刊，亦以所答公諸讀者，當亦提倡學術討論公開者所許也。玆以來書及僕答語分段錄後：

『……上略……惟其中頗多誤會處，偶舉證一二如下：一以爲所主張者現政府下卽可實行，故甚恐立法機關參政考試不公允，不知鄙人既鄭重聲明根本改革，則現政府現國會當然不在問題中。至用何種力量手段以實行此改革，則鄙人既未明言，先生自難臆斷也』。

按僕反對以考試權交付行政與立法機關之根本理由在人類天性好排除異己，官吏既有考試權，思想自由必受束縛，初未嘗就現政府現國會立論也。此點羅素社會改造原理論之甚詳，勞農政府對付異己之往事，可以爲證。

「以爲法政係一種純粹知識專門學問，故深患普通士農工商不可與知，不可與能。不知鄙人正欲打破此種謬見，而使法政思想容易普及於一般人。易言之卽公民常識。一，以爲參政考試必極高極難，如前清鄉試會試殿試，故謂普通士農工商斷不能與法政專門畢業者爭勝。不知此項考試應至簡單，略如小學

入學之檢驗甄別而已。若謂參政權由考試取得卽非民主主義，則受教學權由考試取得亦非民主主義乎？至參政考試是否僅在低級會議適用，而高級會議卽由低級議會複選，抑或各級逐漸提高應用，則尙待研求耳。」

按江君旣謂法政卽公民常識，其考試至簡單，僅如小學入學之檢驗甄別。是江君所謂法政知識，普通小學皆當有之，在教育普及之時，盡人皆爲小學卒業生，卽盡人皆有參政權之知識，何必更舉行一種畫蛇添足之選民考試：若謂程度不一，必須考試，卽爲侵犯國民參政權。國民有納稅之義務，卽有參政之權利，此就義利言也。凡人皆有其切已之利害，設非癡愚必知自衞，此自衞之思想，卽爲人民參政所必需之資格，此就程度言也。若必欲巧立名目，剝奪一部份人民之公權，而強名之曰新民主主義，吾恐去民主精神且日遠矣！至謂受教育權由考試取得，無害於民主主義，以證參政考試之不背民主主義；不知教育與參政，純爲兩事，一爲知識之訓

隸，一爲權利之保障，知識程度不足者，不許入高級學校可也；不習法政者，剝奪其權利之保障，不可也。同一學生可以有高級初級之班次，同一國民不可有治人與被治之階級，此理甚明。若謂法政爲治國之要素，不可不知，則士農工商，何一非立國之本，不聞強國民以必習某業而後可參政也。

「一，以爲各條分立，不相關涉，故一則謂有法政知識者不必洞悉士農工商之事。不知同時有職業代議一條，所謂選民者除初等小學參政考試及格尙必各有所屬之職業，而後卽由該職業團體選出之；二則謂勞働家無研究法政之機會，不知同時有教養普及一條，將來或多設養成法政常識之簡易學校，畢業卽爲及格，與不入簡易學校而通過參政考試者同等並行，亦甚便也。或疑何不逕於普通小學添法政常識一科，是有不便者二：一．小學年齡太稚，不與法政教育相宜，一．國民不皆志願參政之人，不應強以必學參政之事，故以別設專校

為便。」

按江君始終不明選民考試與職業代議根本互相衝突之理。選民雖各有職業，各業未必皆有選民，以甲業之選民代表乙業，安得謂為職業代議（詳前次評論）？養成法政常識之簡易學校，為江君此次來書中新添之資料，江君既謂法政知識即公民常識（見上文），則習之當甚易，何必另設專校。小學年齡既不宜於法政教育，而選民考試又在初等小學卒業之後。來書辭意矛盾，或尚無一定辦法也。

「先生論新社會主義，而慮及資產公有，買收不易實行，然則沒收何以竟能實行乎？亦視改造之實力如何而已。債票無利自不待言 。又謂勞動報酬與教養普及，在今日資本制度下已行，不知勞動之除薪水工價外，皆入資本家私囊，後日將充社會全體公用。教養之所及，今日僅至小學程度者，後日自育嬰堂迄大學院矣。今日若視茲善事業者，後日則為政府對人民之義務矣。其精神

與結果大不相同。又謂共黨並不反對全民參政之民主主義，豈不聞勞働獨裁之說乎？……下略」

按以無利債票買收私有資產，若用強迫手段，實際上等於沒收，若用和平方法，進行上困難頗多。江君不明言辦法，實行如何自不可知。勞働報酬本與社會主義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相反，江君以爲人類功能有大小，報酬亦當有厚薄，未嘗無理。特恐標準不易定，勞働之血汗結果仍不免供少數特殊階級之揮霍耳。其弊與今日復相同。江君謂今日勞働之所得除薪金工資外，皆入資本家私囊，後日將充社會全體公用。此爲資產公有當然之結果，非江君宣言中論功計俸之勞動報酬也。江君既變更勞働報酬之原意，僕亦不欲多論。至教養普及爲政府對人民當盡之義務，與資本主義非不能並存者。戰前之英德美諸國已逐漸施行，即其明證。若謂實行社會主義後，公有經濟充裕，教養易於普及，可也。以此爲新社會主義之特點，終覺其

不類耳。

共產黨派別甚多，主張勞工獨裁者，惟俄之蘇維埃黨人最力；然其所主張者仍爲平民政治，所謂勞工獨裁者，對資本家而言，可也（參觀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by lenin）。

江君之法政獨裁，則竟根本反對民主主義矣。以上僅就來書作答，凡論演所及而書未提者不更言。總之新民主主義既非民主主義，更非職業代議；新社會主義僅有一部分爲社會主義，然亦不新，兩者名實皆不相合，質之江君以爲然否？

四　附江亢虎讀楊杏佛先生再論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偶就數點簡單詮釋之

(一)楊君謂人類好排除異己，引證勞農政府對付敵黨事，慮考試權交與立法機關之危險。鄙意以爲考試正爲防止此弊而設也。考試中國行之千年，高才淹沒者有之，不才僥倖者有之，槍替關節者亦有之，而考官以排除異己黜落考生者，則未之前聞。勞農政府正爲不用考試，各國選舉正爲不經考試，所以易於排除異己耳。

(一)楊君謂小學畢業即有公民常識，何必更經參政考試。鄙意小學所得爲一般人之常識，考試所取爲參政人之常識。如爲議員者，須知國會法，爲官吏者，須知現行法；此等常識非小學所能供應也。所謂選民，具資格應備者三：一普通小學畢業，二參政考試通過，三所屬職業選舉。是考試當然在小學畢業後也，並非矛盾。

(一)楊君謂選民參政與職業代議根本衝突，鄙意正欲其互相救正耳。據北京戶口調查，總數百萬餘人，而人力車夫約二十萬人。倘不加選民資格之限制，北京市議會市政府，現象將如何？吾知公共電車必無望矣。

（一）楊君謂各業不皆有選民，故必有一人而代表兩業者。誠然，能此與職民資格限制無關。試問楊君理想中之職業代議，是否以人口為代議權比例？是則無參政考試，亦不免二三接近職業聯合選舉一人，因有許多職業其人數本不足一代議權也。否則將以各個職業為單位，治絲而棼，不平尤甚。必至一業烈為數業，必至一業以萬人得一代議權者，他業或以百十人而亦得一代議權，且職業細分可至無限，將代議之名額亦與之為限乎？殆不然矣。

至謂何者是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何者非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乃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名詞本皆對待，斷定純由主觀，請置不辯。

十一月九日

五　答江亢虎先生十一月九日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之詮釋

頃見本月九日日刊，因余再論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復勞江君爲簡單的詮釋，詞句雖簡，而江君之主張已闡發無遺。請亦簡單答之：

（一）全國人民之選舉，江君慮其不公，而一黨操縱之立法機關（兼行政司法），參政考試，江君反信其可免排除異己之弊，實不敢贊同。

（二）參政知識即公民常識，江君既自言之，又謂常識有一般人與參政人之別。此姑不論，惟議員知國會法官吏知行政法，便不受軍閥財閥之運動乎？

（三）選民參政與職業代議之根本衝突，江君既承認矣，仍必欲主張之。推其故，乃欲限制人力車夫等勞動者便不得參政之機會而已。江君之用心，亦良苦矣！

（四）職業代議，創自英慕爾特社會主義黨人，各派主張不一：有以行（Trade）爲單位者，有以業（Industey）爲單位者，各有定義，既不容任意分添，亦不許一人代表兩種行業。江君所言實爲過慮。試讀柯爾霍白森諸人之書當可了然。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否有公認之界說，僕本可置之不問。惟吾人既服務教育界，對於青年之思想，實負指導之責。爾來士競新奇，人一主義，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往往有之。耳目所及，偶一言之，亦如鯁在喉不得不吐耳。軻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江君當能諒之！

十一月十一日

與東大同學論軍閥與教育書

銓與南高東大諸同學相別已三年有半。在校之日，雖以主張之不同，不見容於當時之校董校長及其爪牙；惟與諸同學則深得切磋相長之益。居甯五載，被迫而三易講席，由南高商科主任，初遷爲文理科經濟教授，再遷爲工科教授。年年續約之時，輒生去留問題。郭氏及其黨徒，暗示明言，無不諷其辭職，欺凌毀謗，人所難堪。而銓始終不肯言去者，以當時受教之數百同學，均樂與切磋，相見以誠，未嘗因校中權要之貴賤而犧牲其擇師之自由也。十三年夏，郭氏挾齊燮元淫威停辦工科，銓與工科教職員及同學始不得不與東大作永久之告別。五年之中，目擊學閥諂事軍閥官僚之卑汚，奴視教授麽化青年之黑暗；因澈底覺悟非打破奴隸式之教育，絕不

能產生獨立自由之新中國。乃決意拋棄苟全亂世之教讀生涯，恢復十年前之國民革命生活。四年以來，飄零南北，一無所成；惟對東南學閥之大本營，中國反動勢力之根據地，江蘇省教育會及東南大學之改造，則未嘗一日敢自忘其使命，亦絕不因任何個人與團體之示威恐嚇而自惰其工作。諸同學於銓之主張言論，當亦聞之熟矣。郭氏免職以後至北京，擁郭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代表同學質問銓不應攻擊郭氏者有之；在南京秀山公園中山先生追悼會手持拒胡驅楊小旗，以圖辱銓者有之；在東南大學體育館孫哲生先生演說會中，舉凳狂呼欲毆銓者有之，凡此皆欲加銓以難堪者也。然銓皆一笑置之，對諸同學之愛惜期望與在校時無異，蓋深知諸同學囿於環境，惑於成見，不自覺而爲郭氏輩之應聲蟲，其初心固純潔無他，不能因厭惡郭氏輩諸學閥，而遂遷怒及於東大南高之無辜青年。故在最近八年中，銓所發表攻擊學閥袁黃沈郭等之言論，皆直舉其名，加以指摘，未嘗牽涉身爲被動之同學。不幸少

數同學，每混郭氏與東大南高爲一物，爲之強辭辯護，甚至謂詆毀郭氏，卽爲侮辱東大南高全體同學，如最近東大南高留京同學對銓在北大同學會演辭之表示，（見第四中山大學壁上十二人通告及十一月二日南京中山日報新聞，與上海時事新報教育界紀事，）此誠銓所大惑不解者也！青天白日之下，猶有擁郭之呼聲，與歌頌郭氏輩學閥辦學成績之言論，吾人惟有默誦總理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已。猶憶十四年春總理逝世之後，各地皆懸上述聯語以追悼總理，東大門上獨懸「拒胡尚未成功同學仍須努力」，見者皆議其不倫；不謂三年革命而後，餘灰猶熱。數十萬革命戰士之血，可以洗軍閥之餘穢，不能去學閥之積汚，使銓益堅其改造中國應先改造教育之決心。銓在北大同學會之演辭，因論北大成績，遂及郭氏辦學方針，記錄者將郭氏與東大南高前後顛倒，遂成詆毀全體同學之言論，當時僅上海時事新報一家（十月二十六日）披露此項演辭，忙亂中竟未能寓目，嗣聞同學中有表示不

平者，急取讀之，知爲記錄所誤，卽於二十八日函第四中山大學張校長解釋報載之誤，並於二十九日函時事新報更正，請其發表原函，以平同學之憤，且誌銓失察之過；蓋不欲因報章記載之誤，而累諸同學不安也。乃三十日同學仍召集緊急會議，如臨大敵，據報章所載，(十一月二日時事新報)曾推定委員三人向銓質問，視其如何答復，再作進一步之對付。始知諸同學志在擁護學閥及其辦學之成績，絕非出於報載之誤會。今距開會之時，已越三日，諸同學公推之委員，尙未光臨，銓既無從答復，更不知所謂進一步之對付，究爲手槍歟？炸彈歟？抑破頭插旗倒乘馬車趕出第四中山大學後門歟？(東大擁郭派對付胡敦復氏之新刑法)十年來飽經憂患，此身久置度外，當一任諸同學處置之。惟有數語不能不向諸同學忠告者，卽東大南高校風如何，成績如何，自有定論，絕不因銓一人之詆毀而減，諸同學少數人之擁護而增。若謂成吳兩烈士之殉難，卽爲東大南高革命精神之表示，殆與謂吳樾徐錫麟

諸烈士之成仁，爲滿洲八股教育革命精神之表示，同一邏輯。成吳兩烈士超越環境，獨往獨來，自有其不朽之精神，特與蔣維喬所主持獻媚軍閥擁護學閥之校風絕對無關耳。試問當總理臥病北京之日，在東南因維持學閥地盤，高呼打倒黨化教育者何人？因擁護郭氏一人，至不惜向軍閥告密？誣反對學閥之全體國民黨人爲赤化者何人？當國民革命軍苦戰贛鄂之時，全校以國家主義相號召，舉行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爲孫傳芳張作霖搖旗吶喊者又爲何人？凡此種種，豈亦諸同學所謂東大南高革命精神之表示乎？第四中山大學成立目的，在根本改造東南反動腐化之教育，東大南高同學之如入新組織者，應拋棄從前學閥所傳授之鬼蜮衣鉢，以光明之態度，犧牲之精神，努力於革命教育人格修養，使人知東大南高同學儘多出淤泥而不染者，始爲眞能愛護母校校譽之人。若終日夢想郭氏之復辟，袁黃沈蔣之再來，甚至歎齊燮元孫傳芳賢明督軍之不可再得，與黃農虞夏忽然沒矣之感，則諸同學雖刀加吾

頸，槍指吾腹，吾亦必曰，東大南高者反革命之策源地也。仲尼云，「知恥近乎勇」，惟能知其所當恥，然後可以爲仁。諸同學近勇矣，請努力求仁！

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夜一時

與梁任公論赴美印四庫全書書

任公先生左右，京師一別，寒暑兩易，前聞大病，深以爲念。近日報載北京十二月三十日東方社電謂：「美國擬以庚子賠款在北海公園建一大圖書館，倣華盛頓圖書館式，現正與梁任公商議辦法，並擬赴美國翻印四庫全書。梁氏爲磋商印書事，決定最近將赴美國」等語，未知確否？現久未見更正，所言當非無因。美國庚子賠款餘額，已於曹氏賄選之年，無條件退還中國，由賄選政府任命教育系研究系外交系之政客十人，美籍學閥客卿五人，合組所謂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保管支配。是此款美政府已無過問之權，今忽越俎代謀，爲中國籌建圖書館並翻印四庫全書，已爲怪事。所謂教育文化基金董事者本有六人居美，竟不能勝此區區接洽任務，而

必勞先生以垂暮多病之軀遠涉重洋，移樽就教，用意何在，尤不可解。中國工業幼稚，事事仰賴外人，不謂線裝書亦須乞靈於不識漢學之美國人，事不可異。當美總統宣告以庚款餘額退還中國之時，本無附帶條件。中國學閥政客欲挾美籍學閥客卿以令中國之政府與社會，始有美籍董事五人之規定，孟祿博士遂爲董事會之中心。杜威，學者，不願爲人傀儡，竟辭不就職。蔡元培，汪兆銘，衆望所歸，爲全國學術團體所公舉，竟不能入選。此則董事會之內容可知矣。自董事會成立以來，事事以國民之汗血自便私圖。因郭秉文一人滯美不歸，特設一中美協會，歲耗數萬金。以一保管庚款機關設總幹事一人，專門祕書四五人，書記錄事若干人，歲耗又數萬元。今年以孟祿郭秉文少數董事不能來華，竟將全體委員會延期。因少數人之不便，使多數董事（在國內者九人）不能行職權，倘何法治可言？今以國內政局多變，深懼孟祿一人護法不足，竟欲以美政府退還之庚款主權，藉磋商建設圖書館翻印四庫

全書爲理由，移歸美政府，以遂仰庇外人永遠把持庚款之野心。先生著書食俸、可以終老，對於國事所誤已多，何必更爲人受過？謹貢所懷，幸善自處！專泐，敬頌道安！

楊銓敬啓　民國十六年一月六日

（附）梁啓超復楊銓書

杏佛仁兄足下：積歲不見，悵望爲勞。頃見本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載有足下致鄙人一書，鄙人並未接到此書，不知是否出足下之手？書中引東方社電載鄙人擬赴美國磋商翻印四庫全書事云云，鄙人似亦曾彷彿見有此項新聞，但以報紙謠言孔多，辯不勝辯，故一笑置之，未嘗理會。鄙人向來態度如此不自今日

始也。既承足下見質，謹就所知一爲解答。在京建圖書館事，誠有之。此爲十四年冬間事。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與教育部協定契約共組一規模較大之圖書館，由董事會與教育部合推委員九人（皆本國人），由委員推薦館長，而以鄙人承其乏。其後，因部中未能履行契約義務，遂中止契約關係，館事由董事會暫行獨辦，其籌備處即設於北海公園內。在此籌備期中，所進行之工作，一面經營建築，一面採購書籍。現建築圖案正在徵集中，書籍則所購者以歐文爲多，尤注重自然科學，已購入者六千餘册。此外與外國各學術機關或政府交換來者，亦稱是。內中尤注重各種專門雜誌，購到者已三百餘種。將於本年一月十六日開始閱覽。此鄙人承乏該館以來之大概情形也。美國印四庫全書事，鄙人並未聞有此說，不知從何處傳訛而來？至鄙人遊美之說，不爲無因。緣耶路大學卅年有電來招，以病却之；前月復相邀約，鄙人見獵心喜，未常不思一遊。但爲

校課所羈，能否抽身所不敢知耳。該社想是摭拾影響，混爲一說，足下旣過愛相質，謹併奉聞。此請

大安！

梁啓超　一月十二日

與王儒堂論革命外交人材書

一　致王儒堂書

儒堂先生大鑒：

在京以所聞奉告，承示以革命外交之精神，至爲欣慰。今日閱申報第二張北平專電，有「王正廷派郭秉文到京（當係北平之誤）與使團接洽」之說，以其不類先生所示之精神，而道路所傳竟似不幸而言中，因走詢虛實，乃值公出，謹以所懷，函達左右，幸有以教之。郭秉文博士一輩當直魯軍閥全盛時代，組織外交系研究系江蘇學閥之三角聯盟，歌頌曹錕賄選，擁護齊燮元禍蘇，復憑藉孟祿客卿之勢力

，包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以美政府友誼退還之庚款，爲少數私人壟斷中國文化之工具。當各學術團體在北京票選美款基金委員之時，得票最多者爲蔡子民汪精衛兩先生；乃此三角聯盟竟悍然不顧學術界之公意，藉口孟祿曹錕之反對，不使入選。去年因國民革命勢力已達長江，黃炎培丁文江兩先生乃相率辭職，由基金委員會改推蔡子民胡適之兩先生繼任，以和緩各方之空氣。當時明知蔡先生不能北上，胡先生本可沆瀣一氣，此把持之局面仍可繼續維持。不意國民革命軍最近忽達北平，郭博士輩乃手忙脚亂，不待南方委員之同意，而於本月念八在天津召集基金委員會全體會議；遙知列席會議者，除保鏢之美國客卿而外，賄選總理捧督校長必皆爲席上之重要人物。猶憶國民革命軍初到天津之日，上海各報忽有齊燮元收編直魯殘軍，將爲國民革命軍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之消息，黨內外有識之士，驚其不倫、奔走相告。繼乃知此種計劃完全出於齊氏及其左右之野心，計幸未售，士氣爲之稍蘇

。今苟平心而論、顧維鈞郭秉文輩可以主持國民革命之文化，則曹錕齊燮元輩亦何嘗不可領導國民革命之武力，所不可對者：總理在天之靈，與數十萬爲國民革命戰死疆場之將士英魂耳。聞此三角聯盟之人物不僅欲主持國民革命之文化，且謀進而主持國民革命之外交，先生適當其衝，報章復有今日之䆁，革命前途，危機四伏、此銓所以不能無言也。辛亥革命成功之日，社會之富於妥協性者，競倡「革命軍成革命黨消之說。總理鑒於當時黨人知識過低，偷惰不振，憤而辭總統之職。其辭職之理由於『孫文學說』中曾沈痛言之曰：「假使予仍爲總統，而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是革命之信徒，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而代舊官僚而已。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補，是亦以暴易暴而已」(見孫文學說第六章今者國民革命又告破壞成功矣。我輩能否不重蹈辛亥革命之覆轍，即在服務黨國者是否時時以總理之遺教爲念

。破壞易，建設難，革命的建設尤難。先生主持外交於美歐所辦之文化事業關係尤深，所望本總理革命務須澈底之精神，教育社衛，去腐生新。展堂哲生兩先生最近主張以革命人材辦理革命外交之電，所見遠大，並希注意，否則苟安之辦犬皆仙，而神聖之革命前途不堪聞問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知我罪我，是在先生。專泐

順頌

黨祺。

楊銓謹啓　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　附王儒堂復書

杏佛先生同志大鑒：

前接大函，當擬卽行奉復，辱蒙枉駕惠臨，因遂開誠傾吐，當承雅許，臨行且

以爲圓滿諒解。乃該函竟在報端披露，其間語涉恢諧，未必人人心折。以保立言者自身道德人格所關，原不必從而喋喋。惟所指斥之郭秉文君，對於文化基金一節，其進身立場，與廷既若風馬牛各不相及，學屬國家大計，廷亦何所用心於其間，至謂郭勾結軍閥，不知是否卽指齊燮元爲父在東大捐款建設圖書館一事而言。事旣公益，款屬公用，與私人授受不同。先生因中國科學社之重要份子，聞該社向齊氏捐有鉅金，豈可因此亦疑先生爲有私齊氏耶？當時郭辦東大，齊任蘇督，同城酬酢，國亦事所恆有。倘卽以此爲擁齊禍蘇之根據，恐亦未免言之過重。用人誠難，所以謀國家事尤難。嘗見先總理當日立黨之旨甚宏，務取寬大，人能自新，不憚與人爲善，故所至聞風向化，遂能完成革命之大業。廷素遵此義，辦事以人才爲準，用人取潔已以進，善與人同，絕不因敢私見有所揚抑。當夫濟案初發，海內皇皇。廷以不才，承各當局之敦督，設法援助外交當軸。意以平津未下，強敵猶思結外援以

爲負嵎之固，對於北平使團，不可不有釜底抽薪之計。因以郭君未露頭角，請其爲個人代表，向各使館有所宣導，而郭君亦遂奮不顧身，冒險前行，期於國軍前進，有所襄贊，雖國民義務，未足言功，然亦何至因以爲罪。而廷之區區微意，亦維爲國爲黨圖所裨益。故遇事常不憚旁通曲暢以赴目的，初不計議者，以往日之非非是是，持短長於其後也。況卽以往事論，郭君兩年以來，在美解釋國情，宣傳黨義，於友邦增信賴，於敵人破聯絡，不可謂其於吾黨無功績。此等舉動，在美同人，類能知之。若必以主觀關係，遂帶及於既往或然或不然之事實，而并絕人効忠黨國之路，則恐非先總理立黨立國之初衷，或亦非賢者宣勞黨化之美意也。廷矢忠黨國，靡知其他，不習與人樹敵，亦不追爲人修怨，叨在多年同志，用敢布其悃私，勉希鑒亮。海濱著溽，幸爲國珍衛。專復，順頌

黨祺，

弟王正廷謹啓　七月十一日

三　再函王儒堂書

儒堂先生大鑒：

頃見報載七月十日大函，與六月念九日下午所談事實，旣不相符，語氣亦多不類，疑非先生手筆，不然何竟判若兩人？今姑就來函答復如次：銓於六月二十八日見報載，先生派郭秉文接洽使團之電，上午卽至古拔路，尊寓奉訪，不遇。下午遂以所欲言者函達左右，並披露於念九日上海各報。先生與銓面談在念九日，下午四時半。當時先生已早見滬報，對函中所言者極表贊同，並以二事自任：（一）絕不令郭在外交負任何重要任務，（二）中華教學文化基金委員會爲顧維鈞所一手包辦，當負責根本改組。談時先生謂郭氏亦有用處，此次令其至北方採聽使團消息，只

許彼用耳目，不許用口舌。郭擬入黨，已允爲之介紹。銓曾云若使郭氏在部內任奔走之職，亦未嘗不可。先生正色曰：即科長之職，余亦不欲任彼。又謂實不相瞞，將來亦擬與以一種名義，但絕不重要耳。先生並要求不用，筆墨答復，銓完全同意。此爲當日談話之大概。次日各報有銓與先生關於郭事已面談，彼此均極滿意之紀載，並有外交部任郭爲北平辦事處長之專電。曾有人來要求發表談話內容，當時以先生旣要求不用筆墨答復，故亦不欲以所談形之筆墨。不謂事隔兩星期，先生忽出其不意而有七月十日之復函。辭嚴義正，讀之惟有驚嗟讚歎賢不肖相去之遠而已，何敢多言。　惟來函謂銓函披露各報在談話之後，此一誤也。謂文化基金於先生爲風馬牛，而談話時，先生實自任改組文化基金委員會，此二誤也。謂郭氏有功黨國，推崇備至，而談話並不願任之爲外交部科長，此三誤也。至謂銓函「語涉詼諧」，有關「道德人格，」不知所指何語。至爲惶恐，爾來人心不古，人格兩字久爲時賢

所不齒，先生獨能衞道崇德，敢不以此互勉。關於郭氏擁齊禍蘇與吾黨反對江蘇學閥之經過，先生爾時勤勞黨國，或未注意。惟郭與齊燮元之關係，絕非孟芳圖書館一事。先生如欲知其詳，請閱吳稚暉先生文粹第四册第二三四頁至二四七頁。至郭近年努力革命之迹，銓亦略有所知。當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苦戰長江之時，郭氏尚於美國費城賽會場中國部內，陳列齊燮元像片，歌頌齊燮元功德。其私黨則在國內勾結國家主義派，組織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欲以事齊者事孫傳芳與張作霖。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至今未已。最近郭氏在北平「奮不顧身冒險前行」所爲何事，所成何功，非銓所敢武斷。惟當平津將下，郭氏在津之日，溫士珍忽在平被逮，未幾而有齊燮元任國民革命軍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之宣傳，不幸未成事實；否則，郭氏之功，豈僅來函所云。先生愛才如命，愛敵如友，所見既異，何敢強同！惟總理偉大仁愛精神在感化人類共進於三民主義革命之途，非以民衆所付託之名位利祿博個人

寬大之名，作私黨市恩之具，今日國民革命尚未成功，一切投機份子貪官汚吏無不忘形競進，謂黨人僅能破壞，惟彼輩穩健妥協不革命之流乃可建設。此正國民革命危急存亡之秋，稍一不愼，則十七年革命失敗之慘禍，又將重演。以先生負黨國重任，故更一言。銓生平未嘗樹敵，但知疾惡如仇，不解修怨，但知爲國鋤奸，此身早許黨國，何敢避嫌畏禍，求鄉愿之諒解。既承見教，聊傾胸臆，幸恕其直率。匆匆敬頌

黨祺。

楊銓謹啓　七月十二日。